

# 古龙作品集

## 残金缺玉

作者：古龙

第一章 惊闻残金掌

第二章 含羞胭脂透

第三章 掌发镖客亡

第四章 疑云布满天

第五章 奇峰叠叠起

第六章 谜一样的人

第七章 真假实难辨

第八章 寒雪最断肠

第九章 荒郊惊巨变

## 第一章 惊闻残金掌

还没到戌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北京城里，大雪纷飞，家家户户的房顶，都堆着厚厚的一层雪，放眼望去，只见天地相连，迷迷蒙蒙的一片灰色。

风很大，刮得枯枝上的积雪片片飞落，寒蛰惊起，群鸦乱飞，大地寂然。

西皇城根沿着紫禁城的一条碎石子路上，此刻也静静的没有一条人影，惟有紫禁城上巡弋的卫士，甲声锵然，点缀着这寒夜的静寂。

可是你越往回步，天就仿佛越早，西城大街上，灯火依旧通明，街上冒着风雨来往的人们也有不少，此时正值满清初叶，国势方殷，北京城里，天子脚下，更显得那么国泰民安，一派富足之气，沿街的几家大菜馆里，酒香四溢，正是生意最忙的时候。

街的尽头，就是最负时誉的西来顺涮羊肉馆，朝街的大门，挂着一层又厚又重的门帘子，一掀帘子，就是一股热气。

门里是一间大厅，密密放着十来张圆桌面，上面搁着火烧得正旺的大火盆，这是吃烤肉的，不管三教九流，认不认识，大伙儿围着圆桌面一站，右腿往长板凳上一搁，三杯烧刀子下肚，天南地北一聊，谁跟谁都成了好朋友，尽管一出门，又是谁也不认识谁了。

从外屋往里走，经过一个小小的院子，里面是分成一间间的雅座，屋里当然也都升着旺旺的火，那才是算真正吃涮羊肉的地方。

这天西来顺里里外外，显得格外的忙碌，院子靠左边的一间屋里，不时传出粗放的笑声，伙计们进出这间屋子，也特别殷勤。

原来北京城最大的镖局，镇远镖局的总镖头金刚掌司徒项城正在此屋宴客，司徒项城领袖着大河南北的武林英雄，有二十年之久，真可说得上声名显赫，店里的伙计谁不想巴结巴结这样的主儿？

忽地，西来顺大门外，飞快地驶来一辆大车，车旁左右护伴着两匹健马，马上的彪形大汉，浓眉重锁，都像是心里担着很大的心事。

他们矫健地翻身下了马，拉开车门，从车里扶出一位面色淡黄的颀长汉子，那汉子双目微合，气若游丝，连路都走不动了。

两个彪形大汉半扶半抱着他，急遽地走进西来顺门里，掌柜叶胖子连忙迎上来，问道：“郭二爷，敢情这是怎么啦？病成这样，要不要叫人到卷帘子胡同替您找施大夫来？”

彪形大汉们没理他，粗着声音问道：“我们总镖头在哪间屋？劳你驾快带我们去。”

叶胖子察言辨色，知道准又是有事发生了，再也不多废话，领着他们穿过院子。

两个彪形大汉一推门，事情的严重，使得他们不再顾到礼貌，嘶哑着喉咙喊了一声：“总镖头。”

金刚掌司徒项城正在欢饮着，座上的俱是两河武林中成名露面的豪士，忽然看到有人不待通报就闯了进来，正待变色，目光一扫，扫在那面色淡黄的汉子脸上，倏地面容惨变，惊得站了起来，急切地问道：“二弟，你怎么啦？”

座上诸人都惊异地看着他，那两个彪形大汉抢上两步，齐声道：“小的们该死。”

司徒项城急得脸上已微微是汗，顿着脚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拉过一把凳子，扶着那病汉坐了下来，希望他能回答自己的话，但那汉子此刻正是命在须臾，根本无法说话了。

司徒项城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物，不真是特别严重的事，怎会露出这种着急的样子？皆因这垂死的病汉，是他生死与共的患难弟兄，镇远镖局的二镖头，北方武林使剑的名家青萍剑郭铸，何况在这郭铸身上，还关系着八十万两官银呢。

两个彪形大汉惶恐地跪了下去，道：“小的们该死，无能替总镖头尽力，二镖头受了重伤，保的镖也全丢了。”

司徒项城更是急得不住顿足，连声道：“这真是想不到，这真是想不到，镖是在哪里丢的？劫镖的是些什么人？二镖头受了什么伤？”

两个彪形大汉其中一人抢着说道：“镖才走了一天，大家全没想到会出事，过了张家口，有个树林子，树林也不大，就在那里，出来了一个独臂怪客，全不讲江湖过节，郭二镖头三言两语，就和他动上了手。哪知凭郭二爷那样的武功，不出三招，就中了那人一掌，小的们跟着总镖头保镖也有不少时候了，还没有看见比那人手段更毒、武功更高的，就凭着一人一掌，将我们镖局里的连趟子手带伙计一共二十多人，杀得一个不留，除了小的和王守成两个之外，全死在树林里。”讲到这里，他声音也哑了，眼睛里满布恐怖之色，像是那残酷的一幕此刻仍在惊吓着他。

座上群豪也一齐动容，金刚掌司徒项城更是惨然变色道：“快讲下去！”

那汉子喘了一口气，接着说：“那人留下小的们两人，叫小的们回来告诉总镖头，就是要叫北京城里的三家镖局子三个月里一齐关门，不然无论哪家镖局保的镖，不出河北省就要被劫，而且绝对不留一个活口。说完身形一动，就失了踪影。”

金刚掌司徒项城猛地一拍桌子，怒道：“好大的口气！”

那汉子一惊，不敢再往下说，司徒项城却又道：“说下去。”

那汉子望了坐在椅上，仍在挣命的青萍剑郭铸一眼，说道：“小的们一看那人走了，镖车却全在那儿，正说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哪知树林外又驰来十几匹马，马上全是一色黑衣的大汉，一人抵着一辆镖车走了，小的们人单势孤，不敢和他们动手，不是小的们怕死，实因小的们还要留下这条命来传这个消息。”

司徒项城哼了一声，那汉子低下头去，又说道：“小的们一看镖局里的弟兄全断了气，只有郭二爷胸口还热，小的们这才将郭二爷护送到北京城里，到了镖局一看，说是总镖头在这里宴客，小的们不敢做主，才跑到这里来。”

司徒项城听完了，沉着脸没有说话，座上群豪中正有北京另两家镖局的总镖头，铁指金丸韦守儒、劈挂掌马占元，以及保定双杰，和方自南游归来的武林健者龙舌剑林佩奇。

龙舌剑林佩奇本在凝神静听，此刻突然问道：“郭二爷所中之掌，是伤在哪里？”

那汉子想了一会儿，说道：“那人身手太快，小的们也没有看清，像是在胸腹之间。”

龙舌剑林佩奇哦了一声，转脸对司徒项城道：“可否让小弟看看郭兄的伤势？”

司徒项城叹了口气，说道：“郭二弟伤势不轻，唉，这可真教我如何是好？”

龙舌剑林佩奇走到郭铸椅前，轻轻解开他的衣襟，突地惊唤道：“果然是他。”

诸豪俱皆一惊，齐声问道：“是谁？”语气中不禁带出惊惧之音。

龙舌剑林佩奇转过身来，仰天长叹道：“想不到绝迹武林已有十七年的残金毒掌今日重现，看来我辈不免又要遭一次劫数了。”

这“残金毒掌”四字一出，方近中年的劈挂掌马占元，及保定双杰孙氏兄弟还不过仅是微微色变而已，年纪略长的铁指金丸韦守儒及金刚掌司徒项城这一惊，却是非同小可。

两人齐都猛一长身，果见青萍剑郭铸左乳下赫然印着一个金色掌印，直透肌肤，最怪的是此掌只剩下三个手指：拇、中两指似已被刀剑极整齐地齐根截去，金刚掌司徒项城见此掌印，面色更是立刻变得煞白，颓然又倒在椅上。

龙舌剑林佩奇摇头叹道：“这残金毒掌隐现江湖将近百年，每一出现，武林中便要遭一次劫难，怪就怪在百年来，江湖传言此人已死过四次，但每隔十余年，此人必又重现，远的不谈，就拿十七年前那一次，小弟与司徒兄都是在场目击的，眼看此人身受十三处创伤，又中了四川唐门兄弟姐妹五人的绝毒暗器，绝对再难活命，哪知此刻却又重见了。”

金刚掌司徒项城也愁容满脸地说道：“十七年前，家父怒传英雄帖，柬邀天下武林同道同歼此人，华山绝壁一役，中原豪杰五十余人被此人连伤了三十二个，但他也眼看不能活命，尤其是终南大侠郁达夫一剑直刺入左胸，唐家的毒药暗器，天下亦是无人能解，方道武林从此少了一个祸害，哪知……唉，难道此人真成了不死之身吗？”

他又看了看青萍剑郭铸，见他呼吸更形沉重，目中不禁汨汨流下泪来，悲切地说道：“二弟的命，眼看是不行了，这残金毒掌手下，的确是从未留过活口，二弟这一死，唉！”

群豪亦是相对唏嘘，保定双杰的老大孙灿突然说道：“难道天下之大，就没有人能制住此人吗？”

龙舌剑林佩奇摇头道：“当今武林，不是小弟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确没有此人的对手，只有潇湘剑客的后代，与此人不知有什么渊源，只要有萧门中人在场，天大的事，此人也绝不出现。”

孙灿接口说道：“此人既是天下无敌，怎么又会四肢残缺呢？”

龙舌剑林佩奇说道：“孙兄到底在江湖的时日还短，连这武林中盛传的事都不知道。七十年前，残金毒掌与当年使剑第一名手潇湘剑客萧明比试剑术，潇湘剑客以‘四十九手回风舞柳剑’赢得他半招，但也没能伤得了他，哪知此人却一怒，自行断去右手的拇、中二指，声言从此不再使剑，至于此人左臂之缺，据说是被东海三仙中的悟真子所断，但其中真相，却无人知道。

东海三仙，近五十年来，已不履人世，存亡俱在未可知之数，唉，除了东海三仙之外，又有谁能制得住他呢！”



始终沉默着未发一言的铁指金丸韦守儒突说道：“若是潇湘剑客的后人能改变五十年来不管世事的作风，此次也许能稍挽江湖的劫运，但萧门中人一向固步自封，恩仇了了，除非有当年潇湘剑客手刻的竹木令，才能请得动他们。”

他转首向龙舌剑问道：“林兄侠踪遍及宇内，可知道今日武林中人有谁还持有竹木令的，或可设法一借？林佩奇沉吟了半晌，说道：“当年潇湘剑客的竹木令，一共才刻了七面，百年来流传至今，就是还有剩下，也必为数不多了。何况这种武林异宝，所持之人，必是严密保藏着，不待自身事急，谁肯拿出来借与别人？”

大家又沉默了半晌，金刚掌司徒项城站起身来，说道：“小弟此时实是心乱得很，郭二弟眼看就要丧命，八十万两官银也无望复得，想不到镇远镖局数十年来辛苦创立的基业，从此毁于一旦，就是小弟，唉！怕也要毁在这件事上，小弟心中无主，真不知该怎么应付此事才好，诸位与小弟都是过命的交情，想必能了解小弟的苦衷，小弟此刻得先回家去料理此事，还得设法赔这八十万两银子。”

他惨然一笑，又道：“小弟就是鬻妻典子，也得赔出这八十万两银子，然后小弟豁出性命，也要与这残金毒掌周旋一下。”

他话说至此，诸人心中也俱都惨然，尤其是铁指金丸韦守儒与劈挂掌马占元，看着镇远镖局的前车之鉴，自己的镖局又何尝再能维持多久，更是心事百结，无法化解得开。

诸人正自唏嘘无言，门外突有咳嗽声，司徒项城厉声问道：“是谁？”门外答道：“是我。”一个伙计推门走了进来，手中持着一张纸

束，躬身说道：“隔壁有位公子，叫小的将这张字条交给司徒大爷。”

司徒项城眉心一皱，接了过来，纸上只有寥寥数字，司徒项城一眼看完，脸上突现异色，对店伙说道：“快去回复那位公子，说是司徒项城立刻便去拜望，请那位公子稍候。”

店伙应声去了，司徒项城转脸对诸人说道：“真是天无绝人之路，想不到我等自思无望得到之物，无意中却得到了。”

他将纸束交给林佩奇，又道：“这岂不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吗？”

林佩奇接过一看，见上面写得好一笔赵字，看了一遍，笑着念道：“小弟偶闻君言，知君欲得竹木令一用，此物小弟却是无意中得之，不嫌冒昧，欲以此献与诸君。”他目光一抬，说道：“这真是太巧了。”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此时，那店伙又进来说道：“邻室公子此刻就在门外，问司徒大爷可容他进来拜见。”

司徒项城忙道：“快请进来。”

他正待出门迎接，门外已走入一个身着华丽衣裳的少年，当头一揖，笑道：“小弟无状，作了隔墙之耳，还请诸君恕罪。”

诸人忙都站了起来，司徒项城拱手道：“兄台休说这等话，兄台如此高义，弟等正是感激莫名，兄台如此说，岂非令弟等无地自容了吗？”

那少年一抬头，只见他双眉斜飞入鬓，鼻垂如胆，的确是一表人材，惟有脸上淡淡的带着一种奇异的金色，而且双目带煞，嘴唇稍薄，

望之略有冷削之气，但谈笑之间，却又令人觉得他和气可亲。

那少年又朗声笑道：“阁下想必就是名闻武林的金刚掌司徒大侠，小弟久闻大名，常恨无缘拜识，今日一见，果然是人中之龙，小弟虽是个无用书生，平日最钦佩的却是笑傲江湖，快意恩仇的武林豪士，今日得以见到诸位，真是平生一大快事。”

司徒项城感谢了几句，客气地招呼着他坐了下来，将座上诸人一一为他引见了。

那少年自称姓古，名浊飘，是个游学士子。古浊飘口若悬河，胸中更是包罗万象，天南地北，三教九流，仿佛都知之甚详，而且口角生风，令人听之不觉忘倦。

但司徒项城心中却急得很，只望他提到那竹木令。古浊飘眼角一转，已知他心意，笑道：“小弟日前偶游江南，无意之中帮了一个落魄世家的大忙，那人却送了小弟一块木牌，说是小弟浪迹天涯，此物大是有用，小弟问他那是何物，那人才告诉小弟此木牌便是他家世代相传下来的竹木令，其先祖得自潇湘剑客，对小弟之举无以为报，就将它送与小弟。”

他笑了一笑，又道：“但小弟只是个游学的书生，与武林中素无恩怨，而且小弟孤身飘泊，身无长物，绿林中的好汉，也不会来打小弟的主意，得此至宝，却苦无用处，想不到今日却凭着此牌，结交到如许多素所仰慕的侠士，真教小弟太高兴了。”

说罢，他仰首一声长笑，笑声清越，但却带着一种难以描绘的冷削之气，坐在椅上的青萍剑郭铸，听了这笑声，突然面现惊惶之色，

双手一按椅背，想挣扎着坐起来，但他身中当世掌法中至毒至狠的残金掌，全仗着数十年来从未间断的修为，才挣扎到现在，此时微一用力，但觉内腑一阵剧痛，肝肠都像已全断，狂叫一声，倒在地上气绝死去。

诸人俱都又是大惊，司徒项城与他数十年生死与共，自然是最伤心，扑上去抚着他的尸身，顾不得一切，竟失声哭了起来。

诸豪亦是神伤不已，那古浊飘望着这一切，脸上突然泛起一种无法形容的表情，其中所包含的情感，复杂得连他自己也解释不出。

但是这表情在他脸上，只是一闪而过，在场诸人绝不会注意到他这一闪而没的表情，何况就是注意到了，也无法了解其中的意义。

龙舌剑林佩奇以手拭目，黯然说道：“人死不能复生，司徒兄请别太难过，这当前的危机，还待司徒兄为大家解决，若是您不能振作起来，那大家更是不堪设想了。”

龙舌剑林佩奇与司徒项城亦是友情深厚，是以他才这么说，司徒项城虽是悲伤非常，但他究竟闯荡江湖多年，那种特有的镇静和果断，都不是常人所能比拟的，闻言忙收敛了情感，站起来向古浊飘一揖到地，说道：“兄台仗义援手，将武林中视为异宝的竹木令慷慨借与小弟，因此兄台不仅是小弟一人的恩人，就是天下武林同道，也会感激兄台的。”

古浊飘忙也还着礼，一面伸手入怀，取出一块木牌，想是因年代久远，已泛出乌黑之色，说道：“兄台的话，小弟万万不敢当，这竹木令，就请兄台取去，小弟虽然无能，但若有用得着小弟之处，在所

不辞，只是兄台千万要节哀。”

司徒项城谨慎地接了过去，仔细望了一眼，只见那木牌上细致地刻着一个背插长剑的长衫文士，负手而立，果然是昔年潇湘剑客威镇天下的竹木令，遂说道：“兄台既是如此，小弟也不再说感激的话了。”

他转首又向龙舌剑林佩奇说道：“如今事已如此，一刻也耽误不得，林兄赶快拿着此令，往江苏虎丘去求见潇湘剑客的后人飞英神剑萧旭，求他看在同是武林一脉，出手相助，共挽此武林浩劫。”

龙舌剑应声接了，司徒项城又道：“路上若遇到江湖同道，也将此事说出，请他们到京师来共同商量一个办法，须知残金毒掌一出，便是武林中滔天大祸，单凭萧门中人，怕也未见得能消弭此祸，此事关系天下武林，绝不是一个小小镇远镖局的事，林兄千万要小心。”

龙舌剑林佩奇说道：“事不宜迟，小弟此刻便动身了。”说着他向众人告辞，又向古浊飘道：“古兄若无事，千万留在京师，小弟回来，我要同古兄多亲近。”说罢便匆匆去了。

司徒项城又向保定双杰道：“两位能否将令叔的侠驾请来，昔年华山之会，令叔与先父俱是为首之人，若能请得他老人家来，那是再好没有了，只是闻得令叔亦久已不闻世事，不知道他老人家……”

孙灿抢口说道：“家叔虽已归隐，但若闻知此事，绝不会袖手的。”

司徒项城道：“那是最好的了，此间若有天灵星来主持一切，小弟就更放心了。”

古浊飘一听“天灵星”三字，眼中突然现出夺人的神采，望了保定双杰一眼，孙灿只觉他目光锐利如刀，暗忖道：“此人一介文弱书

生，眼神怎的如此之足？看来此人大有来历，必定还隐藏着些什么事，但他既然仗义援手，隐藏着的又是什么事？”

司徒项城扶起青萍剑的尸身，替他整好衣冠，目中不禁又流下泪来。

古浊飘面上又闪过一丝奇异的表情，暗忖道：“别人杀了你的兄弟，你就如此难受，但你杀别人时，心中又在想着什么呢？”

但是这念头不过是隐在心底而已，别人又怎能知道呢？事既已了，大家就都散去，司徒项城虽然心乱如麻，但仍未忘却再三地感激着古浊飘，并且请他无论如何要常到镇远镖局去。

夜色更浓，金刚掌司徒项城伴着青萍剑的尸身，感怀自己的去处，不禁唏嘘不已。

但正如古浊飘所想的，当他杀着别人时，心中又在想着什么呢？武林中恩仇互结，彼此都是在刀口上舐血吃的朋友，是非曲直，又有谁能下一公论呢？

孙灿蒙蒙地躺在床上，晚上他所听到的和见到的一切，此刻仍在他心里缠绕着。

夜静如水，离天亮不过还有一个时辰了，他听到邻室的弟弟孙琪，已沉重地发出鼾声，但是他睁着眼，仍没有睡意。

他的叔叔天灵星孙清羽，昔年以心思之灵敏，机智之深沉，闻名于天下，他自幼随着叔叔，心灵远虑，大有乃叔的作风，而且先天也赋有一种奸狡的禀性，远不及他弟弟的忠厚。

此刻，他心中反复地在思量着一切，现在武林中浩劫将临，正是

他扬名立身的机会，他甚至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意味来期待着事情的来临。

窗子关得严严的，窗外的风雪更大，但一丝也透不进来，他想道：“武林纵有滔天大祸，我只要明哲保身，不闻不问，又与我何干？这不正如窗外风雪虽大，我却仍然安适地眠在被窝里一样？”

于是他笑了，但是他的笑并未能持续多久，突然，窗子无声地开了，风雪呼的吹了进来，他正在埋怨着窗子未关好，一条淡黄色的人影，比风雪还急，飘落在他的床前。

那种速度，简直是人们无法想像的，孙灿陡然一惊，厉声问道：“是谁？”

那人并没有回答，但是孙灿已感觉到他是谁了，虽然他不愿相信他就是残金毒掌，但那人淡金色没有左袖的衣衫，没有一丝表情，若不是两只眼睛仍流动着夺人的神采，直令人觉得绝非活人的面容，孙灿已确切地证实了他自己的感觉。

那人望着孙灿所显露的惊惧，冷冷地笑了起来，但是他的面容，并未因他的笑而生出一丝变化，这更令孙灿觉得难以形容的恐怖。

孙灿多年来闯荡江湖，出生入死的勾当，他也干过不少，这种恐惧的感觉，却是他第一次感觉到的，但是他并未忘却自卫的本能，即时猛一用力，人从床上窜了起来，脚化双飞，左脚直踢那人的小腹，右脚猛踹那人期门重穴。

这正是北派谭腿里的煞招“连环双飞脚”，他原以为这一招纵不能伤得了此人，但总可使他退后几步，那时他或可乘机逃走。

那人又是一声冷笑，脚步一错，极巧妙地躲开了此招，右掌斜斜飞出，去势虽不甚急，但孙灿只觉得躲无可躲，勉强收腿回挫，但是那掌已来到近前，在他胸腹之间轻轻一按。

他只觉得浑身仿佛得到了一种无上的解脱，然后便不再能感觉到任何事了。

望着他的尸身，那人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像是“有些歉意”的神情，身形微动，便消失在窗外的风雪里。

这是第二个丧在残金掌下的成名英雄。

这更加深了群豪对残金毒掌的恐惧和愤恨，也加速了天灵星孙清羽的到来。

不到几天，北京城里群豪云集，光是在江湖上已成名立万的英雄，就有二十余人，其中最享盛名的有天灵星孙清羽、八步赶蝉程垓、金刀无敌黄公绍和江湖后起之秀中最杰出的高手入云龙聂方标。

金刚掌司徒项城打着精神来应付着这些武林豪客，但是龙舌剑林佩奇仍毫无消息，却令他着急，直到第一天南来的武林中人告诉他，江南武林已传出江苏虎丘潇湘堡已有萧门中第四代弟子里，最出类拔萃的玉剑萧凌北上，司徒项城才稍稍放下心来。

数十年来从来不曾参与武林恩仇的萧门中人，此次居然破例，司徒项城这才将巧得竹木令的事说出。

于是古拙飘也成了群豪们极愿一见的人物，但自从西来顺一别，古拙飘便如石沉大海，没有了消息，司徒项城奇怪着，他究竟是什么人？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再现踪迹呢？这问题自然除了古拙飘之外，



谁也无法解答。

这天黄昏，风雪稍住，金刀无敌黄公绍拉了铁指金丸韦守儒和八步赶蝉程垓一起到城北的鹿鸣春去吃烤鸭，三人喝得醉醺醺地出来，也不坐车，也不骑马，冒着寒在街上蹒跚。

三人年纪虽大，豪兴仍存，三杯烧刀子下了肚，更仿佛回到少年时啸傲江湖，驰骋江河的劲儿，高谈阔论着当年的恩仇快事和风流事迹。

风雪虽住，但僻静的路上一入夜便绝少人行，此时远处却有马蹄踏在冰雪的声音传来，那马越来越近，马上是个穿着鲜红风氅的少女，东张西望地像是在寻找着途径。

黑夜中虽看不清这少女的面目，但却仿佛甚美，金刀无敌少年时本是走马章台的风流人物，此时见了这少女便笑道：“若是小弟再年轻个十岁，定要上去搭讪，管保手到擒来。”

那少女见有人说话，柳眉一竖，看了他们一眼，见是三个已有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心想讲的未必有关自己，便未在意。

哪知程垓见了，却哈哈笑道：“怎么，老哥哥，咱们年纪虽大，但是无论说卖相也好，说标劲儿也好，比起年轻小伙子，可绝不含糊。你看人家大姑娘不是向咱们飞眼儿了吗？”

金刀无敌也笑个不住，铁指金丸平日虽很沉稳，但此时多喝了两杯，也胡言乱语了起来，凑趣说道：“这就叫做‘姜是老的辣’，真正识货的小姐儿，才会找着咱们呢！”

那少女忍着气，听了半天，才确定他们在说自己，微勒缰绳，停

住了马，娇嗔着问：“喂，你们在说谁呀？”

金刀无敌祸到临头，还不知道：“大姑娘，我们在说你呀！”

那少女平日养尊处优，哪曾听到过这种轻薄话？随手一马鞭，抽到黄公绍头上。

黄公绍随便一躲，笑道：“大姑娘怎么能随便打人。”

哪知那马鞭竟会拐弯，鞭稍随着他的去势一转，着着实实抽在金刀无敌的头上。

黄公绍这才大怒，叱道：“好泼妇，真打呀！”

那少女叭的又是一鞭，娇叱道：“非打你不可。”

金刀无敌亦非泛泛之辈，这鞭怎会再让她打中？往前欺身，要去抄鞭子，口中说道：“今天老爷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小娘儿们。”

哪知那马鞭眼看势竭，却又呼的回抡过来，鞭稍直点黄公绍肩下的“玄关”穴，黑夜之中，认穴之准，使得黄公绍这才知道遇见了武林好手。

八步赶蝉程垓也惊道：“这小姐居然还会打穴。”

黄公绍一侧身，躲过这一鞭，喊道：“你是哪派门下？可认得我金刀无敌黄公绍？”

他想凭着自己的名头震住这少女，哪知人家才不买帐，反手又是一马鞭，喝道：“你是什么东西，也配问姑娘的来历！”

黄公绍可没有想到人家凭什么说出此话，反而更怒，错步躲开了马鞭，却疾出一掌，拍在那马的后股上，金刀无敌武功不弱，这一掌少说也有二三百斤力道，那马怎受得住？痛极一声长嘶，前腿人立了

起来。

那少女娇叱道：“你是找死！”

随着说话，身形飘然落在地上，手中所持的马鞭，竟抖直了当做剑使，一招“柳絮如雪”化做漫天鞭影，分点黄公绍鼻边“沉香”、肩下“肩井”、左脉“乳泉”三处要穴。

黄公绍再也没有想到，此少女竟能使出内家剑术里的上乘手法，一声惊呼，身形后仰，嗖的倒窜出去，虽然躲过此招，但却躲得狼狈已极。

那少女娇叱一声，如影附形，漫天鞭影又跟了上去，黄公绍左推右挡，极为勉强地招架着，但眼看又是不敌。

八步赶蝉和铁指金丸韦守儒，见金刀无敌堂堂一个成名英雄，竟连一个少女都敌不过，酒意上涌又是敌忾同仇，竟不顾自己的身份，齐一纵身抢了上去，出拳如风，居然围殴了。

那少女冷笑一声，说道：“想不到两河武林里，全是这么不要脸的东西！”

手中马鞭，忽而鞭招，忽而剑法，饶是八步赶蝉等三人俱是坐镇一方的豪杰，却丝毫奈何她不得。

忽然，街的尽头，有人踏马高歌而来，歌声清朗，歌道：“雕鱼作恠，酒面打开香可醉，相唤同来，草草杯盘饮几杯。

人生虚假，昨日梅花今日谢，不醉何为，从古英雄总是痴。”

歌声歇处，马也来到近前。

此时那少女虽然武功绝佳，但到底内功稍差，被三个武林好手围

攻，气力已然不济，但手中马鞭招式精绝，出手更不留情。

马上的人惊叹了一声，也勒住了马，却正是一别多日的古浊飘。

古浊飘坐在马上，极为留意看着那少女所使的招式，突然喊道：

“住手，大家都是自己人，怎么打了起来？”

但四人仍然打得难解难分，古浊飘急道：“小弟古浊飘，韦大侠快请住手，这位姑娘是小弟的朋友。”

铁指金丸一听是古浊飘，才猛一收势退了出来，他一使力出汗，人也清醒了，想自己堂堂三个在武林中已具声名的人物，为着个见不得人的理由竟围攻一个少女，日后江湖传出，岂非成了笑话？何况这少女武功颇高，招式尤其精妙，必定大有来头，心中正自有些后悔。

古浊飘这一来，正好替他做了下台之阶，他拱手向古浊飘道：“古兄怎的一别多日，也不见面，此女既是古兄的朋友，便是天大的事也应抹过。”他转身喝道：“黄兄、程兄，快请住手，我替你们二位引见一位好朋友。”

黄公绍、程垓忙应声住了手，那少女正感气力不济，也乐得休息，但却仍然杏眼圆睁，显然并不想就此善罢甘休。

她心中奇怪着这少年和自己素不相识，怎会口口声声说是自己的朋友？她武功虽高却是初出江湖，前几天有个江湖阅历极为丰富的人陪着她还好一些，这两天那人因着另一极重要的事又折回江南，她才感到江湖之大，无奇不有，有些事的确是她无法理解、无法应付的。

她初次动手，满以为凭着自己的武功，定可得胜，不料苦战不下，还险些落败，心里更是难受，她却不知对手三人俱是武林中一等一的

高手，她战败一人，已可扬名江湖，此刻三人若不是因她年纪尚轻，交手经验太少，怕早已落败，心里的难受，更不知比她胜过多少倍，她心中越想越不是滋味，竟愣在那里了。

这边铁指金丸韦守儒早已替古浊飘引见了程垓和黄公绍两人，两人此刻酒意已消，脸上也有些挂不住。古浊飘聪明绝顶，早已看出那少女的来历，心中暗笑道：“你们这真叫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日后你们清楚了这少女的来历，怕不急得要跳河。”

但他脸上却丝毫不露，韦守儒以为他真和那少女是朋友，便向他问那少女的师承门派，他也随口支吾了过去。三人应了几句又再三请古浊飘一定要到镖局来，便没趣的走了。

## 第二章 含羞胭脂透

古浊飘此时早下了马，见那少女站在那里发愣，睁着两只大眼睛，不知在想些什么，微微一笑，脸上闪过一丝奇异的光彩，缓步走了过去，见那少女的风篦，动手时早已落在地上，鲜红的衣服落在雪地上，形成了一种美妙的配合。

他俯身拾起了风篦，抖去了上面沾着的雪，走到那少女身前，一揖到地，笑道：“姑娘千万别生气，也不要和那种人一般见识。”

那少女正自满腹心事，她被那三人的轻薄言语所激怒，此刻气尚未消，看见那三人已走了，气不禁出在古浊飘身上，忽然一马鞭，竟向古浊飘抡出。

古浊飘似乎根本不懂武功，看见马鞭抽来，急忙去躲，但脚下一个踉跄，马鞭虽未抽着，人却跌倒在地上，发急道：“姑娘千万可别动武，小生手无缚鸡之力，怎挡得住姑娘的一鞭子！”

那少女一鞭将古浊飘抽到地上，心中不禁生出些许歉意，暗忖道：“此人与我无冤无仇，也不曾得罪过我，而且好歹还解过我的围，我何苦抽他一鞭子？唉，为什么这两天我的脾气变得这么暴躁？”

她看着他仍倒在雪地上，北京城连日大雪，地上的雪已积得很厚，有些地方还结成冰，很滑，他想爬起来，但挣扎了两次，都又跌在地上，那少女心里更觉得歉然，忖道：“看来此人真是文弱书生，这一下不知跌伤了没有？”

她一念至此，不禁伸出手来想扶他一把，但瞬即又发觉不妥，将手中的马鞭伸了过去，意思也是想帮他站起来。

古浊飘连忙喜道：“多谢姑娘。”伸手接过那马鞭，那少女不知怎的，像是脚下也是一滑，竟觉得站不稳。古浊飘一用力想爬起来，那少女竟也随着这力量摔倒了，这一下两人倒做一团，古浊飘手脚乱动，竟将那少女压在地上。

冰雪满地，那少女却觉得一股男性的热力使她浑身发热，不禁又羞又气，猛的将古浊飘远远推到旁边，翻身跃了起来，想发怒，又是无从发起，回头去找自己的马，却四处找不到，原来那马已在他们动手时跑了，她毫无办法，拾起风篦，便走了。

哪知古浊飘这一下爬起来倒快，骑着马赶了上来，高声呼道：“姑娘慢走。”晃眼便追到少女身侧，涎脸笑道：“姑娘可是刚到北京城来？”

那少女对他又是好气，又是好笑，也不理他，他却自语道：“天这么黑了，一个姑娘家人地生疏真不方便，去投店吧，客栈里的那些人又都不是好东西……”

那少女这两天在路上果真吃尽了苦头，晚上连觉都睡不安稳，闻言不禁觉得这句话真是说中了自己的心意，古浊飘摇着头，又说道：“我倒知道城里有个地方，既干净，又安静，而且主人是个正人君子，姑娘家住在那里，真是再好没有了。”

那少女忍不住问道：“在哪里呀？”

古浊飘一笑说道：“不瞒姑娘说，那里便是小生的窝居，姑娘若不嫌简陋，勉强倒可歇息一晚。”

那少女实是不愿投店，闻言忖道：“这少年书呆子模样，谅也不敢把我怎样，现在天这么晚了，我又无处可去，不如就到他那里去吧！”

古浊飘见她 not 答话，便问道：“姑娘可是愿意了？”

那少女点点头，他连忙爬下马背，喜道：“那么姑娘就请坐上马，小生领着姑娘去。”

那少女忖道：“这书呆子真是呆得可以，我若骑上马，他怎跟得上我？”侧脸望了他一眼，但觉他俊目垂鼻，嘴角带着一丝笑意，英俊得很，心里不禁微微生出好感，说道：“你那里远不远？”

古浊飘忙道：“不远，不远，就在前面。”

那少女道：“那么我们就走一会好了。”

说完又觉得“我们”这两字用得太过亲热，突的脸泛桃红，羞得低下了头，幸好古浊飘却像没有注意到，只管兴冲冲地走着。

三转两转，到了一个大宅子的门口，古浊飘道：“就在这里。”

那少女见这房子气派甚大，占地颇广，不禁怀疑地望了他一眼，问道：“这屋子里没有别人吗？”

古浊飘又是一笑，道：“除了下人之外，就只小生一人，姑娘请放心好了。”

那少女脸上又是一热，古浊飘拍开了门，领着她走进屋里。那少女见房里布置得富丽堂皇，仆人亦多，竟像是高官富商所居，心中奇怪道：“这少年究竟是什么来路？看样子不像是个书呆子，却又呆得可以，看样子只是个书生，怎的所住的地方又是这样华丽？”她虽然奇怪，但也并未十分在意。

古浊飘殷勤周到，张罗茶水，添煤生火，大厅顿时温暖如春，瞬又摆上夜点，也都是女孩子家素日爱吃的东西。那少女连日旅途奔波，



第一次得到这么好的享受，心里不觉对他又添十分好感，居然也有说有笑起来，不似方才爱理不理的样子。

她风氅早已脱下，此时索性连背上的剑也撤了下来，那剑似乎比普通的剑短了两寸，剑鞘非金非铁，通体纯白，竟似上好的玉所制，古浊飘看了一眼，嘴角又泛起笑容。

此时夜已很深，大厅里点着十数支盘龙巨烛，炉火生得正旺，甫自风雪中归来的人，得此住所，真不知置身何处。

那少女浅浅喝了两口上好的竹叶青，烛光下穿着一套粉绿色的紧身衣裤，更显得丰神如玉，绰约多姿，何况她笑语间眼波四转，艳光照人，古浊飘望着她，不觉痴了。

那少女见他呆呆的望着自己，脸一红，站了起来，说道：“我要睡了。”

古浊飘一惊，忙道：“房间已经收拾好了，我这就带姑娘去。”

那少女掇起风氅，她随身并没带什么东西，只有小小的包袱和那柄剑，她对那柄剑看得数很珍重，小心地拿着，跟着古浊飘穿出大厅，经过走廊，到了一间房间。她推门一看，那房间布置得宛如女子闺阁，竟似特为她准备的，古浊飘到了门口，便止住了脚步，说：“姑娘早点安歇吧。”

那少女点头嫣然一笑，走进房里，带上门，心里暗自思忖着：“这人倒真是个正人君子，连我的房他都不踏进一步。”转念又想着：“他叫什么名字，我都还不知道，他也不问我的姓名，这人可真怪。”

她心中反复思索着，想来想去都是古浊飘的影子，想起方才雪地

的一幕，又不禁独自羞得脸红红的。

哪知门外突然又有敲门的声音，她问道：“是谁呀？”

门外却是古浊飘的声音说道：“是我，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

那少女芳心一动，漫应道：“你进来嘛！”

门被推了开，古浊飘带着奇异的光彩走了进来，那少女正斜倚在床边，古浊飘笔直地走了进来，说道：“我有几句话想说，又害怕，不敢说，可是非说不可。”

他说着走着，脚似无意中踩在那少女脚边，忙着道歉：“对不起，对不起。”

那少女被他这么一踩，无巧不巧地正被踩在她足侧的“碧泉”穴，浑身顿时一软，全然失去了气力，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心中一急，哪知古浊飘像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又接着说：“我一看见你，心里就觉得说不出的喜欢你，就想和你接近。”

他迟疑地住了口，鼓着勇气又说道：“你要是不让我说，那我不说了。”

那少女身不能动，口不能言，听了又羞，又急，却又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她从未听人对她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未有人敢向她说过这样的话，现在居然当着她面，赤裸裸地说出来，她焉能不羞，不急？但此人却又是她暗暗在喜欢着的，虽然她自己尚未能确立这分情感，但心中又不禁掺合了一丝喜悦。

她娇腮如花，古浊飘越看越爱，说道：“你要是让我亲亲你，叫我怎么我都甘心，你要是不愿意，你也告诉我，我马上就走。”

那少女更羞，更急，脸也更红，心中怦然跳动着，忖道：“他要是真来亲怎么办？怎么这样巧，他一脚正踏在我的穴道上，难道他是装着不会武功，来欺负我？那我真要……”

古浊飘已缓缓走到她身前，缓缓俯下头来要亲她，她不能躲，心中也隐隐有一份“不愿躲”的情感，悄悄垂下眼睑，只觉得一个火热的嘴唇，吻在自己的颊上、额上，微一停，又轻轻吻在自己唇上。

这时她的感觉，就是用尽世间所有的词汇，也无法形容其万一。她只觉得身体像是溶化了，升华了，是爱？是憎？是羞？是怒？她自己也分辨不出来，只觉纵然海枯石烂，这一刹那却是她永生无法忘情的。

古浊飘吻着她，看着她娇羞的脸，心中的思潮，也正如海涛般汹涌着。

他的手迟缓而生涩地在那少女成熟的身体上移动着，他的心却在想着：“我真无法了解我自己，我渴望得到崇敬，得到爱，但是当人们崇敬着我的时候，我却有一种更强烈的愿望，想去得到他们的惊惧和憎恨，唉，我心情的矛盾，又有谁能为我解释呢？”

他让他的脸，温柔地停留在那少女的脸上，膝盖一曲，重重地撞在那少女的膝盖上。

那少女自然不知道他的心事，只觉得心头有一股温馨，在温馨中又有一分羞急，但她被他的膝盖一撞，却恰好解开了穴道，失去的力量像是山涧的水，澎湃着，汹涌着，急遽的又回到她身上。

随着回复的力量而生出的一种潜在的本能，使得她猛然推开了那

俯在她身上的身躯。

他瞪着惊异的眼睛望着她，像是根本不知道这其中的一切，在这一瞬间，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她想着：“我又怎能怪他？罢了！”

想到天意，她的脸更红了，她不知道在这微妙的一刻里，她对他，已经生出了一种难言的情意。

那是一个矜持而骄傲的少女，在第一次被人撞开心扉，所生的揉合着喜悦和爱、憎恨和怒的情感，但是她已原谅他了。

千百种念头，在她心中闪过，千百句话，在她舌尖翻转，但她只轻轻地说：“你坐下。”

古浊飘的眼睛闪烁了，这次他闪烁出的，是真正喜悦的光彩，他望着她，坐在她的身边，她微微叹了口气，问道：“你姓什么？”

古浊飘小心地抚着她的纤手，说道：“我叫古浊飘。”

那少女的手被他抚弄着，也不挣扎，过了一会，她低声说道：“你怎么不问我叫什么？”

古浊飘笑了，道：“因为我不问，已经知道了，你姓萧，叫萧凌，对不对？”

她一惊，奇怪地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古浊飘笑道：“我虽然笨，但是看你的武功，看你的那柄玉剑，谁还不知道你就是玉剑萧凌呢！”

她更惊，挣脱了他的手，急问道：“你也会武功？”

古浊飘笑道：“你猜猜我会不会？”

她猛然站了起来，羞急和愤怒，在这一刹那，远胜过了喜悦和爱，

她右手并指如剑，极快地点向古浊飘喉下的“锁喉穴”。

要知锁喉穴乃是人身的死穴之一，若是有武功的人，必然会躲开，但是古浊飘仍然未动，目光中又一次露出奇异的光芒，像是全然不知道一切，又像是即使死在这双纤纤玉指下，也是甘愿的，更像是早就知道，而且相信她这指根本不会真的点。

她出指如风，堪堪已点在穴上，忽又手一软，轻轻滑开。

古浊飘乘势又捉住她的手，她眼圈一红，低声说：“你不要骗我。”

一个挥剑纵横，江湖侧目的剑客，在爱的魔力，似水柔情中，变得柔顺而脆弱了。她顺从地倚在古浊飘的怀里，一个少女的心境，往往是最奇妙而不可思议的，当她感觉到“爱”时，她的矜持和骄傲，便很快地消失了。

这份“爱与被爱”的感觉，也深深感动了古浊飘，但是你若是智慧的，你从他那喜悦而幸福的目光里，就会发现有另一种光芒，似乎还藏着一分隐秘，纵然是对他所爱着的人。

第二天，萧凌斜倚在古浊飘肩上，望着面前的熊熊炉火，几乎忘了她来的目的。

他们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纵然有时只是些片断的碎语，但听在他们的心里，却有如清箫瑶琴般的悦耳。她诉说着她的身世，他静听着，虽然那些都是他早已知道了的事。

江南的暮春深秋，春花秋叶，斜阳古道，小桥流水，她娓娓说来，都仿佛变成了图画。

她说到她的家、她父亲，飞英神剑在她嘴里更成了神话中的英雄。

她又拿起她的玉剑，骄傲而高兴地对古浊飘说：“这就是我们家传的玉剑。”

她抽出剑来，也是通体纯白，她笑着说：“喏，你看，真的全是玉做的，天下武林，玉做的剑，再没有第二柄了。”

古浊飘接了过来，仔细看了看，那绝非一个书生对剑的看法。

然后他指着剑上一个钱眼大的缺口，问道：“你这把剑怎么缺了一块？”

萧凌想了一会儿，道：“这个缺口是一个秘密，天下人除了我家自己人外，再没有别人知道，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

古浊飘含有深意地望着她一笑，她脸红了，不依道：“你这人坏死了！”

古浊飘幸福地说：“好，好，我不敢再笑了，你说给我听好不好？”

萧凌用手理了理鬓角，说道：“江湖中有个最厉害的人，叫‘残金毒掌’，你听过没有？”

古浊飘点了点头。

萧凌又说道：“七十年前，我曾祖父潇湘剑客名震天下，那时候武林中每隔十年，有一个较技大会，天下武林中的剑客侠士，都去那里一较身手。”她高兴地说：“你看，那该多好玩呀，可惜现在这较技大会再也不开了。”

她像是惋惜着不能在较技大会上一试身手，古浊飘望着她的表情又笑了。

她瞪了他一眼，又说道：“我曾祖父一连两次在那会上取得了‘武

功天下第一’的名头，真可以说是四海扬名，那时候，我们家潇湘堡成了武林中的圣地，武林中人，在潇湘堡附近一里的地面上，连马都不准骑，剑也不许挂在身上，你看，他们对我曾祖父多尊敬。”

她眼中的光彩，是那么得意而喜悦，古浊飘用手拍了拍她的手，她又说道：“可是有一天，潇湘堡门前，居然来了一个骑着马的人，全身穿着金黄色的衣服，挂着剑，那人就是残金毒掌，我曾祖父的弟子看见他又骑马，又挂剑，显然是对我曾祖父太不尊敬，气得不得了，上去就要和他动手。”

她略为想了一想，像是在回忆其中的细节，才又说道：“那时残金毒掌手臂也没断，手指也是全的，还不叫残金毒掌，叫金剑孤独飘。”她说到这里，望了古浊飘一眼，说：“他的名字倒和你差不多呢！”

古浊飘用手拭了拭眼角，笑了笑。

她又说：“金剑孤独飘武功也高得很，我曾祖父的几个弟子全不是他的对手，后来我曾祖父出来了，就问他干什么，他说他看不惯我曾祖父，要和我曾祖父比剑，假如他胜了，就要我曾祖父废去‘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他还说天下武林中武功比我曾祖父高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个，我曾祖父就问他，假如他败了呢？他就说从此不再使剑，而且还要自行割掉四个手指，这样以后就再也不能使剑了。”

古浊飘毫无表情地静听着。

她又说：“于是我曾祖父就在潇湘堡里的练武场上和他比剑，两人都是一百年也找不出一个的武林好手，这一场剑比得自然是精彩绝伦，在旁边看的人只看见漫天剑飞纵横，连人影都看不见。”

她口如悬河，说得好像她当时也在场目睹似的，她用铁筷拨了拨炉中的炭，又说道：“两人剑法全差不多，我曾祖父的剑法虽然是冠绝天下，但那人的剑法奇诡，竟不是任何一家的剑法所可比拟的，两人由白天比到晚上，也没有分出胜负，但是他们两人全是内家绝顶高手，谁也不肯休息。”

她又喘了口气，说道：“就这样，两人比了两天一晚，一点儿也没有休息过，到后来，两人的手也软了，连剑都几乎举不动了，但两人都是一样的倔强脾气，谁也不肯放手。”

“到后来，还是我曾祖父提议，两人以口代剑，来较量剑术。”她望了古浊飘一眼，说道：“你明白吗？这就是说两人将招式用嘴说出来，一人说一招，假如有一人无法化解对方说出的招式，就算输了。”

她说：“两人都是剑术大家，谁也不怕对方会骗自己，于是两人就坐在地上，你一句，我一句，讲了起来，先还讲得很快，到后来越讲越慢，这样又讲了整整一天，还是没有分出胜负。”

她笑了笑又道：“可是讲话的时候可以吃东西，所以两人都还支持得下去，忽然金剑孤独飘高兴得一拍大腿，说道：‘残阳青树’，我曾祖父想了想，轻易地说‘柳丝如镜’，我曾祖父正在奇怪，他怎会因这一招‘残阳青树’，就高兴成这个样子。”

她又望着古浊飘笑道：“你不懂武功，当然不知道这‘残阳青树’不过是一招并不见得十分厉害的招式，普通武林中人虽然已经很难抵敌，但是像我曾祖父那样的内家剑手，要化解这招很容易。”

她眨了眨眼，又说道：“可是我曾祖父却知道‘残阳青树’这一



招，化解虽然容易，却不能反攻敌招，因此他说了招‘柳丝如镜’，那就是将剑光在自己面前结成一片光幕，虽然不能攻敌，但自保却绰绰有余，因此我曾祖父并不以为意。”

“哪知金剑孤独飘马上连喊出‘凝金圈土’，这一招招式奇诡，那就是封剑不动，也不进击，我曾祖父又想了半天，说出‘千条万绪’，这一招就是将剑以内力振动，化做千百条剑骸去攻击对方，本是极为厉害的煞着，哪知他又毫不思索地喊出‘五行轮回’，这一招也是以内力振动着剑，抖起一个极大的光圈，然后光圈越圈越小，我曾祖父这一招‘千条万绪’被他这光圈一迫，势非要撤剑不可。”

我曾祖父这才一惊，名家比剑，剑要是撒手自然算输了，我曾祖父这才知道他这几招都是做好的圈套，引得我曾祖父必定使出‘千条万绪’这一招，他再以‘五行轮回’这一招来破。”

她将头倚在古浊飘肩上，又说道：“我曾祖父足足想了一个时辰，还没有想出破解的方法，他老人家看到金剑孤独飘得意地坐在地上大吃大喝，而自己苦思破法，却一点东西也吃不下，心里又气又急，突然大喊‘回风舞柳’，孤独飘一听这一招，急得连手里拿着吃的鸡腿都掉到地上了。”

古浊飘眼神一动，问道：“你看到的呀？”

萧凌笑道：“你真坏，我那时还不知在哪里呢！怎么看得到？这是我祖父告诉我父亲，我父亲再告诉我的。”

古浊飘微嗯了一声。

萧凌接着又道：“这‘回风舞柳’一招，是我们家传‘七七四十

九式回风舞柳剑’的最后一招，也是最厉害的一招，这招就是手腕一旋，以内力将剑乘势掷去，那剑却借着内力的旋转，由后面又转了回来，却刺敌人后背。我曾祖父这一招可真厉害，剑虽然撤了手，但却不是落败，而是攻敌，而且对方这时候前有强敌，后面又有剑刺来，身上的真气又全聚在腕上，连躲都无法躲。”

她兴高采烈地说：“这一下，可轮到金剑孤独飘着急了，他坐在那里整整想了四个时辰，我曾祖父都休息够了，他才突然站了起来，一言未发，拿起剑就将自己右手的拇指和中指削掉，且掉头就走，我曾祖父此时不禁也深深地佩服了他，皆因我曾祖父一生之中，只遇见这一个真正的对手。”

说到这里，古浊飘的脸上又发光了，像是对武林前辈的那种雄风壮举，缅怀不已。

萧凌也微微叹了口气，说道：“我曾祖父见他走了，面色也难看得很，突然拿起手中的剑，就是现在我身上这柄玉剑，又拿起金剑孤独飘遗留下的那柄金剑，将金剑朝玉剑猛然一砍，哪知道我曾祖父那样的功力，也只把这玉剑砍了个缺口，并没有砍断，这就是这柄玉剑缺口的原因。”古浊飘接口问道：“那柄金剑呢？”

萧凌道：“那柄金剑却被砍坏，剑口也损了。”

两人静了一会儿，萧凌又道：“后来我曾祖父告诉我祖父，他为什么要这样，他老人家说，假如真的动手，他老人家绝不会想到用‘回风舞柳’这一招，因为他老人家那时候还不能将这招练到攻敌伤人的地步，所以他老人家觉得虽然胜了也不大舒服，就是使出这招，也不

能伤得了孤独飘。过了两年，我曾祖父突然定下一条规约，那就是我们萧家的人，从此不许过问江湖中的事，也不可到江湖中去争名头，谁要是违背了，就不是萧姓子孙。”

“到后来我祖父才知道，这时候金剑孤独飘已经被‘东海三仙’里的悟真子将左臂斩断了，我曾祖父告诉我祖父，金剑孤独飘那时掌力尚未练成，假若不是因为不能使剑，悟真子也未必能伤得了他，所以我曾祖父很难过，才不准自己的子弟过问武林里的事情。”

古浊飘微叹一声，忖道：“这潇湘剑客果然不愧为一代宗主，比起现在那些武林中人来，真不知要强胜多少倍了。”

萧凌又道：“后来，这金剑孤独飘改名叫‘残金掌’，行事越来越怪异，而且他练的掌力之毒，更是天下无双，江湖中人都称为‘残金毒掌’，给他加上了个‘毒’字。几次想置他于死地，可是我们萧家的人却从来没有参与过，奇怪的是残金毒掌也再没到我们潇湘堡来寻仇，就是我曾祖父死了，他对我们萧家人仍然不同，无论什么事，只要有萧家的人参与，他都绝对不管，我们萧家的人，对他也尊敬得很。”

她回头看了古浊飘一眼，笑道：“你别以为我们尊敬这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不对，其实他一诺千金，正是丈夫的本色，比起昨天晚上那三个自命侠客的老头子，不知要强上了多少倍。喂，你说我的话对还是不对？”

古浊飘道：“对极了，对极了。”他说这话时，像是没有一丝情感。

萧凌却叹道：“现在我曾祖父早死了，连我祖父都死了，可是残金毒掌却仍然活在世上，看来这个人真的是不可思议了。”

说到这里，她微敛黛眉，道：“可是前些日子，北京城里一个什么镇远镖局派了个人来，拿着我曾祖父手刻的竹木令，说是要我们帮他们一齐对付那又重现江湖的残金毒掌，我父亲虽然不愿意，但也没有办法，那竹木令是我曾祖父当年手刻的，一共只刻了七个，他老人家刻这竹木令的用意，是因为他老人家觉得平生之中，只对七个人或是有着很深的歉意，或是欠着人家的情，而他老人家虽然自己订下规约，不得过问武林中事，但是这七个人却例外，所以才刻了七面木牌，无论任何人，只要手持这竹木令，随便叫我们萧家的人做什么事都可以。”

“可是我曾祖父刻好木牌之后，想了想，只送出去了四块，其余那三块仍然存在我们家里，他老人家送出去的四块竹木令，谁也不知道送给了些什么人，这么多年来，这竹木令只出现过两次，连这次才是第三次，我父亲因为曾祖父留有遗命，所以不得不管这事，但是我父亲又不愿亲自出手，就派了我出来。”

她笑了笑，说道：“可是我呀，我也不愿意，别说我一家打不过那残金毒掌，就是打得过，我也不愿意打。”

她吱吱喳喳说个不休，古浊飘虽然面上一无表情，但从他的眼睛里，却可以看出他的情感在急遽地变化着，起伏着。

往事如烟如梦，齐都回到他的心头，但他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能诉说。

他伸手轻轻揽过萧凌的腰肢，说道：“那么你为什么又要来呢？”

萧凌道：“我非来不可呀，何况我也想见识见识这残金毒掌到底

是怎么样一个人。”

她笑了笑，又说：“我从小到大，都闷在家里，现在有机会出来玩玩，正是求之不得。”

古浊飘哦了一声，目光远远投在窗外。

下午，他准备了辆车，将萧凌送到镇远镖局的门口。他从车窗内望见镇远镖局门口匆忙地进出着一些挺胸凹腹的剽悍汉子，那金刀无敌黄公绍想是刚用过饭，正悠闲地站在门口剔牙，还有一个颀长而瘦削的年轻人也站在他身侧，指点谈笑着。

他回过头来，对萧凌说道：“这里就是镇远镖局了。”

萧凌也探首到车窗边，望了望，突然惊道：“你看，昨天晚上那个老头子也站在那里，神气扬扬的样子，哼，我非要他好看不可。”

古浊飘笑了笑，对这些事，他像是一点也不关心，其实他对任何事都像是那么冷漠，仿佛天下的人和事，就没有一件是他屑于一顾的，又仿佛是连他本身的存在，都抱着一种可有可无的看法。

萧凌陡然也发觉了他的冷漠，她开始觉得他是那么飘忽而难以捉摸，有时热情如火，有时又冷漠似冰，像是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又像是世上任何事都不能瞒过他的智者。

但是她少女无邪的心，已完全属于了他，她想：“无论他是什么人，我都会一样地爱他。”

于是她温柔地望着他，问道：“你陪不陪我进去？”

他摇了摇头。

当然，他也发觉了她眼中流露出的失望之色，无论如何，他不愿

伤她的心，虽然，他已感到自己对她的感情，仅仅就只这么短短的一天，已冷淡了许多，远不如初发生时那么热烈了。

他暗暗在责备着自己：“为什么我对已得到的东西，总觉得不再珍贵了呢？为什么我的内心，总好像有一种更强烈的力量来反抗我自己的思虑呢？我真不懂这是什么原因！”

他将眼光极力地收了回去，温柔地渗合到萧凌的目光里，笑道：“我是个书生，我跟你们这些侠客在一起，总觉得不大自然，你还是一个人去吧，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见我，就来找我好了。”

萧凌勉强笑着点了点头。

于是古浊飘为她推开车门，她悄然下了车，听见古浊飘在她耳边说：“我在家里等你。”她心中又升起一丝喜悦的甜蜜，微侧了侧头，让自己的耳朵触着古浊飘温暖的嘴唇。

然后车门被关上，车驶去了。

骤然，她觉得像是自己所得到的这一切忽然失去，又像是自己失去的一切重又得到，她不禁暗笑自己的痴，她想：“我们又不是永远不能相见，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感觉呢？”

她迈开步子，向镖局门口走去。

金刀无敌黄公绍正为着他身旁少年的一句话得意地大笑着，忽然看到萧凌由对街走来，脸色一变，他不知道萧凌是何身份，当然更不知道萧凌的来意，还以为她是来找自己的。

他又不愿意昨晚所发生的那些事，让镖局里的群豪知道，但他也无法阻止她。

可是他觉得这少女竟似全然没有看见自己的存在，人类都有一种安慰自己的根性，他忖道：“昨天晚上黑夜之间，也许她根本没有看清我……可是她此来又是为着什么事呢？”

在他的念头里，根本没有一丝会想到，这少女竟是他们终日期待的玉剑萧凌，镖局中每一个人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错觉，认为那玉剑萧凌一定是个男子，玉剑萧凌足迹没有出过江苏虎丘，自是也难怪镖局群豪会生出这种错觉来。

萧凌走到门口，她鲜红的风髻，惊人的艳丽，使得镖局门口的那些大汉目眩了。

那本是站在金刀无敌黄公绍身侧的瘦长少年，此时迎了上来。萧凌一看黄公绍已不知走到哪里去了，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忖道：“你以为你悄悄一溜，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那瘦长少年走了过来，问道：“姑娘想是要找什么人吗？”

萧凌打量了那少年一眼，见他鼻直口方，目光如鹰，显得精明已极，倒也像是条汉子，遂说道：“请问这里有位金刚掌司徒项城吗？”

那瘦长少年一听她竟找的是司徒项城，而且连名带姓一齐叫了出来，显见得对这位在武林中地位颇高，声名赫赫的金刚掌，并不十分尊敬。

他惊讶地望了这少女几眼，见她身段婀娜，美艳如花，忖道：“近年武林中并没有听说出了个这样的人物呀？”

但是他做事素来谨慎，绝不会将心中的惊讶丝毫露出，仍客气地说：“原来姑娘是找司徒大侠的，请问姑娘贵姓，有何贵干，我这就

替姑娘回复去。”

萧凌道：“你就告诉他，说是苏州虎丘潇湘堡有人来访便是了！”

那瘦长少年更惊，问道：“姑娘就是玉……”

萧凌不耐烦地抢着道：“对了，我就是萧凌，特来求见！”

那瘦长少年不觉肃然，躬身一揖，道：“原来是萧大侠。”

瘦长少年也是武林中一等一的角色，他对萧凌这么尊敬，倒不是为了玉剑萧凌的名头，须知光是“玉剑萧凌”这四字，在武林中还是个陌生的名字，如果加上“江南潇湘堡的玉剑萧凌”几字，那在人们心目中，就完全造成另外一个印象了。

皆因潇湘堡在武林中，地位极高，是以瘦长少年一听，便肃然生敬。

金刚掌司徒项城迟迟没有任何举动，也是在等着潇湘堡来人，他此次邀集武林豪杰，话虽讲得冠冕堂皇，是为了挽救武林之劫，其实他私心自用，却是为了挽救镇远镖局的危机。

他根本没有任何计划来对付残金毒掌，也无法有任何计划。残金毒掌形踪飘忽，来去无踪，试问他如何找呢？他心中的打算是将玉剑萧凌留在镇远镖局，他想有了潇湘堡的人在，那残金毒掌便不会对自己有何举动，他却不知道残金毒掌这次重现江湖，目标根本不是在他一个小小的镇远镖局身上。

他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打算很聪明，他哪里知道这其中事情的复杂，人的变化，却是他所万万没有料想得到的呢！

“玉剑萧凌”这几个字，像是一阵风，使得镇远镖局忙乱了。



金刚掌司徒项城并不以玉剑萧凌是个女子而失望，他想即使玉剑萧凌只是个小孩子，只要是潇湘堡的人，对他来说并没有一丝区别。

他老于世故，精于谈吐，虽然心事重重，但却仍然是那么从容的样子。

他招待着萧凌坐在客厅上，看见她只是一人来到，龙舌剑却仍未回来，他忍不住要问，但忽又想到龙舌剑林佩奇游侠江湖多年，绝对不会生出意外，想是另有他事，所以没有回来，何况只要玉剑萧凌来了，龙舌剑回不回来，已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玉剑萧凌初出江湖，虽然有些地方显得很不老练，但是她本极聪明，又擅言词，也应付得头头是道，自有另一种风范。

她自幼娇纵，从未吃过亏，昨夜雪地那一幕她仍未忘怀，总想让那三人吃个苦头，便说道：“老镖头，这些日子江湖豪杰来得很多，可不可以为我引见一下，也好让我瞻仰风采。”

司徒项城忙道：“这个自然是应当的，其实他们也早已闻知萧姑娘的人名，亟欲一见了。”

他转首向立在身后的镖伙嘱咐了几句，叫他将人请来，又指着坐在下面的那个瘦长少年说：“我先给姑娘引见一人，这位就是近年传名的入云神龙聂少侠，你们两位都是少年英雄，倒可以多亲近亲近。”说完一阵大笑。

萧凌只淡淡地看了他一眼，入云神龙聂方标却像是脸红了红，她情已有所寄，自然不会再注意到别人，可是聂方标突然见到了这年纪相若的侠女，自然难免会生出好逑之念。

过了一会，厅外走进一个面色赤红的矮胖老人，一进来就高声笑着说：“听说江南潇湘堡有人来，快给我引见引见。”

金刚掌司徒项城似乎对此人甚为尊敬，站了起来笑道：“孙老前辈来了，这位就是飞英神剑的女公子，玉剑萧凌萧姑娘。”

那老者哈哈又笑道：“好得很，好得很，果然是超群脱俗，清丽不凡，故人有后，我老头子真是太高兴了，真是太高兴了。”

司徒项城忙道：“这位就是江湖人称天灵星的孙老前辈，昔年与令尊也是素识。”

萧凌一听如此说，忙也站了起来，她虽对这些镖局里的人物不太看得起，但此人既是她父亲的故友，自然是另当别论了。

她却未想到飞英神剑根本不在江湖走动，朋友极少，这天灵星孙清羽不过仅仅和他见过一面而已，怎能称是素识？如今只是在拉关系罢了，她人世尚浅，当然不知道这些处世的手腕。

此时，又有些人走进大厅，萧凌一看，昨晚那三个老头其中的两个正在里面，遂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心里却在暗暗盘算，怎样来使这两个曾经对自己不敬的人，大大出一次丑。

金刀无敌黄公绍及八步赶蝉程垓，此时当然也发觉江湖侧目的潇湘堡传人玉剑萧凌，就是自己昨夜雪地中遇见的红衣少女，心中顿起了惶恐和羞愧，但他们估计着自己的身份，在这种情况下，又势必要碰面，脸上不禁变得异样难看。

但他们和萧凌三人间心里的念头，金刚掌司徒项城自是不会知道，所以他仍兴致冲冲地要为他们引见。

就在这颇为尴尬的一刻里，玉剑萧凌心中的另一个念头，使得她的心软了下来，她想起自己说要对付金刀无敌时，古浊飘脸上的那种冷漠表情。

她想：“他一定不喜欢我对人那么尖刻，我又何必为了这些不必要的事，去使他不快呢？何况这两人虽然出言不逊，但我也抽了他一鞭子，总可以算扯平了，若然我客客气气地对他们，不再提那件事，他知道了，也一定高兴得很。”

她想着想着，脸上露出春花般的微笑，一种奇妙的感情，使得她除了古浊飘之外，对其他任何人的爱憎，都变得不再那么强烈，而且仿佛只要是古浊飘不喜欢的事，她就都能忍着不做。

这就是人类，对于人来说，本身内在情感的力量，远比任何力量都大得多，尤其是这种爱的感觉，其力量更像是奔腾的洪水，无坚不摧的。

所以当金刚掌司徒项城将黄公绍、程垓两人引见给她时，她只微笑着，这因为她心里正有一种幸福的憧憬，而这感觉，远比其他任何感觉都强，使得她对别的事也不再关心了。

八步赶蝉程垓和黄公绍两人，当然不知道她心中所想的，只是在暗暗的感激着她替他们两人保住了脸面。

所以这场合里，虽然其中每个人心里都在打着不同的念头，然而大家却都是愉快的。

这因为他们所冀求的，都已得到了满足。

幸福着的萧凌，容光更艳丽，她像是群星中的月亮，受到大家的

称颂和艳羡，然而她却觉得这些千万句美言，怎比得上古浊飘轻轻的一瞥。

晚上，她再也按捺不住对古浊飘的怀念，于是她叫司徒项城为她准备了辆车，说是要去拜访一个久居京城的父执，金刚掌自是满口答应。

### 第三章 掌发镖客亡

乘着车，萧凌叫车夫驶到古浊飘所居住的地方，远远地就停了下来，因为她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的去处。

虽然她对京城是那么生疏，然而到古浊飘家的道路，她却早就留意地记住了，人们对有关自己所爱的人的一些事物的关心，往往都是那么强烈的。

很晚了，但是她毫不顾忌地去拍门，她似乎觉得凡是属于古浊飘的东西，也是属于她的。

门开了，开门的仍然是昨夜的那个老头子，她被那种马上就能见到自己心里所爱的人的喜悦深深地淹没了，笑问道：“古少爷在吗？”

当然，她认为自己的这句问话，得到的答复，几乎必然是肯定的，古浊飘不是说在家里等着自己的吗？那老头子茫然看了她一眼，问道：“古少爷？”随即似乎记起了她的面孔，接着道：“噢，古少爷吗，他不在，天还没黑就走了。”

她一急，忙又问道：“他是不是说很快就回来？”她希望得到满意的答复。

那老头子谨慎地说：“古少爷没有讲，他根本不常回到这里，有时一个月都不来一次，姑娘找他有什么事，我替姑娘回禀就是了。”

一种陡然被欺骗了的失望，使得这身怀绝技的玉剑萧凌几乎瘫软了。

她努力在支持着自己，摇了摇头，含着泪说：“没有事，没有事。”

那老头子又茫然看了她一眼，弯着腰走进去，将门关上。

被摒除在门外的萧凌，此刻心中甚至连愤怒都没有，只有一种沉切的悲哀。

她踟躅在深夜的雪地里，顿觉天地虽大，而她却茫然没有个着落。

她付出去的那么多，但得到的却是欺骗，倔强的她，开始流泪了。

她恨她自己，她恨她自己身上每一分、每一寸被古浊飘触摸过的地方。

她寂寞而无助的，忘去了一切，时间、寒冷、家人，这一切，在她已觉得完全不重要了。

爱得越深的人们，恨得是更深的，纵然是件小小的过失，也会引起嫉恨，她开始怀疑一切，古浊飘本身不就是个难解的谜么？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到底为什么对她如此？他是存心欺骗她，抑或是因着更重要的事而走了？突然，她想去追寻这一切问题的答案，于是她折回古浊飘的居所。

街的尽头，走来两个更夫，手里还拿着刀，看见萧凌，大声喝道：“是谁？”

萧凌一惊，没有回答，但是那两个更夫看见她只是个女子，就说道：“大姑娘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家？这两天北京城发觉巨盗，达官巨贾的家已被劫了好多次了，姑娘要小心呢，快回家吧！”

萧凌点首谢了谢，那两个更夫又敲着更走了，萧凌一听，此刻竟已三更。

她辨了辨方向，看见古浊飘的房子就在前面，一咬嘴唇，弓鞋一点，人像燕子般轻灵地飞了起来。潇湘堡武学世家，剑法的运用，亦

以轻功为主，玉剑萧凌的轻功，在江湖上已可算得上是头等的了。

她略一起伏，便窜过两三个屋面，她准备到古浊飘所住之处，查看个究竟。

虽然她心思昏乱，但是多年来的训练，使得她的身手和反应，丝毫未因此而迟钝。

她略一盘旋，看见那屋子里竟似还有光亮，她身形顿了顿，盘算着该怎么样去探查。

就在这时候，屋里的灯光骤灭，她连忙伏下了身，接着，一条淡黄色的人影，自院中电射而出，那种惊人的速度，使得即使像萧凌那么锐利的目光，都无法看得出他的身形。

萧凌毫不迟疑地一长身，极快地跟踪而去，但是她只看见远处人影一闪，便没有了踪影，她惊忖道：“这人的身法好快呀，就连父亲，都像是比不上他，他是谁呢？难道就是古浊飘吗？”

这念头更使她惊慌，若然此人真是古浊飘，那么他以前所说的话，全是假的了，他装着不会武功，来欺负自己，而自己却相信了他。

她更迷乱了，因为古浊飘看来，是真的不会武功呀，那种身怀武功的人，所必有种种特征和反应，古浊飘不是全然没有吗？然而此人若不是古浊飘，又是谁呢？怎又从他的屋子里出来呢？她初出江湖，阅历本浅，却偏偏让她遇见这么奇的事，她自是无法揣测其中的真相。

忽然，远处又有几条人影奔来，而且还是在动着手，其中还夹杂着厉叱的声音。

她略一考虑，又隐身在屋脊之后。那几条人影身法亦不弱，瞬间

便来到近前，萧凌一看，是个浑身黑衣，连面孔都蒙在黑布后的汉子，在和三个穿着公门衣裳的人动着手。

那黑衣人身后背着一个大包袱，但身手丝毫未受影响，空着一双手，掌影如飞，抵敌住三件兵刃，一点也未落下风。

另外三人似是公差，其中一个年纪较长，手使一条练子枪，身手颇高，另两个手持着钢刀，武功平平，但口中却在大声叱喝着：“相好的，留下命来吧，五天里连劫十一家，你也未免太狠了吧！”

那黑衣人一言不发，掌掌狠辣，似乎非要将那三个公差置于死地，忽然口中厉叱道：“下去！”立掌一扬，将一个使刀的公差硬生生地劈到屋下，惨呼一声，看样子是活不成了。

那手使练子枪的，蓦然一惊，脱口叫道：“你……金刚掌！”

黑衣人冷哼一声，掌横切那持着练子枪的手腕，右掌微闪，那使刀的砍去，刀已落空，砰的一声，胸口也着了一掌，哇的喷出一口鲜血，晃了两晃，倒在屋上死了。

那手使练子枪的忙收摄心神，手里练子枪翻飞拨打，勉强抵敌掌风，口中喝道：“相好的，你真够交情，我金眼雕算是瞎了眼，招子不亮，竟没看出堂堂一个镖头竟会当强盗，不过栽在你金刚掌司徒项城手里，我田丰总算不冤枉，今天没别的说的，兄弟这条命就卖给相好的了。”

他边说着，手里可也没有闲着，掌中练子枪招招致命，显然得过名家传授，但此刻抵敌着黑衣人的凌厉掌风已居下风了。

玉剑萧凌躲在屋脊后，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心里更是惊讶，她



猜不透，若是这黑衣人果真是金刚掌司徒项城，为什么一个领袖两河武林的镖局之首，会做起强盗来呢？这时动着手的两人，眼看便可分出生死存亡了，萧凌面临着一个抉择，那就是她始终隐身不动？还是出手相助，将那黑衣大盗制住？她久久委决不下，须知她到底是金刚掌以竹木令请出相助的，若此黑衣人真是司徒项城，她岂非对竹木令没有了交代？何况她心中揣测，这里面必定还有什么隐情。

金眼雕田丰手下已渐不支了，额上也现出汗珠，但仍在苦撑着。黑衣人身形左转，躲开了他一招“玉女投梭”，右掌横扫，“白鹤亮翅”。

金眼雕勉力一躲，却被指尖扫着左肩，立时觉得痛澈心腑，但他知道这黑衣人被他揭破底细绝不会留下活口，忍着痛，掌中练子枪“泼风八打”，挣扎着使出余力，拼命周旋。

金眼雕田丰混迹公门三十余年，自问两眼不盲，已经绝对断定了此人必是金刚掌司徒项城，但金刚掌为何连劫巨款，却仍使他猜不透。

黑衣人冷笑喝道：“好朋友认命了吧！”

口音苍老，中气甚足，玉剑萧凌一听，倒抽一口冷气，此人不是金刚掌是谁？她侠骨天生，不忍看到金眼雕因公丧命，伸手入怀，取出三粒铁莲子，准备助金眼雕一臂之力。

她掌中暗扣着铁莲子，拐手正发出，却突然听到阴森森一声冷笑。

远处人影一闪，先前被她追失了的那条绝快人影，又随着笑声而来。她一惊住手，寒夜雪光里，只见这人影穿一套淡金色的衣裳，左臂空空，连衣袖都没有，面色亦是金黄，望之简直不是人的脸容，她险些惊呼了起来。她知道此人必定就是纵横武林百年，当今天下第一

魔头残金毒掌了。

就在这一刹那，她心里又生出一个难解的念头，首先，她想到方才她猜疑这人影可能是古浊飘，已经证实是错了，但残金毒掌却又怎会从古浊飘的屋子里现身呢？她这里心中惊疑不已，那边的两人却已是亡魂丧胆了。

书中交代的虽慢，然而这却是一瞬间事，动着手的两人，听得冷笑之声，已是一愕，看到随着笑声而来的人影后，两人都是久走江湖的人物，哪里还有不认得此人的道理？黑衣人顿时觉得一股冷气直入心田，再也顾不得金眼雕田丰，嗖的拔身而起，他自知绝非残金毒掌的对手，一咬牙，拼着数十年辛苦创立的身家不要，想先逃得性命再说。

金眼雕到底眼光锐利，此黑衣人果真就是金刚掌司徒项城。

他重镖被劫，八十万两官银却是非赔不可，他虽然历年所积，家财不少，但是要叫他赔上八十万两银子来，却又怎办得到？但是官银不赔，眼看就是抄家之祸，他苦无别法，又不忍眼见自己身败名裂，苦虑之下，就走了下策。

武林之中，是非最难公论，他虽然行为卑鄙，但却是被逼如此，然而他若不种下恶因，又焉会得此恶果？是以武林中每每恩仇缠扰，牵连数代，若有一个绝大智慧，绝高武功的人，能将这些恩仇了却，纵然手段不正，也是未可厚非的。

金刚掌司徒项城情急逃命，他却未想到在残金毒掌面前，他又怎能逃得走呢？他身方跃起，已自觉得掌风袭来，他浸淫掌力数十年，

各家各派的掌力，心里都有个谱，然此刻他觉到的掌风，却是他前所未见的。

那种掌力是那么柔和，却又有一种奇异的吸引之力，像是叫你情愿地死在这种掌力之下。

他久经大敌，虽然不了解这种掌力的奥妙，却知道厉害，猛撤真气，将本是上窜的身形，疾疾落了下来，此时他已知道，逃走是不可能的了。

他落在瓦面上，看见残金毒掌根本动也未动，敢情方才的掌风，只是他远远劈来，隔着这么远，已使人觉得有此威力，金刚掌心中更是骇然。

那惊惧得立在旁边的金眼雕田丰，和屋脊后的玉剑萧凌，也被他这种匪夷所思的掌力惊得目定口呆，萧凌更是在惊慌中还有另一分奇怪的感觉。

原来方才残金毒掌右掌微扬，正是面对着萧凌的方向，萧凌目力本佳，她见残金毒掌的右掌被雪光一映，灿然发出金光，在这霎时之间，她极力把持着自己的视觉，发觉残金毒掌掌现金光的原因，是因为手上戴着一个似是金缕的手套。

但是她却看见金光闪烁中，残金毒掌五指皆俱在，她自是大骇，忖道：“我父亲明明说残金毒掌七十年前，就在曾祖父面前自行断去了两指，而且日后武林中人见过他的，都说他右手只有三指，怎么现在却五指俱全呢？他就是武功再高，但不可能将已断的手指重新生出呀？”

但随即她又替自己解释着：“噢，对了，这一定是因为这手套是五指俱全的，但是他在手套里面的手，却只有三根手指，这样他所留下的掌印，也是只有三根手指的。”

事实上，除了这种想法之外，也像是绝没有其他的想法可以解释了。

萧凌躲在屋脊里，大气也不敢喘，她一个年轻少女，虽然武功不弱，但见着这样似人非人，神而玄之的人物，当然既惊且惧。

但她又好奇，不肯错过这种机会不看，微微自屋脊后露出一只眼角，屏息偷看着。

残金毒掌一言不发，像是尊石像似的，屹然卓立。

但是他那两道锐利而冷峻的目光，却带着些许嘲弄的意味在望着金刚掌司徒项城，像是在看着他在临死时的挣扎。

在残金毒掌面前，生命像是突然变成了那么轻蔑，生与死之间相隔的距离，也变得只有一线，而这线界，却又是那么脆弱而短遽的。

这种难堪的沉默，的确是令人窒息的。

人们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有的接受着，根本不希冀反抗。

而另一些却是在企图逃避着，不成的时候，便奋然而去反抗。

当然，这反抗的结果不是逃却了死亡，便是加速了死亡，而其中往往绝大多数都属于后者。

在这时候，金刚掌面前的，也只有这两个抉择，他英雄自居，叱咤江湖多年，当然不堪就此等死，虽然明知无望，但也要一试的。

寂静中，金刚掌突然一声暴喝，双掌齐出，掌风排山倒海，直取

残金毒掌。

这一掌自是金刚掌毕生功力所聚，掌风呼呼，司徒项城浸淫半生的“金刚掌力”，此时全部发挥了威力，倒也不容忽视。

残金毒掌卓立未移，对这漫天而来的掌风，像是根本未曾放在心上。

金刚掌司徒项城势发难收，双掌闪电般拍向残金毒掌前胸，这一掌若是拍实了，便是铁人也经受不住。

金眼雕眼看此掌已堪堪击到残金毒掌的身上，心里不觉捏了一把冷汗，须知残金毒掌一来，金眼雕虽知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但却对自己有利，此刻他见残金毒掌不避不闪，心想：“你就是武功再深，也抵不住这石破天惊的一掌，你自恃太甚，若然抵受不住，那不但害了你，也害了我。”

那金刚掌觉得自己的掌指，似已碰着了残金毒掌的淡金衣衫，心中大喜，吐气开声，掌心外放，竟是内家“小天星”的掌力。

哪知残金毒掌身形未动，身躯却随着掌力后移，金刚掌司徒项城的掌力，虽然能开山裂石，却像是永远够不上部位，发不出力量。

司徒项城此掌全力而施，满想一击奏功，此刻骤然觉得掌上仍是虚飘飘的没有着力之处，不禁大惊，但收势已自不及。

他心胆俱碎，残金毒掌已徐徐一掌击来，司徒项城明知身躯稍倾便可避开此掌，但己身一如离弦之矢，已由不得自己做主了。

他又感觉到那种温和而奇异的掌力徐徐向他发来，仿佛是摄魂之铃，让你死在甜蜜的迷惘里。

在这一刹那间，他突然了解了残金毒掌掌力的奥妙之处，但是他却永远无法对人说起了。

叱咤江湖数十年的金刚掌司徒项城，就在这徐缓而曼妙的一掌下，丧失了性命。

躲在屋脊后的玉剑萧凌，全然被这瞬息间所发生的一切惊吓住了。

她本是武学世家，自幼练武，潇湘堡剑术名传天下，玉剑萧凌又是萧门第四代弟子中的佼佼者，武功自是不弱，可是她却丝毫没有看出这一掌究竟有什么奥妙的地方。

皆因别人看起来，就像是司徒项城自愿将身躯退到掌下一样。

在旁边站着的金眼雕田丰，望着这一切，正自庆幸着残金毒掌为他解决了一件他所不能解决的事，北京城里连续的无头巨案，此时不但有了着落，而且主犯伏命，赃物也眼看可以起出，自己多日来的忧虑悬心，顿时松落了。

屋面上变得异样的静寂，方才的打斗、吆喝、掌风、刃击之声，现在都像冰一样地凝结了，然而，却让人感到这静寂并不是安详的，在静寂中，仿佛觉得有一种难言的悚栗。

尤其当残金毒掌冷削而锐利的目光，自远处收回移到他的脸上时，这悚栗的感觉愈发浓厚了，他极为勉强地将脸上挤出一些笑容。

残金毒掌的面容，仍然木然没有一丝表情，夜色里，金眼雕田丰只觉得这面容简直像方自坟墓中走出的幽灵。

残金毒掌鼻孔里冷冷哼了一声，道：“你还用我动手吗？”

他此话一出，不但金眼雕田丰立刻面无人色，便是屋脊后的玉剑

萧凌，也觉得浑身起了一阵战栗。在她来说，人们的性命，全都是珍贵的，她完全不能想像对一个与自己毫无仇怨的人，怎么能下得了毒手去伤害他人的性命。

金眼雕田丰混迹公门这么多年，正是已成了所谓“眼里不揉一颗沙子”的光棍，眼前的形势他早已打好了算盘，他知道今日自己若想好好地一走，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皆因金刚掌司徒项城的武功，他已知道绝非敌手，然而就连司徒项城，在人家掌下只走了一招便丧了命，自己怎会是人家的敌手？金眼雕田丰乃是九城名捕，在他手下丧生的绿林巨盗，已不知凡几，今日到了自身的生死关头，倒也提得起，放得下，心想自己的这条命若是丧在司徒项城手里，非但连日的巨案还是不能破，自己也不明不白赔上一条性命，这样一来，总算是对公事有了个交代，自己也就算死得不冤枉了。

须知人都有一个相同的心理，那就是在可以逃生的时候，自然是设法逃生，在自知己无活路的情况下，也就只得认命了。

金眼雕脑海里思潮翻腾，过了一刻，惨然笑道：“前辈既如此说，晚辈自应遵命，只是晚辈还有些身后之事待了，但望前辈给晚辈一天的时间，了却后事，晚辈一定引颈自决，不劳前辈动手。”

残金毒掌冷笑道：“好，好。”

金眼雕大喜，躬身道：“多谢前辈的成全，晚辈永不敢忘。”

说着，走前两步，将金刚掌司徒项城的尸身搭在肩上，他此时有了一线生机，又不想死了，打算着如何逃却毒手。

残金毒掌冷然在旁，忽然伸手一掌，拍在金眼雕田丰的颈后，道：“念你还是条汉子，三天之内，快准备好后事吧。”

金眼雕全身一麻，而且这种麻痹的感觉，留在他身里久久不散，他又凄然一笑，知道自己逃生的希望又化归泡影，一言不发，背着金刚掌司徒项城的尸身，纵身而去。

屏息隐身在屋脊之后的萧凌，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她对残金毒掌的“毒”，感到说不出的难受，这难受中包括着恐惧和不平。

现在，屋面上恢复了平静，像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但是残金毒掌仍停留在屋面上，不知在思索着什么，玉剑萧凌只盼望着他快些离去。

此刻她的心情很矛盾，既想拔剑而起，和这江湖中闻名丧胆的残金毒掌一较身手，并且要问问他为什么这么残忍，但是一种人性本能中潜伏着的惊恐，又使得她希望自己能脱身事外。

她静静叹了口气，舒展了一下四肢，俯身整理了一下那已被顶上的积雪浸透了的衣服，等她抬起头来的时候，她赫然发现残金毒掌不知什么时候已来到她的身侧。



## 第四章 疑云布满天

龙舌剑林佩奇，急友之难，连日奔波，赶到潇湘堡，取出昔年潇湘剑客手刻的竹木令。

潇湘堡主飞英神剑萧旭一见此令，虽然自己未曾出马，却派了爱女玉剑萧凌随同北上，这在龙舌剑林佩奇来说，已觉甚为满意了。

林佩奇心急如火，兼程北上，但一路上为了照应这位初出江湖的玉剑萧凌，行程稍缓。

刚过河北边境，林佩奇遇着飞骑北回的关外大豪红旗四侠，林佩奇与之本是素识，相谈下，竟然听到昔年江湖上闻名的蒙面剑客，巨创残金毒掌，自称是“终南郁达夫”的又在江南现了侠踪。

昔年江湖群豪围剿残金毒掌一役中，若非此人以一剑“笑指天南”重创残金毒掌，然后再中了唐氏兄妹的毒药暗器，胜负仍在未可知之数，但郁达夫在此役之后，突然销声灭迹，多年未现江湖。

是以林佩奇一听此人重现，不禁大喜，暗忖此次若有此人相助，再加上武林中久称“剑术无双”的“萧门”中人，或可将这一巨祸消弭无形。

于是他又匆匆南返，他相信玉剑萧凌必可安抵北京。

在石门桥东，他便与玉剑萧凌分手，再三说明他南返的用意，并且请玉剑萧凌不要见怪。

萧凌本无所谓，那林佩奇马不停蹄，折回江南，他遍历中州，与江南侠踪极为熟悉，但是他却始终未再听到有关这位“蒙面剑客，终南大侠”的消息。

龙舌剑林佩奇是血性男儿，此时真可谓是忧心如焚，他一面急于寻得终南大侠郁达夫对他说明残金毒掌又重返江湖的消息，一面又担心着北京城里镇远镖局的安危。

他心悬两地，最后又匹马北返，但无论遇到任何一个武林同道，他都将此事宣扬，目的就是希望郁达夫听到此事后，也能北上。

他仆仆风尘，赶回北京城里，方是正午，看到自己的坐骑嘴角的白沫子已经浓得像痰了，知这些日子来，这匹马确是太累了，他揉了揉眼睛，暗叹道：“其实我又何尝不累呢？”

他一心望着回到镇远镖局，见到金刚掌司徒项城，能听到个较好的消息。

缓缓骑着马，他满怀希望地来到镇远镖局，远远就看到镖局门前渺无人踪，心中有些着慌，微勒了勒缰绳，赶到门门，却见镇远镖局油漆得亮亮的大门前，已贴上了两张封条。

龙舌剑林佩奇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他想来想去，想不透名垂两河的镇远镖局竟会被官府查封。

牵着马站在门口，他一时愣住了，忖道：“这真是太奇怪了，金刚掌司徒项城从不违法，即使他失了八十万两官银，官家也只能限期追查，绝无封门的道理……难道那残金毒掌会借着官家的势力，来使镖局关门吗？但这也是万万不可能的事呀！”

他自是不会想到金刚掌司徒项城会做了独行盗，非但他想不到，就是北京城的任何一个人，听了这消息后，谁又能不大出意外呢？这两天北京城里，正是闹得沸沸腾腾，首先就是北京城里最有名的“镖

局子”的总镖头金刚掌司徒项城竟是独行盗，在镖局后院中起出连日来巨宅中所失的珍奇财宝，达数十万之巨，镖局封门，金刚掌的家小，也因此吃了官司。

接着，独力破此巨案，受到了上级特加奖赏的两河名捕金眼雕田丰突然身死，在他尸体的颈后发现一个残缺的金色掌印，但这金色掌印的由来，除了几个人之外，亦无人知道。

最奇怪的是，北京城里另两家镖局的镖头，劈豹掌马占元、铁指金丸韦守儒，也一齐宣布退休，浩大的北京城，竟成了没有镖局的地方。

这些北京城里，街头巷尾、酒楼茶馆中谈话的资料，龙舌剑林佩奇自是一点也不知道。

他牵着马，伫立了一会儿，又缓缓地走着，纵然他江湖阅历再丰富，此时，也全然没有了主意。

突然，有人在他身后轻轻拍了他肩头一下，林佩奇蓦然一惊，须知龙舌剑林佩奇在武林中颇有盛名，武功不弱，居然有人能不动声息地走到他身后，拍了一掌他才知道，若然此人有心暗算他，他有十个脑袋也搬了家，他如何不惊？他身形前纵，回头一看，却原来是古浊飘正笑嘻嘻地站在那里。

他心中奇怪：“这古浊飘是个游学士子，怎的掩到我身后我都不知道？”

但他随即替自己解释道：“想必是我正在沉思，所以没有注意到的缘故。”

此时古浊飘已笑嘻嘻地走了过来，道：“林大侠久违了。”

林佩奇见了古浊飘，此时、此地，真像是见了亲人一样，一把拉着他的臂膀：“古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小弟去了江南一趟，离开此地不过才只月余，怎的这里竟有这么多变故？”

古浊飘一笑，说道：“说来话长，林兄且莫着急，请随同小弟回到舍下详谈，一切就都明白了。”

说完，不由分说，拉着林佩奇就走，龙舌剑林佩奇心里纳闷，但一想这闷葫芦反正马上就要打破，也就不再多问。

他随着古浊飘七转八转，来到一处，古浊飘笑道：“到了，到了！”

林佩奇抬头一望，只见巨宅连云，屋宇栉比，朱红的大门前立着一个石碑，赫然竟是“宰相府”。

古浊飘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暗暗好笑，说道：“这里就是小弟的寒舍，林兄且请进去！”

龙舌剑林佩奇越来越奇，望着他面前莫测高深的年轻人一揖到地，恭敬地道：“小人不知道您竟是宰相公子，还望公子恕罪。”

古浊飘笑道：“林兄切莫这等称呼，这样一来，小弟倒难以为情了。”

此刻早有几个家丁跑了过来，朝古浊飘躬身说道：“公子回来了。”

又有一个家丁，接过林佩奇的马。

林佩奇闷葫芦越来越深，见了这等阵仗，又不敢问，暗忖道：“这简直太奇怪了，原来这年轻的士子，竟是当朝宰相的公子，想来他这‘古浊飘’三字，也是化名了，只是这位公子为何要化了名，出来结

交我等这种江湖中的莽汉呢？”

他觉得奇怪的事越来越多，闷得他心里发慌，跟着古浊飘走进门里。

只见府里庭院之深，简直是他难以想像到的，他暗忖：“侯门果真深似海，我一入此门，凶吉实是不可预料了。”

穿过走廊，又穿过院子，里面的人见了古浊飘，老远地就恭身行礼，龙舌剑虽然称得上是见多识广，但见了这等阵仗，心中亦是发虚。

又走了一会儿，来到一个院子，走进院门，迎面便是一座假山，上面积雪未溶，假山旁的荷池，此刻也结着些冰，园中的花木多半是光秃的，全谢了，只有十几株老梅，孤零零地在发散着清香。

青碧碧的一片竹林后面，掩映着一座侧轩，画栋回廊，栏杆上也存着些积雪。古浊飘笑指着那几间侧轩说：“到了里面，我给你看几位朋友。”

林佩奇心里嘀咕着，随着他跨上走廊。古浊飘一推门，林佩奇望见坐在当门的桌子旁下着棋的，却正是天灵星孙清羽。

他抢进门去，屋子里的人都低低叫出声来，他四周一望，看见八步赶蝉程垓、金刀无敌黄公绍正围着房子打转，孙琪在拭着刀，和天灵星孙清羽下棋的是入云神龙聂方标。

他看到这些人，心里悄悄定了一些，笑道：“原来你们全在这里，倒叫——”

他猛然一惊，原来他发现这屋中少了几人，而这几人却是他所最关心的。

他目光再四下一转，看到屋中的每一个人，全是面如凝霜，显见得事情不妙，在这么冷的天气里，他居然连连擦汗，一叠声问道：“司徒大哥呢？潇湘堡的萧姑娘呢？镖局子里到底出了什么事？”

古浊飘拉了一张椅子，笑道：“林兄先请坐下来说话。”

龙舌剑林佩奇心乱如麻，看见八步赶蝉一张口，又顿住了，急得跺脚道：“你们快说呀！”

天灵星悄然放下一颗棋子，神色仍极从容地说道：“林老三还是这样火烧眉毛的脾气，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你急有什么用？”

林佩奇更急，道：“事情究竟到了怎样的地步？”

金刀无敌黄公绍忍不住，一五一十将事情全说了。

龙舌剑林佩奇一面听，一面叹气，道：“唉！司徒大哥怎么会这么做，怎么会这么做！”又道：“那萧姑娘又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唉！这真是……”

拭着刀的孙琪突然站了起来，将手中的刀一扬，恨声道：“我不管那个残金毒掌武功再好、再厉害、再毒，我若遇到了他，拼命也得和他干一下。”

天灵星孙清羽叱道：“琪儿，当着公子的面，你怎么能这样无理！”

古浊飘笑道：“没关系，没关系，各位就拿我当古浊飘好了，不要当做别人。”说着，他又是一笑，笑容甚是古怪。

天灵星孙清羽望着他，目光一转，说道：“公子莫怪他，自从他哥哥死后，他整个人就好像变了。”

龙舌剑林佩奇惊道：“怎么，难道……”

孙琪颓然倒在椅上，眼中不禁流下泪来，说道：“大哥也是中了那厮一掌，已经故去一个月了。”

林佩奇额上又沁出汗珠来，房中霎时变得异样的沉默。

孙清羽干笑了一声，赤红的面膛上发着油光，突然说道：“你不要以为瞒得过我，看，这一下你跑到哪里去。”得意地笑着。

古浊飘微退了一步。

孙清羽将手中的棋子放了下去，哈哈笑道：“输了吧？”

入云神龙也笑道：“老爷子果然高明，我这盘棋又输了。”

古浊飘朗声一笑，举手拂乱了棋局，道：“棋局本如人生，一着之错，满盘皆输，聂兄若小心些，或也不至输得这么快。”他目光带着锐利的奇异四扫了一眼，又道：“但是该输棋的，迟早总得输！”

天灵星哈哈笑道：“公子卓论，果然不同凡响，棋局确如人生，一步也走错不得呢。”

众人只觉他二人话带机锋，却谁也没有去深究话中之意。

尤其是龙舌剑林佩奇，此刻他腹中早已被阵阵疑云所布满，哪里还有心思去推究别人话中的含意？须知玉剑萧凌乃是他由潇湘堡中请出，而且飞英神剑亦有言托他照顾，现在这玉剑萧凌竟然不知去向，他如何去向潇湘堡主交代？何况北京三家镖局虽已关门，但又有谁知道残金毒掌的下一步骤是什么，过去百十年来，残金毒掌每一出现，江湖中便要生出无穷事故，此次自也是难免，武林中人个个俱是惴惴自危，生怕那残金毒掌的掌印会印到自己身上。

尤其是龙舌剑林佩奇，他也是上一次参加围歼残金毒掌中的一人，

此刻更是惶然若有巨祸临身。

他虽是血性男儿，但自身的种种忧患，却使他忘记了金刚掌司徒项城的惨祸，他甚至没有去问一下司徒项城的后事和家人的下落。

古浊飘望着他，微微叹了口气，忖道：“看来世人果真都是些自私自利之徒，都将自身的一切，看得远比别人的重要。”

他拂了拂衣袖，展颜笑道：“各位不妨就在此安住，静待事情的变化好了，如有所需，只管告诉小弟，千万不要见外。”

林佩奇讷讷地说道：“公子太客气了！”

“各位俱是江湖好汉，小弟倾心已久，平日想请都请不到，今日适逢此事，小弟自应稍尽绵薄之力的。”古浊飘答道，窗外竹林空隙间透进来的光线，将他脸上的那种淡淡的金色，幻化成奇异的光彩。

天灵星一抬头，和古浊飘那锐利的目光撞个正着，他心中一动，升起一个念头，猛的走前两步，一把拍向古浊飘的肩头，笑道：“一掷千金无吝色，神州谁是真豪杰，公子的确是快人。”

古浊飘眼神一动，已觉一股极强的力道压了下来，暗忖道：“这老儿倒是个内家高手。”随即微微一笑，在这力道尚未使满之际，伸出手去，像是去拉天灵星的膀子，口中却笑道：“孙老英雄过奖了。”

孙清羽掌中之力，方自引满待发，忽见古浊飘的右手像似拍向自己肘膀的“软麻重穴”，看来势极缓，但时间却掌握得那么奇妙，又像无意，又像有意，使自己不得不撤回掌上的力道来避开他这一拍。

这原是一刹那间的事，别人甚至还没有看出是怎么回事，古浊飘已朗声一笑，走出去了。



天灵星孙清羽长叹一声，倒在椅上，脸色难看已极，道：“我活了这么多年，遇到的高人也不算少，见的世面也很多，可是我却真正看不出此人的来路，唉，若说他身怀绝技，可也不像，若说他全无武功，唉，这又怎么可能呢？”

天灵星连连叹气，金刀无敌黄公绍怀疑地问道：“你是说……”

孙清羽道：“我就是说他，我老眼若不花，此人的武功，只怕远在你我之上，只是他是相国公子，又跑到何处去学得这一身的武功呢？当今江湖之上，又有谁能教得出他这一身武功呢？除了……”

他话声一顿，面容又是惨变。

龙舌剑林佩奇接着说道：“我倒没有看出此人有什么绝深武功。”

孙清羽又叹道：“但愿如此。”

这时各人腹中，都不免将古浊飘这个人推测了许久，龙舌剑道：“无论如何，此人对我总算是仁至义尽，他是相国公子，又与我们素无仇怨，既不会有意害我们，也不会冀求我们的帮助，管他会不会武功，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天灵星微摇了摇头，也是一脸茫然之色。

“倒是那残金毒掌的来踪去向，还有什么企图？那玉剑萧姑娘，究竟怎么样了？都是我们应该去想想的。”林佩奇又道。

天灵星孙清羽哼了一声，道：“这个自然，难道我还不知道？”

天灵星孙清羽在今日武林中地位极高，听了林佩奇并不礼貌的话，怫然不悦。

龙舌剑也自觉察，忙道：“我们大家都听老爷子的安排。”

孙清羽缓缓说道：“我们老呆在这里，也不是路道，据我看，那残金毒掌此刻绝对已离开了北京，这里的三家镖局子都已关门，他还有什么好停留的，至于那玉剑萧凌嘛……”

他顿了顿，又道：“唉，我倒也弄不清她到底跑到什么地方去了，也许去找什么朋友，被留住了。”

龙舌剑忙道：“绝对不会，那玉剑萧凌初出潇湘堡，是个刚刚离开闺门的大姑娘，在北京城会有什么朋友呢？”

入云神龙聂方标始终未发一言，此刻忽然道：“可是那天她出镖局的时候，我却明明听得她说去找个父执朋友呀？”

金刀无敌黄公绍忍不住插口道：“据我所知，这个古浊飘和她就是认得的。”

天灵星双目一张，道：“你怎么知道？”

黄公绍脸一红，支吾着道：“程兄也知道，我们……”

八步赶蝉程垓忙接口道：“我们亲自看到他们走在一起说话的。”

林佩奇双眉紧皱，喃喃说道：“但这……这是不可能的呀！”

这时，每个人心里，都觉得有无数疑团升起，就连江湖上素以机智见长的天灵星孙清羽，也觉得满头雾水，每一件事都是一个谜。

但这些谜何时能揭穿呢？

×

×

×

再说那晚萧凌屏息在屋脊之后，眼见金刚掌司徒项城丧生残金毒

掌之手，金眼雕负伤而去，正振衣准备离去之际，猛一抬头见那残金毒掌已不知何时来到她的身旁。

她和残金毒掌的目光一接触，不禁猛的打了个寒噤，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来应付这一突来的变化。

但是残金毒掌却像是对她并没有什么恶意，虽然他的面容仍是冷酷的。

他只是冷冷地站在那里，望着萧凌，任何人都不知道在那张冷酷的面容后面，隐藏着什么秘密。

终于，他喝道：“还不快走！”

萧凌只觉得他的声音里，有一种令她难以抗拒的力量，她想不起她何时也曾感觉遇到过这种力量。

虽然万分不愿意，但是她仍猛一展身，血红的风擎微一飘舞，带着一阵风，掠向远方。

她的身形的确是惊人的，也许她是想告诉残金毒掌，她并不是像别人一样的无用。

但她仍然在恨自己，为什么居然会那么听他的话，叫自己走便走了。

“难道我是在怕他吗？哼，潇湘堡里出来的人，怕过谁来？我一定要他尝尝‘四十九式回风舞柳剑’的滋味！”她暗忖着。

于是她猛一旋身，又向来路扑去，回到她方才停留的屋脊，但是四野空静，夜深如水，漫天雪花又起，哪里还有残金毒掌的人影？她觉得她自己深深地受了委屈，每一件事都令她想哭，古浊飘那种似笑

非笑的表情，像是一朵朵的雪花，在她面前飞舞着。

她猛一咬牙，觉得北京城里已没有任何再可使她留恋的地方，她只想回到家里，躺在床上放声一哭。

“残金毒掌是个贼，司徒项城是个贼，古浊飘也是个贼，都是贼，都是贼！”她哀怨地痛恨着，雪花溶合着她的眼泪，流在脸上，使她有冰冷的感觉，她用鲜红的风氅角拭去了。

一跺脚，她急速地奔向北京城外。

但随即，望着黑暗笼罩的天地，她茫然了。她想起由这里回到“家”的那一段遥远的路途，现实的种种问题使她停留在那里，愣住了。

她当然不会发现她身后始终跟着一条人影，她停住，那人影也停住。

突然，那人影飞掠到她的背后，没有一丝声响，甚至连夜行人那种衣袂带风的声音都没有，若然她此时一回头，她便可以看到残金毒掌正站在她身后，带着那么多犹疑，也许她回了头，便可以改变许多事。

可是她并没有回头。

终于，残金毒掌又以他来时的速度走了。

黑夜里，又只剩下她伫立在屋顶上，天有些亮了，她也没有发觉，那么多事情在她心里打着转，最后凝结成一个古浊飘的影子。

另一条人影，正以极快的速度掠过，忽然停了下来，显然，那人影也在奇怪着为何会有个人影伫立屋顶上。

那人影微一转折，飘然掠到玉剑萧凌伫立的地方，等他发觉伫立

在屋上的人影，竟是玉剑萧凌时，他奇怪的“咦”了一声。

萧凌一惊，飞快地转过身去，看到一个以黑巾蒙着脸的黑衣人站在那里，脸一沉，叱道：“你是谁，想干什么？”

那黑衣人以一种古怪的声音说：“天快亮了，你站在屋顶上不怕被别人看到吗？”

萧凌一抬头，东方已微微现出鱼肚般的乳白色。

黑衣人又道：“快回去吧，站在这里干什么？”竟像对她关怀得很。

萧凌觉得黑衣人的声音虽然那么古怪，但却极熟，像是以前常常听到过的，“但是我以前何曾听到过这么古怪的声音呀？”

她同时又发觉这黑衣人对她丝毫没有恶意，但是这黑衣的蒙面人又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对自己这样关怀？萧凌更迷惘了。

“他会不会是古浊飘？”忽然这念头自她心里升起，使她全身都麻了。

于是她不答话，手掌一穿，窜了过去，想揭开这黑衣蒙面人的面巾。

她出手如风，右手疾伸，去抓那黑衣人的面巾。

黑衣人脚步一错，她反掌又是一抓，左手等在那人的面旁，只要黑衣人一侧头，她左手便可将面巾抓下，这正是萧门绝招“平分春色”。

黑衣人微微一笑，笑声自他那面巾后透出，像是在她没有出手以前，已经知道了她的招式，稍稍一昂首，身形倒穿，脚尖点处，三起三落，便已到了十数丈开外。

玉剑萧凌心头一凛，她自忖轻功已极佳妙，可是和此人一比，又不知差了多少。

可是她此刻已有了种“非揭开这人的面巾看一看不可”的心理，纵使此人轻功再高，她也想一试，于是毫不迟疑地跟了过去。

这皆因在她心底的深处，对于古浊飘的不遵诺言的薄情，感到愤恨和委屈之外，古浊飘的一切，对她来说也是一个谜。

为着许多种原因，她希望能揭破这些谜。

虽然她也在希望着，她对古浊飘的揣测，只是她的幻想罢了，而古浊飘实在仅仅是个深深爱着她的世家公子而已。

那黑衣人的轻功，显然高出萧凌很多，这种轻功若被任何一个武林中人看到，都会惊骇得说不出话来，但是萧凌除了埋怨着自己的轻功太差之外，并没有想到那黑衣人的轻功已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这原因当然是因为她对武林中人的功夫了解得太少，而事实上，萧凌本身的轻功，也到了绝大部分的人所无法企及的地步。

时已清晨，一个担着蔬菜的菜贩，睡眼惺忪地走在积雪的路上，低低地埋怨着清晨刺骨的寒冷，陡然看到了两团黑糊糊的人影，以一种难以令人置信的速度飞掠而过，吓得抛掉了肩上的担子，狂叫着跪倒地上，以为是见到了狐仙。

玉剑萧凌尽了她最大的功力，去追逐在她身前的黑衣人。

而奇怪的是，那黑衣人似乎也并不想将她抛开，因为若他有这意思，他早就可以做到了。

片刻，萧凌觉得已离开了城镇，来到较为僻静的郊外，那黑衣人

早已下了屋顶，在路面上飞驰着，纵然她使尽全力，却始终只能和那人保持着一段距离，无法再缩短一些。

她暗暗着急，因为此刻天色已亮，当然路上有了行人，她怎能再施展轻身之术？突然，那黑衣人身形骤快，萧凌连这种距离都无法保持了。嗖嗖，黑衣人以极为高绝的速度和身形，三五个起落，便消失了。

萧凌的身形虽追不上他，但眼睛却始终紧紧盯着那人的后影，她看见那黑衣人几个纵身，闪入前面路旁的一座孤零零的小屋去，似乎还回头向她微招了招手，她又急又怒。

此刻，她完全没有考虑到那黑衣人的武功高出她不少，若然贸然地追入，会有什么后果发生，突然，她飞身上了墙，将身上的风氅挂在墙上，略一迟疑，拔出身后的剑，飘然落在地上。

院子里甚是荒凉，败叶枯枝，像久未经人打扫过，散乱地铺在地上，枯枝上的雪，也积得很厚，一眼望去，便可以想见这栋房屋必已荒废了很久，连屋角都结上蛛网了。

萧凌探目一望，见大厅里非但渺无人踪，而且连家具都没有，空洞洞的，有一种潮湿而发霉的味道，令人欲呕。

萧凌到底是初生之犊，她被一个行踪诡异、武功高绝的夜行人，引入这一栋古老而阴森的荒屋里，居然一点也没有多作推敲，持剑当胸，便一步步向屋里走去。

忽然院中嗖地一响，她立刻把剑一挥，扬起一个大的剑花，银星点点，身形随着剑势向后再一转，却见只是一段枯枝落在地上，不禁暗

笑自己太过紧张。

她一步步向内走，发现每间房都是空洞而荒寂的，蛛网灰尘遍布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忽然一阵风吹来，将灰尘吹得萧凌一身一脸，她厌恶地拭着，暗忖道：“那黑衣人怎么一走进这房子就失踪了呢？”

“呀，莫非他又从后面走了？”她蓦然想起这个念头，却未想到人家武功远胜于她，若要对她不利，早可动手，根本没有逃避她的理由。

但是这黑衣人将她引入此间，又突然失去踪迹，为的是什么呢？她方待离开这阴森森的屋子，突然有个红色的影子在她眼前一晃，她脚跟点地，身若惊鸿，飞扑过去，却见她方才脱下放在墙头的红色风氅，此刻却挂在一间房子的门楣上。

到此刻，她方自觉得有些恐惧，这黑衣人的神出鬼没，已极为强烈地使她害怕了。

她脚跟猛旋，顿住身形，仗剑四望，这废宅里仍然是渺无人迹，除了她那鲜红的风氅在清晨的寒风里飘然飞舞着。

她剑式一引，以剑尖挑下挂在那里的风氅，眼光过处，发现门里的一间房间竟是桌椅俱全。

她剑微回旋，将风氅交到左手，剑式又一吞吐，发出一道青白的冷辉，身躯随着走进那间房里，脚步一错，将剑在自己身前排成一阵剑影。

但是房间里一个人都没有，她这预防敌人暗算的措施，显然是白



费了。

这间房间却远不同这宅子里任何一间废屋，非但桌椅俱全，而且靠墙还放着一张床，床上被褥整洁，是经常有人居住的样子。

在这样一栋阴森、荒凉的废宅里，居然有这样一间房间，萧凌更觉得奇怪了。

她将手里的剑抓得更紧了，眼睛滴溜溜地四周打转，看到这房间虽小，却布置得井井有条，想是这房间的主人必甚爱干净。

“但是这房间的主人是谁呢？会不会就是那个黑衣人？那个黑衣人又是谁呢？会不会就是古浊飘？……唉，古浊飘又是谁呢？”这两天来，她脑子里有无数个问号，却是一个也没有得到解答。

这许多问号在她心中翻腾打滚，再加上她本身的失意，一时间，觉得全身软软的，长叹了口气，倒坐在椅上。

但她突然又站了起来，伸手一抄，将她面前桌子上平放着的一张字条抄在手上，一看之下，心头不禁突突乱跳，更惊更疑。

原来那字条上写的是：“凌儿知悉：此间已无事，不可多作停留，速返江南勿误，屋后有马，枕下有银，汝可自取，回堡后切不可将吾之行踪泄漏，切记切记。”

下面写的是“父字”。

萧凌从头至尾又仔细看了一遍，认明的是父亲的亲笔，但是父亲不是明明留在堡中没有出来吗？她心里闷得要发疯，忖道：“爹爹足迹向不出堡门，绝不可能一下跑到河北来，但是这字条上写的明明是爹爹的亲笔字迹呀！”

“但是爹爹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呢？难道刚才的黑衣人就是爹爹吗？难道爹爹就住在这间房子里吗？”

“他为什么叫我早些回去，又叫我不要将他的踪迹泄漏呢？”她越想越闷，越得不到解答，急得在房中团闭乱转，怎么样也拿不定主意。

最后她只得放弃了寻求这一切答案的念头，暗忖道：“爹爹叫我回去。我就回去吧，反正我也早就想离开这鬼地方了。”

她缓缓伸手到床上的枕头下面一摸，果然有一包硬硬的东西，她知道就是银子了，长长叹了口气，走出房间，到后院去找马。她只觉全身恹恹的，一点也没有精神，初出潇湘堡时的那一分争雄江湖的雄心壮志，此刻早就没有了，她只想好好回到家里去，像以前一样地过着平凡而安详的生活，忘记这些天来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她能吗？她漫步走到后院，果然有一匹马系在一株树下，此刻她心中不知是愁是喜，突然双腿一软，扑的倒在地上。

她一惊，挣扎着想爬起来，哪知浑身的力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伸手一摸自己的脸，触手滚烫，像是被火烧的一样，脑海中也自天旋地转，晕晕的，她暗暗叫苦，知道自己病了。

虽然这“病”之一字，在她说来是那么生疏，从她有知识以来，就仿佛没有病过，但是她却能了解这“病”之一字的意义。

这些日子来，她受尽奔波之苦，情感上又遭受到那么大的打击，雪夜之中，又受到那么多惊吓，也难怪她会病了。

须知凡是练武之人，尤其是内功已有根基之人，绝难病倒，但只

要一病，那病势就如黄河决堤，澎湃而来，是以萧凌在这片时之间，就被病魔劫取了全身的力气，她无助地躺在地上，地上的雪是冰凉的，但她全身却愈来愈烫。

她甚至没有力气站起来，但她也知道自已绝不能就这样倒卧在地上，她挣扎着、缓慢地爬到房里去，这一段路，若在她平日，真的霎眼之间便可到达，然而现在她看来，却是那么艰苦而漫长。

她勉强爬到床上，神智都已渐渐不清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她才又迷迷糊糊地醒来，看到房间里已黑暗成一片，知道已到了晚上，她只希望这房间的主人快些回来，无论房间的主人是谁都可以。

她浑身像是被火在烤着一样，嘴唇也烧得裂了开来，此刻，她甚至情愿牺牲一切去换取一滴水。

她无助地扯开衣襟，辗转在床褥上，在这样荒凉而阴森的废宅里，有谁会知道正躺着一个受着“病”的折磨的女孩子呢？时间，在昏晕中溜过，她得不到水，得不到药，也得不到些许食物。

她只觉得她正向“死亡”的黑暗中沉沦，没有任何一只手来援救她，渐渐，她热虽然退了，然而却更虚弱，对于水和食物的需求也更强烈。

## 第五章 奇峰叠叠起

又是一个黑夜。

院中忽然落下两条人影，静寂中，只听得有些轻微的喘息之声，显见是经过了一番剧烈的奔跑。

这两个人影身法都极快，围着这院子一转，其中一人说道：“看来这是一栋废宅呢。”

另外一个长长喘了一口气，这：“这最好也没有了，我们在这里躲一阵再说，再跑我可受不了啦。”又说道：“不知道孙家的叔侄两人怎样了，据我看，十成里有九成是没命了。”

另一人道：“这魔头真的名不虚传，不说别的，单是身法之快，我简直见都没有见过，喂，你有火折子没有，点上看看再说。”

接着“啪”的一声，黑暗中顿时有了光亮，却正是八步赶蝉程垓和金刀无敌黄公绍两人。

此刻他两人脸上，仍带着惊吓。

金刀无敌黄公绍手持着火折子，走在前面，手里执着一柄亮闪闪的金刀，八步赶蝉程垓亦步亦趋，掌着一对判官笔，紧紧跟在后面。

金刀无敌边走边说：“这里真是一个人也沒有，只希望那魔头不要找来。”

八步赶蝉程垓突然“咦”了一声，惊慌地说道：“那边好像有人的声音。”

黄公绍连忙停下脚步，果然听得有一阵阵呻吟的声音传来，此时此地，听到这种声音，黄公绍不禁头皮发麻，倏然变色。

他将金背砍山刀一横，厉声叱道：“谁？”

但除了那呻吟之声外，别无回答。

八步赶蝉程垓道：“听来像是个女子的声音，莫非是受了什么伤？”

金刀无敌没有答话，全神戒备着，向发着呻吟之处走去。

穿过一间房子，黄公绍突道：“你看，这里居然还有人在，这女人的呻吟之声，也是由那里发出的。”

程垓借着微弱的光线一看，果然看见房中有桌有椅，两人不约而同地将掌中的兵器一抡，防备着袭击，一顿脚，窜入房中。

房中的正是玉剑萧凌，她越来越觉不支，突然隐隐发觉有人走到床前，恍惚中听得有人声呼道：“这不是玉剑萧凌吗？”

原来金刀无敌走到床前，火折一闪，望见床上呻吟着的人正是玉剑萧凌，不由惊呼了出来。

八步赶蝉也自一个箭步窜了过来，惊异地道：“萧姑娘怎会跑到这里来了？看样子不是受了伤，就是病倒了。”

金刀无敌仍记着雪地被辱之仇，他却不想那是自己自取其辱，看着奄奄一息的萧凌，大有袖手旁观之意，说道：“我们别再管人家的事了，眼看着我们自己也是自身难保呢！”

程垓一愣，随即想到他的心意，正待开门，突然身后有人阴恻恻的一声冷笑。

程垓与黄公绍两人，一听这笑声，毛骨悚然。

金刀无敌一抡掌中刀，“八方风云”，刀光将身躯紧紧地包围住，猛一转身。

程垓同时错步，判官双笔自肋下穿出，身躯一扭，也转过身来。

两人同时转身，同时一声惊呼。

在龙舌剑林佩奇暂时寄居于相府的当晚，在他等所住的侧轩屋上，突然轻微一响，屋中人皆江湖老手，不约而同跃身而出，见一黑影向后园中逸去，天灵星当先追去，八步赶蝉程垓、金刀无敌黄公绍与孙琪等也忙跟随追去，四人先后追至园中，已不见人影。

四人在园中一转，看到东北角又有人影一闪，不约而同扑了过去。

他们这身形一露，却忘了身在相府，警卫何等森严，一个卫士看到屋上有人影，一声呼哨，墙下暗影处走出十名弩手，单脚半跪，手中弩匣一扬，箭如飞蝗，直向孙清羽等四人射去。

这种弩匣劲力极强，又能及远，孙清羽一看惊动了相府的卫士，暗暗叫苦，手中兵刃拨打着利箭，低喝道：“退出去。”

四人齐一长身，几个起落，掠出墙外，幸好相府卫士虽多，却没有一个武功高强的。

他们四人纵身出了相府，远远那人影又是一闪，八步赶蝉大怒，施展开身法追了上去，一边怒喝道：“相好的，是好朋友留下来亮亮相，别藏头露尾的。”

程垓闯荡江湖，武林中名之八步赶蝉，轻功自是不弱，但饶他全力而施，那人影却只一闪，便失去了踪影。程垓略一张望，天灵星也飞身过来，问道：“追丢了吗？”

八步赶蝉脸一红，他本以轻功成名，现在却将人追丢了，心下好生难受，低低嗯了一声。

天灵星心思何等灵巧，瞬即发觉，道：“这人影不知是哪一路朋友，身法好快。”

孙琪和孙清羽也绕了过来，突然远处又是一声冷笑，人影又是一闪。

八步赶蝉方待追去，孙清羽一把拉住，说道：“别着急，我看那人是存心诱我们进去，我们不追也没有关系，只是那人身手太高，我们四人千万不能失散，最好能一致行动。”

程垓暗暗点头，忖道：“天灵星果然临事不乱，不愧武林中的第一号智囊。”

这次四人保持着同一速度，果然，前面又有人影一晃。

孙清羽低喝：“走。”

四人同一身形，飞扑过去，方自掠过一重屋脊，夜色朦胧中，看见对面伫立着一条人影，动也不动。

四人同时止步，只有孙琪功力稍弱，无法收住这前进的猛烈势道，人又向前冲了两步。

脚步一停，他们才发现那人身穿淡金衣裳，虽然是在黑夜里，但借着满地积雪的反映，仍显得异常刺眼，孙清羽一声惊呼：“残金毒掌。”

一闻此名，程垓、黄公绍、孙琪齐都一震，紧紧抓着兵刃，两只眼睛瞪得滚圆，瞬也不瞬地望着这名闻遐迩的人物。

残金毒掌冷然一笑：“姓孙的，你也没死呀。”语声冷极、酷极。

天灵星素以应变之灵见称武林，此刻心中虽在打鼓，脸上却仍装

得一脸笑容，道：“一别二十年，阁下仍是如此，故人不老，真叫我孙清羽高兴得很，只是阁下将在下等召来此处，有何见教？”

“要你的命。”残金毒掌语音更冷、更酷，简直不带人味儿了。

四人只觉掌心淌汗，若有人见了这残金毒掌的面孔而能不惊的，那真是不可思议的事，金刀无敌等人全身发毛，想不出人类真会有这样的面孔。

孙清羽一声长笑，但笑中已带着颤抖，强笑道：“孤独大侠二十年不见，依然还是老脾气，故友重逢，俱都无恙，应当高兴才是，就算是要区区在下的命，也不必忙在一时呀。”

残金毒掌仍然一无表情，他脸上的肌肉，像是永远都不会有一丝变动似的，但两只眼睛，却散发着逼人的光芒，四下扫动着。

“你们三个人留下来，那个年轻的混蛋给我快滚。”他的声音永远是不变的，但天灵星一听此话，不禁大为奇怪，忖道：“残金毒掌手一向不留活口，怎的今日却变了性？只要我们三个人的命，却肯放琪儿逃走？”

金刀无敌及八步赶蝉却面如死灰，他们虽未和他交手，但是却觉得他有一种难以描述的摄人心魄的力量，这力量几乎是难以抗拒的。

孙清羽侧脸向孙琪道：“琪儿走吧。”

孙灿、孙琪兄弟两人，自幼跟着孙清羽长大，名虽叔侄，实如父子。

孙清羽一听残金毒掌居然肯放孙琪一条生路，他深深了解，就算合自己四人之力，要想胜得了他，绝无可能，甚至连逃生都极为困难，



二十年前，他眼看此人已然丧命，但如今又活生生站在眼前，而且相貌一丝未变，他更觉此人实是不可思议，知道自己今日绝难逃命，是以他叫孙琪快走，若是自己万一有了逃生之机，也免得他成了自己的累赘。

孙琪牙齿咬得更响，双目血也似的红，他天性极厚，手足之情甚深，见了这杀兄的仇人，愤怒远比他的恐惧浓厚。

怒火使他忘记了一切，一声大吼：“还我哥哥的命来。”身形飞扑了过去，手中刀光一展，却是五虎断门刀里的煞招“立地追魂”。

残金毒掌冷哼一声，脚步不动，微一侧身，刀光自他面前劈下，距离鼻端最多只差一寸。

孙琪一刀落空，空门大露，天灵星暗暗叫糟。

哪知残金毒掌并未乘隙进击，孙琪沉肘扬刀，刀锋一转，刷的又是一刀，斜劈胸腹，残金毒掌一声怒喝“滚开”，身形滴溜溜一转，转到孙琪身后，却仍不肯伤他的性命。

天灵星越看越觉奇怪，他实不知为何残金毒掌对孙琪如此开恩？一个箭步窜了上去，举刀一格，挡住孙琪的一招“巧看卧云”。

须知天灵星孙清羽，亦以“五虎断门刀”成名，孙琪武功为其所教，自无法和他相比，他举刀一格，孙琪但觉手腕一麻，赶紧撤刀后退，却想不出为何自己的叔叔来替敌人挡招。

他哪里知道天灵星的心思，要知道孙清羽成算在胸，知道就凭孙琪的身法，无论如何也无法伤得了残金毒掌，故此他才举刀一格。

两刀相交，发出“当”的一声巨响，在这寂静的深夜里，显得分

外刺耳。

残金毒掌目光流动，仿佛在奇怪着世上居然还有毫不顾忌自己的性命，而为别人着想的人。

金刀无敌黄公绍，此时正处在残金毒掌的背后，他自是识货，看到残金毒掌的身法，自己实非敌手，胆气更馁，逃生之念顿萌，顾不了孙琪的生死，两臂一张，倒窜出去，脚尖一点瓦面，身躯猛扭，如飞地逃走了。

八步赶蝉程垓微微一怔，却见残金毒掌并未回身，心念一动，也跟了下去。

残金毒掌目光里，杀机可见。天灵星孙清羽一转身，和他这凛冽的目光碰个正着，头一低，避开了他的目光，眼波瞬处，看到他垂着的右手，心中猛的一阵剧跳。

哪知出乎意料之外的，残金毒掌的目光微微在他身上打了几个转，似乎隐隐透出一丝了解与同情的光芒，身形未见作势，却像壮燕般斜飞入云，向八步赶蝉程垓及金刀无敌黄公绍逃遁的方向追去。

是以玉剑萧凌废宅卧病，金刀无敌黄公绍及八步赶蝉程垓无意闯入，他俩正自以为已经安全了，哪知一转身，残金毒掌却冷冷地站在他们身后。

这一个突来的惊异，对他两人来说，的确是无可比拟的。

萧凌的呻吟，又自床上发出，残金毒掌的目光，竟越过八步赶蝉等两人，远远落在床上，脸上的表情虽然仍是木然，但在他那一双仍然发着寒光的眼睛里，仿佛已有些怜惜、关注的神色。

八步赶蝉程垓及金刀无敌黄公绍闯荡江湖如许多年，遇事经验之丰，不是常人可以比拟的，残金毒掌目光旁落，他两人微微一打眼色，肚中各自有数，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这种精明强干的武林好手，遇着这稍纵即逝的机会焉有放过之理？两人再不迟疑，闪腰错步间，掌风飏然，各个击出一掌。

他们两人武功虽不甚高，但终究是在江湖享有盛名的好汉，数十年的钻研磨练，功力岂同小可。

何况他们也明知此刻已是生死须臾的关头，这一掌更是全力而为，全然没有留下半分退步，只望一击得中，侥幸成功。

残金毒掌是何等人物，就在他们掌风方起的那一刹那，他收回了停留在玉剑萧凌卧病床上的目光，但是身形却仍未挪动半寸。

八步赶蝉程垓、金刀无敌黄公绍掌出如风，一取残金毒掌的右胸，一取残金毒掌的肋下，须知人身胸腹之间，面积最大，他两人知道自家的武功绝不是残金毒掌的敌手，心念动处，都选了这面积最大之处作为发掌之地，丝毫不敢托大。

残金毒掌微微冷笑，眼看他俩的掌缘已堪堪击中自己的胸膛，猛一吸气，身形如弓，胸腹之处暴缩了几达尺许，这种深湛的内家真气的运用，的确是令人慑服的。

八步赶蝉程垓、金刀无敌黄公绍一掌走空，心中大骇，知道自家招数已用老，悬崖勒马，变化招式，却已无此功力了。

残金毒掌右臂蓦然如游鱼般穿出，穿过金刀无敌的右掌，砰然一声，击在他的右肋上，黄公绍功力再高，此刻也绝无命在了。

八步赶蝉程垓大骇，努力收回击出的右掌，左掌反挥，去削残金毒掌的右臂，脚步倒转，身形后退，却是以进为退，但求保命。

但是他算盘打得虽精，却嫌太迟了一些，他眼前一花，只觉得左右琵琶骨上被人轻轻点了一下，两条手臂再也不听使唤，虚软地搭了下来，一只金光灿然的手掌，赫然停留在自己面前五寸之处。

程垓名为“八步赶蝉”，轻功上自有独到之处，但是他无论身形如何闪避，那只金光灿然的手掌却始终不即不离地停留在他鼻端前。

他心胆俱丧，在这险死之际，许多他许久不曾想过的事，忽然如钱塘之涨潮，涌入他心头，他名负侠义，但一生中却也干了不少亏心之事，此刻想来，历历如在目前。

此时“死”对他说来，是罪有应得的，人之将死，非但其言也善，就连他的心情，也变得善良起来了。

他悄然闭上了眼睛，长叹一声，暗暗追悔着自己的生平，黯然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良久，他脑海中自混沌又回复到清明，微微有风吹过，一个念头蓦然冲起，“我还没死！”生存之念，猛又活跃，怦然睁开眼睛，面前空空荡荡，残金毒掌却早已不知去向。

就在这一刻里，他由生而死，自死又生，心情却变得迥然不同了。

他踉跄地走了两步，环顾房间的四周，渺无人影，就连卧病在床，辗转呻吟的玉剑萧凌，此刻也是人去床空，芳踪又渺。

他再次长叹着，胸中的雄心壮志早已消磨得干干净净，就连他方才心中所存的那一分愧怍，以及那一分因着愧怍而生的，想对他所抱

歉的人们作一补偿的心情，此刻也已消失了。

他暗自思索：“现在我唯一该走的路，就是隐姓埋名，抱头一忍，唉，凭我这一点浅薄的武功，还有什么资格在武林中争胜？”

悄然走出房门，猛一抬头，门边屋角的蛛网，被风一吹，丝丝断落。

他自怜地想着：“我和这蜘蛛又有什么两样，经不起风雨的考验。”一时竟愣住了。

须知八步赶蝉程垓一生甚少遇见敌人，他再也想不到一遇见真正强敌，自己竟然是那么不济事，举手投足间就被人家制得服服帖帖了。

于是他开始想到自己以前的成功，并非由于自身的武功，而仅仅是因着他所遇到的人比自己更不济事而已，心中不禁难过，自信、自傲之心顿失，代之而起的却只有自卑、自弃的感觉了。

他出神地仰视着，心中感慨万千，竟没有向前再走一步。

眼角瞬处，被风吹断蛛网的蜘蛛，却丝毫未因这一挫折而丧失斗志，脚爪爬动间，又蹒跚地在屋角再结着蛛网。

又有风吹过，刚结起的蛛网断裂。

那蜘蛛依然无动于衷，辛苦地再结，辛苦地和自然恶斗。

八步赶蝉心境豁然开朗：“蜘蛛都如此，难道我连这蜘蛛还不如吗？”他暗忖，生力猛又活泼泼地在心中充塞着。

“这世上还有许多事，是我该做的呀！”他大踏步走出去，“我欠了人家的，我也该去一一补偿，埋头一走，岂是大丈夫行径？”

他以拳击掌，慷慨低语，觉得自己的两条手臂仍然是真力充沛，

突然想起方才两臂无力的情景，心中却又暗暗感激残金毒掌的手下留情，不然自己的两条手臂，怕早已废了。

他暗暗念着：“当今之世，武林中真正感激残金毒掌的，恐怕除了我之外，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人了。”

他逃命而来，此刻走出去的时候却是心安理得的，门前有两道足迹，雪地中宛然分明，他幽然暗忖：“我一出此屋，真可算是两世为人了。”突然想起和他一块逃命的金刀无敌黄公绍，心中一阵歉然，原来他方才情感的激动过巨，竟将黄公绍忘了。

他猛一回头，再往里冲，房间里的右侧蜷伏着一个尸体，头发斑白，不是金刀无敌黄公绍是谁？望着这尸身，八步赶蝉程垓不觉油然而生兔死狐悲之感。

他正独自出神之际，突然房外传来一个清朗的口音：“可惜！可惜！这大好房间，却被如此荒废了。”声音清越。

程垓暗道：“这人是谁？声音好熟。”转念又忖道：“此地荒僻，怎会有人来？”

只听那人又咦了一声，说：“棋儿，你看这足迹像是新的，难道屋子里还有人居住吗？”

另一孩童口音道：“我进去看看。”

八步赶蝉程垓暗叫要糟，在这荒屋之中，身边还有个死尸，被人见了岂非非奸即盗，有理由也无法讲清了？他忙俯身，想抱起金刀无敌黄公绍的尸身一走了之。

哪知屋门一响，已有一人走了进来，看到八步赶蝉，身体往后一

缩，像是吃了一惊，但脸上却又无吃惊的神色。

八步赶蝉回头，看到进来的人只是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生得眉清目秀，两只大眼睛一眨一眨的，正望着自己。

饶他是几十年的老江湖，但此刻也不知道该如何应付这场面。

那幼童咳了一声，回头高声叫道：“相公，快进来呀，屋子里有个死人。”

八步赶蝉心中一动，暗忖：“这小孩倒奇怪得紧，看到死人，一点也不怕，还叫起来。”

他经验多丰，眼珠一转，已觉得这事颇有蹊跷。

门外又有脚步声，仍是那清朗的口音说道：“真的吗？”

随着话声，缓缓踱进一人来，华衣轻裘，丰神如玉，八步赶蝉程垓一声惊呼，脱口而道：“原来是你！”

原来进来的这人，正是堂堂相国公子，行踪诡秘的古浊飘。

古浊飘见了程垓，面上的神色也像是颇感惊奇，嘴中说道：“程大侠怎会跑到这里来了？”脚下不停，走到金刀无敌黄公绍的尸体旁，惊讶的“呀”了一声道：“这不是黄大侠吗？”

程垓心中暗暗叫苦，看见古浊飘正以满脸狐疑的眼光望着自己，像是在怀疑金刀无敌黄公绍是被自己所杀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能说什么？呆呆地愣住了，这一天来的种种遭遇，真使这闯荡武林数十年的老江湖有些啼笑皆非了。

古浊飘眼睛望着他，目光中带着逼人的光芒，仿佛要看穿对方的心事似的，沉着脸说道：“程大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八步赶蝉程垓暗忖：“事已到此，看样子不说明白是不行了。”他原可拔足一走，但一想对方是相国公子，一走并不能了事。

于是他长叹一声，原原本本地将经过说了出来，说到残金毒掌的武功，以及那种神出鬼没的行事手段，八步赶蝉的确衷心佩服，五体投地，他道：“无怪残金毒掌纵横百年，未遇敌手，人家那分绝世的武功呀，真叫人口服心服。”

古浊飘眼中微微现出一丝难解的光芒，像是有些得意，却又像是豪兴逸飞，对八步赶蝉的夸赞残金毒掌甚为不满。

但是他瞬即恢复了正常神态，瞪住八步赶蝉道：“真的如此吗？”眼光落在地上的金刀无敌的尸身上，像是有些怀疑。

八步赶蝉鼻孔微微一动，想哼出来，但一想对方的身份，却只得将那“哼”声闷在腹中，但不满的神色，仍未能完全掩饰住，道：“公子若是不信，在下也实无他话解释……”

古浊飘一摆手，阻止了他再往下说，风度里有一种自然的威严，让人不得不听从他的话，这种风度虽是与生俱来，但后天的培养，也是绝不可缺的。

八步赶蝉程垓一低头，果然没有再说下去。

沉默了一会儿，八步赶蝉心中觉得有一丝被冤屈的感觉。

他的眼光停留在黄公绍的尸身上，突然一拍前额，道：“公子如果还有不信的地方，在下倒有一个方法让公子相信。”

古浊飘眼角带笑，“噢”了一声。

八步赶蝉程垓已俯下身去，一面解开黄公绍的衣襟，一面说：“黄



大侠被残金毒掌一掌击中前胸，胸前定必有金色掌印，那不就……”

他的话声突然凝结住了，再也说不出下一个字。古浊飘道：“怎的？”眼角微微向下一扫，却见黄公绍尸身的胸膛上仅是一片淤黑，哪有半只金色的掌印？他那眼角的笑意越发明显了。

八步赶蝉程垓此刻是真的愣住了，他亲眼看到黄公绍被残金毒掌击中前胸，而数十年来凡被残金毒掌击中的，身上莫不留下掌印。

那么黄公绍身上的只是一片淤黑，岂非是无法解释了？“难道那人不是残金毒掌而是别人伪冒的？但以那人的那种身手来说，武林中确实不作第二人想，此人又是谁呢？”

“难道武林中还有另一个独臂奇人吗？”

程垓百思不得其解，低着头细细的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

古浊飘笑了一声，像是冷笑，面上却又没有冷笑的神情。

八步赶蝉程垓道：“我和黄公绍乃多年至交，公子若怀疑……”

古浊飘朗声一笑，打断了他的话，道：“程大侠以为我在怀疑阁下吗？那就错了，兄弟虽然不会武功，但是看总是还看得出一点。”

他指着黄公绍的尸身道：“以黄大侠致命的伤痕来看，击毙黄大侠的非但是个高手，而且武功简直深不可测，以程大侠的身手嘛……”

他含蓄地停住了话，八步赶蝉程垓脸一红，他当然知道人家话中的含意，那就是说：“凭你程垓的身手，还不成呢！”

他再仔细一看，黄公绍尸身上的淤黑，聚而不散，再一摸他的衣服，却完整如新，心中不禁更惊骇，暗忖：“此人内力果然惊人，似

乎已经练到传说中的‘隔山打牛’那种境界了。”

转念又忖道：“这位公子倒真识货得很。”猛然想起古浊飘的行事，以及他那种炯然发着神光的眼神，心中一动。

须知一个武功深湛的练家子，他的眼神必然是迥异于常人的，世上许多事都可以隐瞒，只有人的眼睛所表示的，是绝无可能掩饰的，人们内心的善恶，也只有从眼睛中可以分辨得出来。

八步赶蝉暗忖：“我真傻，从这位公子言行举止神态上，我还看不出人家有武功吗？恐怕人家的武功要比我高明得多呢！”

越是深藏不露的，越容易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

八步赶蝉试探着说：“公子也会武功吗？”

旁立着的幼童噗哧一笑，道：“你现在才知道呀？”

古浊飘瞪了他一眼，回头道：“幼从庭训，读书不忘学剑。”朗然一笑，又道：“只是这些粗浅的功夫，怎入得了方家的法眼。”

八步赶蝉程垓暗呼了一口气，忖道：“原来如此。”

一望那幼童，却见他正冲着自己做鬼脸，心中更有数，知道这文质彬彬的古浊飘不但是练家子，而且还是个大大的行家呢。

于是他更惶恐地道：“原来公子也是武林一派，小的倒真走了眼呢。”他受了挫折之后，把平日不可一世的傲气消磨殆尽，知道世上比自家武功高的，大有人在，又客气地接着说：“不知公子是何门何派，是否可使在下一开茅塞？”

古浊飘脸上又闪过那种令人捉摸不定的笑意，沉吟着没有答话。

那幼童是古浊飘的贴身书僮，平日想必甚为得宠，此刻又嘻皮笑

脸地抢着说：“这你教我们公子怎么说呢？”他数着手指，接着道：“我们公子的老师有嵩山少林寺的玄空上人、武当山上的灵机道长、昆仑派的钟先生，还有云南点苍的七手神剑谢老剑客呢！你说我们公子该算是哪一门哪一派的呀？”

那幼童如数家珍地一说，八步赶蝉程垓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

皆因这些人不但在江湖上大大有名，而且辈份极高，早已避世，他怀疑地望了古浊飘一眼，暗忖：“难道他真是这些人的弟子？”

古浊飘含笑卓立，既不承认，也不否认，那幼童又道：“嘿，你不相信是不是？”

说着话，双腿并立，往前一错步，“踏洪门，走中宫”正是嵩山少林寺拳法的起手式，连环数拳，居然甚见功力。

蓦地，他掌法一变，双掌如抓如擒，闪展腾挪，竟由拳风虎虎的阳刚之拳，变为武当派的“七十二路小擒拿手”。

突又以指作剑，身形如飞，在这斗室中施展出昆仑的无上剑法。

八步赶蝉心中凛然，哪里还有一丝怀疑？那幼童连变四种身法，将少林、武当、昆仑、点苍的武功全施展了出来。古浊飘含笑而视，并没有阻止他，脸上却仍带着令人难解的神色。

“这一下你可相信了吧！”那幼童双手一叉，笑嘻嘻地问道。

程垓站起身来，朝古浊飘深深一揖，道：“在下有眼无珠，竟然不知道公子是位高人。”

他又朝那幼童一揖，道：“不但公子，就连这位小管家，也是位武林高手呢！”

那幼童嘴一撇，道：“真的吗？”忽又笑道：“喂，我们两人来比划比划好不好？”

八步赶蝉尴尬地一笑，不知怎么回答，幸好古浊飘喝道：“棋儿，不要顽皮。”

三人在废宅中呆了许久，古浊飘似渐不耐，微一拂袖，道：“黄大侠尸骨暴露此处，总是不妥，不如先抬到寒舍再择吉安葬。”

程垓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古浊飘微笑道：“程大侠倒是文武全材呢！”

八步赶蝉不禁脸又一红。

那棋儿早跳了过去，一把抱起黄公绍尸身。程垓看到因为棋儿太矮，黄公绍的尸身软软地搭了下来，头都快碰到地上了，想起自己以前和他并肩迎敌，叱咤江湖时的情况，心中不禁恻然，走过去轻轻托住了他的尸身。

走出门外，门口停着一辆装饰甚为华丽的大车，车上还坐着个身材魁梧的车夫，穿着竟比普通人家的少爷还要阔气，不禁暗叹：“人道宰相家奴七品官，看来此话真是不虚了！”

车子上还放着些食盒酒器，程垓恍然：“原来这位公子是来郊游的。”

在车内，八步赶蝉思潮反复，想到天灵星孙清羽叔侄，又不禁担心他们的安危，他可没想到，当时自己乘隙溜走时，又怎的不担心别人呢？这就是人类的卑劣根性，当自己完全脱身事外时，才会考虑到别人。

车行甚急，片刻便来到相府，古浊飘轻车熟路，三转两转，便又走进了园子，相府中人看到公子带了个死尸回来，虽无不诧异，却不敢问。

走进园子，来了几个家奴，大约是古浊飘的近人，将黄公绍的尸体接了过去，古浊飘轻轻嘱咐了几声，那几个家奴唯唯去了。

古浊飘一转身，朝程垓笑道：“程兄如无事，不妨再在寒舍将息几日。”

八步赶蝉程垓方自沉吟间，忽然听到古浊飘惊噫了一声。

他也忙随着古浊飘的眼光望去，却见园中假山石边斜卧着一人，不断发出呻吟。

那人全身用棉被裹着，看不出身形，但从发出的呻吟之声听来，像是个女的。

他心中一动：“难道是玉剑萧凌？”忙也随着古浊飘跑过去。

走到近前，他才看清了，那人头露在被外，云鬓散乱，脸上烧得发红，星眸微合，娇喘不息，不是玉剑萧凌是谁？八步赶蝉程垓更是疑窦丛生：“玉剑萧凌怎会跑到这里来，难道是被残金毒掌送来的么？”瞬即间已推翻了自己想法：“可是那残金毒掌纵横武林百十年，有名的不近人情，冷酷毒辣，又怎会来管这闲事，巴巴地将这卧病少女送来此间呢？”

他思潮互击，不知道这事该如何解释，忽然想到武林中传说的残金毒掌和潇湘堡之间的恩怨关系，恍然而悟，暗忖：“这才是了。”

但立刻另一疑念又涌了上来：“即使残金毒掌要伸手援救这重病

着的玉剑萧凌，他又为什么将她送到这里来呢？”

偷眼一望古浊飘，见他满脸焦急之色在检查萧凌的病情，关怀之心，溢于言表。

八步赶蝉又替自己找到了一个解答：“想必是残金毒掌知道这玉剑萧凌和古浊飘是旧好，是以特地送来，做成好事的。”

他微笑着看了他俩人一眼，暗忖：“武林中人说残金毒掌冷面无情，依我看来，却倒也并不见得。”

心意翻转间，突又想起一事：“可是依方才所见，这残金毒掌却非本人……”

他脑海开始一片紊乱，万千头绪中，找不到一丝线索。

他不禁暗暗埋怨自己太笨，其实他哪里知道，这事的发展，完全不依常规，事实的真相当今之世除了一人之外，谁也没有办法了解这其中的道理。

而今，金刀无敌已经是黄土埋骨，只剩得他一个。古今英雄，并不是对死这个问题有畏缩之念，不过，一个从死里逃生的人，却会感觉到生存的重要。

八步赶蝉就有这个想法，他深自感激残金毒掌能在死之关前放他逃生，使他知道生之可贵。

他在江湖上打翻的好汉难以胜数，这些死去的好汉，已经没有机会复仇，八步赶蝉就算想补救，也没有办法，因此，他内心有着无可形容的难过，他感到歉然，暗忖道：“江湖上的恩怨是如此多，纠缠不清，究竟我应该怎样做呢？是否我从此不在江湖上露面？”

突然，他又想起一件事，那就是关于残金毒掌的问题，莫不是残金毒掌也是为了恩怨而出现武林？八步赶蝉知道以他目前的武功造诣，就算隐身避世，再苦练十年，抑或是二十年，也没有办法克制得住残金毒掌，想到此处，他突然从假石山旁站了起来，踱着步子，由假石山踱到庭院那边，又由庭院踱回假石山，他内心是在盘算一个念头，那就是如何应付今后的岁月，下半生他应该干些什么？他沉吟自语地道：“我下半生应该做些什么呢？我还能够做什么？”

一个人的脑海被无数个问题缠着的时候，他便会对旁边的事物毫无所觉，当他往来踱步时，却不知有人在他身后亦步亦趋地跟随着，他走快些，跟随着他的人也快些，他走慢些，跟随的人也慢些。

以八步赶蝉程垓在轻功上有着超凡的成就，对于跟随着他的人，竟毫无所觉，倒也是一件奇事。

忽然，程垓听得嘻嘻的笑声，发自身后，这可使得程垓猛然一震，不期然一个回身，双掌护胸。

不料看清楚时，却使得程垓为之啼笑皆非，原来这人非谁，乃是小小年纪而具有上乘武功的幼童棋儿。

程垓见并非残金毒掌，心内安定了许多，问道：“小哥儿，你笑什么？”

那棋儿笑道：“程师傅，亏你自称是什么八步赶蝉，我以为你轻功一定是很好的，哪知我跟你后面多时，你竟丝毫不曾发觉。”

程垓见这幼童天真可爱，不禁心念一动，低声问说：“小哥儿，你的公子是不是时常传授你武功？”

棋儿点头道：“我家公子并不曾真正的传授过我一套完整的拳法或剑法。”

程垓奇道：“那你怎会懂得武功？”

棋儿道：“我家公子练武的时候，我在旁观看，不是就可以学得了吗？程师傅，你的轻功是跟谁学的，怎会如此没用，看来你的师父本领也是有限的了。”

程垓倒给他弄得啼笑皆非，面上一红，道：“并不是我师父本领不好，而是我学不到，我的师父名叫赤成子，你一定没有听说过。”

和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孩子谈话，是会启发一个人的童心的，故此，程垓和那幼童越谈越起劲了。

棋儿点头说道：“赤成子，这名字很熟。”

棋儿忽然摆开门户，笑着对程垓道：“程师傅，听说你的‘落叶追风掌’非常厉害，我倒想请教几招！”

棋儿年方不过是十三四岁，而程垓乃是江湖上成名人物，提起八步赶蝉这别号，谁不谦让三分，此时棋儿摆开门户，要和八步赶蝉程垓较量，倒使得他为难起来，因为以一个武林成名人物，临诸一个乳毛未脱的小孩，真是胜之不武，当下便笑道：“小哥儿，我并不是不想陪你走几招，只是，较招这一层，如果有什么错失之处，那可是重则丧命，轻则受伤，我们不如谈谈吧！我说个故事给你听。”

棋儿摇头道：“不，我不想听故事，我听说‘落叶追风掌’是虚有其名的掌法，练起来虽然很好看，但和敌人对起掌来，却丝毫没有用处，因此，我便想和你走几招，看看究竟有没有用场？”



在这形势下，叫程垓怎样回答好？如果不和棋儿走几招，一传出去，武林人士便会说落叶追风掌不过是虚有其表，那不但影响他今后的名誉，更辱及他的师门，要知道，这套落叶追风掌，乃是程垓师尊赤成子因见秋风向枫树吹拂，枫叶飒飒地随风落下，跟着风的方向飘来飘去，在离地面四五尺之间上下飘扬，于是便悟出了这套落叶追风掌。

程垓随师习艺，学习落叶追风掌时，倒也下过一番苦功，起先，走近枫树下，等候秋风吹来，把枫树叶吹下，由于枫树乃是落叶树，树叶一到秋天，便差不多和树枝脱离，给秋风一吹，便落个不停，程垓运用内家真力，发掌向落叶击去，一掌击落一片叶并不难，但赤成子却能一掌击落数片枫叶，因此，程垓只得埋头苦练，风雨不停。

练了差不多三年，程垓发一掌，已经能把七片枫叶击落，也就是说，程垓发一掌等于普通人七掌，倘若有七个敌人向他围攻，他发一掌便能分打七个，要是单打独斗，那么发一掌便能分击敌人身体七个部位，快捷绝伦，由此可知这套落叶追风掌的厉害了，程垓师尊赤成子仅收得他一个徒儿，故此把一身的绝技都传授给他，赤成子生平对轻功甚有造诣，因此就把轻功悉心向他教授。程垓出道以来，凭这轻功，配合落叶追风掌，在武林道上便闯出万儿来，不过，自从在残金毒掌的手下逃生之后，他对自己的武功造诣有了怀疑，更想到现今武林，人才纷出，剑艺各有不同，并且深感自己只是凭着师尊赤成子所传的武功应世，并不曾有过什么独门技艺创悟出来，实在是有点惭愧。

想到此处，程垓面对着这个向他挑战的幼童，不禁有点畏惧起来。

真的，虽然以他一个成名人物，胜了一个小孩固然是胜之不武，但是，程垓因对自己的武艺有所怀疑，能不能胜得棋儿，倒是未知数。

于是，他想把这场较量在拖延中结束，便道：“小哥儿，你说落叶追风掌虚有其表也可以，说落叶追风掌有实用也可以，我以为你还是静下来，听我说个故事。”

棋儿道：“程师傅，如果你不发招，那我便认定你的落叶追风掌是没有用的了。”

这句话可能激发了程垓争强之心，另一方面，他恐怕辱及师门，便毅然道：“好吧！我就和你走几招，你先发招吧！”

别看小棋儿只不过这般小年纪，但说话却甚有分寸，大眼睛一转道：“程师傅，我是主你是客，照礼仪上我应该让你先发招的。”

程垓见他小小年纪，竟如此古怪灵精，也不客气，右手护胸，左手一圈一转，使出一招“风叶交错”向棋儿当胸打来，他因见棋儿是个小孩，不想伤他性命，仅是用了三成力道。

棋儿斜身一闪，便轻易将程垓的来掌避过，嘻嘻地笑道：“我猜得不错，原来所谓闻名武林的落叶追风掌，也不过如是，怎能和残金毒掌相比！”

程垓听他说出“残金毒掌”四字，心念一动，正想发问，但是形势上不容他说话，棋儿五指如钩向他下盘抓来，劲力甚足，这正是武当派的“七十二路小擒拿手法”，这一抓要是给抓中，定会半身残废无疑。

程垓心中一惊，立即双足一点，全身跃起，使出落叶追风掌的“叶

舞秋风”，配合起他仗以成名的轻功，身形极俊。

棋儿依旧是个小顽童的状态，嘻嘻笑道：“这一招比刚才较为好一点，仍然看我的！”说着，左掌一伸，向他的右腕肘抓来，来势极快，任是程垓走遍大江南北，也不曾遇见过这般武林罕见的身手。

虽然这次是较量过招，并非以性命相搏，可是，棋儿着着进逼，却使得程垓无法退让，只得将落叶追风掌的奇妙掌法尽量施展出来。只见得程垓两掌上下翻腾，身形轻灵飘忽，绕着棋儿身躯团团地走圈子，真不愧是武林的绝技。

可是，别看轻棋儿只是十二三岁，他的本领却非常了得，虽则八步赶蝉程垓的一套落叶追风掌称霸武林，绵绵不绝地向他攻来，棋儿依然不惧，展开武当派的“七十二招小擒拿手法”应战，抓、搏、点、扣，专向程垓的上、中、下三盘打来，尽管程垓是个武林成名人物，应付一个小孩却相当吃力。

战了一盏茶的功夫，程垓已是汗湿衣襟，应付艰辛。棋儿却毫不在乎，红红的苹果般小脸，呈现着笑容，得意地说道：“程师傅，我早说过你的这套落叶追风掌是没有什么用场的，现在事实摆在眼前，果真如此！”

这可把在江湖上闯了数十年的八步赶蝉程垓激得动了真怒，低吼一声，叱道：“好小子，你竟敢对我这般侮辱！”说着掌法一紧，配合着仗以成名的轻功，只见掌风呼呼，一条人影在棋儿的身前身后窜来窜去，使出内家真力，向棋儿压来。

好个棋儿，在此惊涛骇浪般的掌法笼罩下，毫无惧容，依旧是心

平气和，笑道：“啊！使得好！这才算有点劲味！不然就算不得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了！”

拳法一变使出嵩山少林的洪拳，敛气凝神，攻如猛虎出柙，守如毒蛇看洞，任凭程垓的掌法如何厉害，却也奈何他不得，棋儿越战越有劲，把程垓弄得又惊又怒。

程垓知道此仗如果不能战胜，今后在武林的名声便要隐没。横闯大江南北数十年，栽在一个小孩子的手上，那还能成话？但，形势上棋儿已占了上风，程垓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击之力，这情形，程垓也有难处，除非是马上认输，否则终会落败，不过，程垓哪里肯在一个小孩面前认输呢？只得咬紧牙关，施展出落叶追风掌最厉害的招式“风狂叶尽”，这一招是抱着与敌同归于尽，本来程垓和棋儿不过是印证武功，不至使出这辣招，只是程垓认为对方太强，除此亦无他法了。

当下欺身抢步向前，贴近棋儿身躯，左右掌齐出，程垓的落叶追风掌，每发一掌便有七式，打人七处部位，两掌齐发便是十四式，那即是向棋儿身体上十四处穴道打来，估计棋儿不死即伤。

棋儿处此危急之境，面容不改，笑嘻嘻道：“好掌法！”随即顿足往地一点，小小身躯临空而起，由程垓的头顶越过，轻飘飘地落在程垓的背后，骈指向程垓背后一点，道：“这就是昆仑派的‘惊鸿掠树’了，你大概没有见过吧！”

程垓做梦也想不到棋儿变招会有这么快捷，双掌打去已失了棋儿的所在，听得背后有笑声，正想回身时，后心穴已经给点中，一阵麻

痹，这后心穴乃是死穴之一，如被重手点到，定会马上丧命，现在仅是一阵麻痹，知道这是棋儿手下留情，禁不住面露惭愧之色，道：“棋儿，你本领胜过我，我认输便是！”说罢，一纵身往围墙跃去。

棋儿叫道：“喂，你为什么走？我们还没打完呢！”

程垓头也不回，往前直走，转眼之间，便失去他的踪迹。这是他觉得栽在棋儿手上，一世英名从此丧失，故此不想在此逗留。

## 第六章 谜一样的人

程垓走了半个时辰，来到一间茶馆，觉得腹中雷鸣，进了茶馆，见里面客人疏落，仅有两个人，东边的一个是道家打扮的全真，面目清癯，长了三绺长须，西边的一个是个满身肮脏的乞丐，但双眼威凛有光，一看便知并非普通的乞丐，委是有来头的人物。

程垓也不理会，此时他经过和棋儿一战之后，感到自己的武功实在不济，枉负虚名，当初他出道时，认为江湖上除了他师尊赤成子之外，无人能和他打个平手，如今他知道自己的想法是错了。

落座之后，酒保泡了一壶好茶前来，程垓自斟自饮，暗自盘算，想不到这半个月来，所经历的竟有如许多的奇怪事情，使得他出乎意料之外。残金毒掌的再度出现武林，使武林人士遭劫，金刚掌司徒项城因失去镖银而出做独行盗，盗官府银两惨死，古浊飘的诡异行藏，这一切事情，都是使程垓感到惊异的。

正在此时，门外一条人影，直闯而入，来到程垓身旁坐下，程垓定神一看，来人非他，正是使他认栽的棋儿，不禁讶道：“棋儿，你来这里干么？是公子叫你来找我的？”

棋儿睁大了眼睛，问道：“程师傅，这里并不是你的地方，这间茶馆又不是你开设的，你可以来，难道我不可以来吗？”

程垓点头道：“当然你可以来，我是问你是不是公子叫你来的？”

本来程垓给棋儿打败，应该对他憎恶才是，但此刻他觉得自己的力量实在不济，如此武功，怎能争强，因此对于棋儿却并无恶感。

棋儿摇头道：“公子不会叫我来的。”顿了一顿又问道：“程师傅，

你是不是很怕我们家公子？”

这可使得程垓难以回答，对古浊飘，程垓到今还摸不清他究竟是什么人。

这古浊飘，端的是一个使人费解的人物，不过，提起古浊飘，却是使任何人都感到兴趣的，等于是一个谜，无论如何，也得要把这个谜揭开。

棋儿见他苦苦地在想，便问道：“程师傅，你在想什么？是不是记起刚才我赢了你半招的情景？”

程垓摇头道：“不，你的武功好，我输是应该的。”程垓也想透了强胜劣败的问题。

棋儿忽然把声调压低，道：“程师傅，你不要难过，刚才我和你不过是玩玩，并非有意和你为难，故此，我不会对任何人说出你曾输给我的。”

程垓伸手向棋儿的肩膀轻轻一拍，点头道：“棋儿，你智勇双全，将来一定是武林的杰出人物，可惜……”

棋儿连忙问道：“可惜什么？”

程垓道：“可惜你年纪太小，否则便可以多一个人来对付残金毒掌了。”

棋儿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这样，不过，我劝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残金毒掌的厉害，看来没有人可以胜得过他的了。”

程垓心念一动，问道：“你怎知道？”

棋儿神秘一笑，这一笑甚是诡谲。

此时，奇事又发生了，坐在东边的道士，捧着酒壶，朗声吟道：“天地正气，清浊有形，清者清，浊者浊，世人若知时，已是大梦醒。”

这几句似诗非诗，似词非词的语句，在道士口中唱出来，却非常动听，而程垓的耳朵，却有点轰然的感觉，程垓不禁暗忖：“好深湛的内功！”

原来练武的人，凡是内功到了深湛的境界，每一句说话，都可以直透入对方的神经腺，甚至可以把对方五脏毁掉，这看来平平无奇的道士，竟有如此功力，使程垓为之一愕，幸亏他也是练过武的人，道士的内劲虽能刺激起他，却只不过是耳鼓里嗡嗡作响。

可是，更奇的事情又出现，坐在西边的一个叫化子，霍然站起，仰天长笑，连打几个哈哈，笑个不停。

棋儿拉着程垓，低声道：“你不要做声，千万不要介入这漩涡中。”

程垓点头道：“这个我知道。”

那道士突然面色一转，由红变青，随即呷了一口酒，向着叫化子喷过去，一阵酒花，当作暗器使用，只要给这酒花射中，身躯定会变为蜂巢。

程垓也是个内行的人，一见此情形，啊的一声冲口而出，替那叫化子着急。

刹那之间，叫化子双足往地一点，一个“旱地拔葱”，身躯凌空跳起，把酒花避过，在半空中打了一个筋斗，然后落地，笑道：“好厉害的一招‘漫天风雨’！”

蓦地，蓬的一声，叫化子和道士各自退开数尺，两人都倒在地上，



程垓禁不住摇头道：“两败俱伤了！”

书中交代，与那叫化子动手的道士尹志清虽然是功力深厚，但叫化子的武功诚如棋儿所说的怪异非常，当时尹志清用崆峒派的“三真气功”由丹田贯注于一双筷子上，所以这双筷子坚硬非常，把铁拐压下，但叫化子却施出丐帮的“哭丧棒法”，铁拐一沉，向尹志清胸膛打去，尹志清虽内劲高强，硬接一拐，却不免倒地，而他在临危的刹那间，一双筷子却脱手飞出，插向叫化子的期门穴，故此叫化子也倒下来。

程垓见这情形，恻隐之念油然而兴，想上前察看两人的伤势，棋儿连忙拉住他，道：“程师傅，这些江湖上的恩恩怨怨，我看你还是不要介入为好。”

江湖上的恩怨？这句话可把程垓提醒了。

是的，江湖上的恩怨多着了，以他的力量，怎能排解？因此，他便想到残金毒掌的再次出现武林，为何而来？棋儿道：“程师傅，不如回公子那里去吧！”

程垓似乎对棋儿一切的话都非常服从似的，便和棋儿返回古浊飘的相府之中。

古浊飘沉郁而冷峻的站在庭院中，程垓想起玉剑萧凌的事，问道：“古公子，玉剑萧凌的病势怎样？”

古浊飘依然是那么淡然，道：“程兄，你少管些事吧！”

程垓默然，他想到玉剑萧凌是武林人士邀来对付残金毒掌的，如今不知她的病势如何，不免心中思疑，便侧脸再一看古浊飘，却见他

虽是满面关切之容，但是却没有一丝惊疑的表示，心内不禁一动。

因为按理说来，在相府花园中突然发现玉剑萧凌，这位风姿翩翩的相国公子无论如何也会觉得惊异和怀疑，除非——但此时此地，却已容不得程垓多思索，他此刻虽然雄心未泯，但却也不愿意牵涉到此类事里去，微微抬首，仰望白云苍穹，想起已经故世了的老友金刀无敌，心中不禁感慨万千。

这故事千层百结，到此为止，才只打开了一结而已，那就是古浊飘不但会武，而且武功必不弱。

但古浊飘与残金毒掌之间到底有无关连？若有，那么有何关连？玉剑萧凌之父飞英神剑萧旭何事北来？又为何行踪诡秘？残金毒掌行事为何忽善忽恶？又为何在金刀无敌黄公绍尸身上找不到金色掌印？难道除了真的残金毒掌外，还有一个是假冒的吗？还有残金毒掌百年来行踪倏忽，几次已被武林确定身亡，但事隔多年，又为何忽然出现？若说是他人假冒的，但又为何身法武功丝毫未变？而且还仍然是断指断臂，甚至连秉性也一成未改呢？这些疑团正如抽丝剥茧，真相究竟如何，要慢慢才解得开。

×

×

×

瞬息之间，八步赶蝉程垓心中疑云丛生，思潮互击，眼角转瞬处，古浊飘已将萧凌横抱了起来，他不禁一笑忖道：“其实这些事，又与我何干？我何苦来苦苦琢磨。”

心中微觉舒坦，跟着古浊飘穿入那片竹林，眼光动处，心头又是一凛。

原来那走在他身前的古浊飘，手里虽然抱着一人，但走在这积雪淹胫的小径上，脚下竟没有留下半个脚印，八步赶蝉不禁暗暗倒吸一口凉气，自家这也是以轻功成名的人物，此刻和人家一比，可的确是相差得太远了。

他心中不禁闪电似的掠来另一个想法：“这古公子功力之深，真如汪洋大海，难以测度，怕比之纵横武林的残金毒掌也未遑多让，当今之世，又有谁能将这不过方是弱冠之年的贵介公子调教得如此出色呢？”

他心中一动念，便又生生不息，又想到金刀无敌黄公绍的尸身：“他既中残金毒掌，却无金色掌印，难道除了真的残金毒掌外，还有一人是假冒的？难道那假冒残金毒掌之人，和这位相国公子有着什么关连？”他微喟一声，仍是茫然。

虽然他自己告诉自己，对这些不解之谜不要多作无谓的思索，但是这出于天性的好奇心，却无法控制。亘古以来，人类变化虽大，但这种渴望揭穿谜底的心理却一成未变，是以千百年来，世上也没有一个谜是永远不会揭穿的。

他悄然步上台阶，脚下突然一响，他低头一看，靴上沾着些污泥，而污泥上却又沾着一张纸束，他不经意用另一只脚将它拂在地上，默默地随着古浊飘走进了门，此刻，他突然感觉到自己竟是这么渺小，渺小得不禁使他有些自卑。

古浊飘轻轻将萧凌放到床上，回头四顾一下，皱眉问道：“棋儿呢？”

程垓摇了摇头，心中不禁又暗叹一声，须知八步赶蝉程垓在武林中也是响当当的人物，此刻古浊飘却以这样的态度向他问这种话，他心中自然大大不是滋味。

这就是人类的通病，在他已觉自身渺小而生出自卑的时候，他的心情就会分外敏感，受不得一丝刺激，若他心中坦然，他就会知道人家这句话根本不是问他，更没有瞧不起他的意思。

古浊飘像是也发觉他面色的不豫，笑了笑，缓缓说道：“小弟心乱，不曾招呼程大侠。”

眼光动处，忽然看到棋儿跑了进来，一面却低着头在看一张字柬，便道：“棋儿，去倒些茶来。”

棋儿却像是没有听到，犹独自出神地看着那张字柬，古浊飘两道剑眉方自微皱，心中忽然一动，棋儿却抬起头来一笑，将那张字柬递到他面前，笑着说：“相公，这张纸条子是哪里来的，怎会跑到外面的台阶上？”

程垓一看，那字柬上满沾污泥，正是先前沾在自己靴上的，不禁暗暗奇怪：“难道这张字柬上，又有什么文章？”

古浊飘已将那字柬接了去，一目闪过，不禁微微笑道：“程大侠，看样子飞英神剑也来至此间了。”

语气淡淡的，程垓却吓了一跳，赶紧拿过来一看，却见上面写着：“凌儿知悉：此间已无事，不可多作逗留，速返江南勿误，屋后有马，

枕下有银，汝可自取，回堡后切不可将吾之行踪泄漏，切记，切记。  
父字”

却正是玉剑萧凌在那废宅中得到的字柬，她随手丢下后，无巧不巧，竟被程垓沾到脚上。

这张字柬却使得本来已杂念百生的程垓，心中又加了一层疑惑：“潇湘堡一向不涉足江湖，这飞英神剑却怎的来了？而行踪又是如此的诡秘，竟想连他家中的人都瞒着，竟都不和他女儿见面。”

他长叹一声，抬起头来，和古浊飘那双锐利的眼神一触，目光不禁一垂，却又看到古浊飘的嘴角竟带着一种冷削而残酷的笑意。

他不禁打了个寒噤，忖道：“若是天灵星在这里就好了，也许他可以解释出一些事来。”

一念至此，他又想起了孙氏叔侄：“他们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再一动念：“龙舌剑林佩奇到哪里去了呢？”

那天晚上他们在相府中发现人影，追出去时发现就是残金毒掌时，龙舌剑就未曾露面，此刻却又不在相府中，程垓心中不禁忐忑不已，突然又有种孤独的感觉压到他心上。因为他心中的所有疑念，只能藏于心底，而没有一人可以倾诉。

抬目一望，古浊飘嘴角的笑容已消失了，也愣愣地在出神，仿佛他也是和自己一样，心里有着许多分解不开的心结似的。

“这真是个谜一样的人物。”

程垓暗叹着，却决定在这里留下来，因为这神秘的相国公子，此刻已深深吸引住他了。

×

×

×

萧凌的病，在细心的看护以及名贵的药品下，很快地好了起来，只是这场折磨却使得她的身体、心力都变得异样的孱弱。

她是完全安静的，因为在她卧病的房中，除了一个丫鬟侍候着她外，就绝无外人再来打扰她了。当然，她也不知道她所存身的地方是哪里，因为自从她神智清楚后，古浊飘就没有来看过她，当然，她也奇怪自己怎会从一个阴森凄凉的废宅中，换到这种所在来，因为在她病着的时候，她是晕迷的，什么事也感觉不到。

此刻，她只觉得身子仍是软软的，虽然她想知道自己究竟是在什么地方，但没有人告诉她，她也没有力气自己去查明。

程垓呢？他不时由棋儿所告诉他的后园中的小门跑出去，漫无目的地四下走着，他希望能碰到天灵星孙清羽、龙舌剑林佩奇，他更希望能碰到飞英神剑萧旭。

但是他失望了，这些天来，他甚至连古浊飘都没有看到。

日子，像是非常平静，然而这些日子真是平静的吗？三天过去，三天后的晚上仍然像三天前一样，黑暗而森寒，相府的后院，突然嗖的掠进一条黑影，身法轻灵巧快，曼妙无匹。

但是这人影一掠到地上，身子就向后一扑，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他挣扎、喘气的声音粗重，像是受了极重的伤，神态却又极为惊慌，像是那使他受伤的敌人此刻仍跟在他身后。

他挣扎着爬了起来，四顾一眼，园子里是死寂的，他似乎稍稍放心，尽力又纵身一掠，掠到假山山石下的阴影中，似乎已经力竭，砰的，坐在地上。夜色微映，可以看到他脸上竟蒙着一块黑色的方巾，只露出一对黑白分明的眼睛，只要眼睛一闭上，他的脸面就是一片漆黑了。

蓦地，一阵衣袂所带起的风声掠来，他大惊，勉强忍住喘气声，但一条人影已飏然掠来，口中低沉的叱道：“谁？”

竟是程垓。

程垓闯荡江湖数十年，可算是老江湖了，睡觉当然警觉得很，这夜行人在园中发出的声音虽然低微，但他已觉察，赶了过来，果然看到有一团黑色的人影躲在山石的阴影下。

八步赶蝉心中一动：“难道是龙舌剑回来了？”

一个箭步，又窜了过来，却见这夜行人一色黑衣，连面目都是黑的。

他不禁一惊，身形猛顿，突然，身后又有风声嗖然，一个清朗的口音道：“何方朋友，深夜来此意欲何为？”

风声一凛，从程垓身旁越了过去，右手疾伸，五指如钩，疾向那夜行人右臂抓去。

那夜行人虽然身受重伤，但武功极高，临危不乱，脚下微一错步，左掌一圈、一吐，连削带打，竟反削对方的腕肘。

程垓此刻已看出从他身侧掠过的那人，正是古浊飘，想是声音也惊动了，他也赶了来。

古浊飘一招递空，低叱道：“朋友好快的身手！”手掌突的一翻，反擒那夜行人的手腕，正是武当派名倾天下的“七十二路小擒拿手”。

那夜行人似乎也想不到他变招如此之速，右臂猛撤，左掌回旋，嗖然一掌，切向古浊飘的肋下，这一招招式奇妙，竟是中原武林各派所无的妙着，只是他已受重伤，招式的运用，已稍觉迟缓，掌上所发出的力道，也显得软弱了。

程垓心中一凛：“怎的又出来个如此高手？”

却见古浊飘轻轻一笑，身形一倾，脚下却如生了根似的，那夜行人的一掌却也堪堪递空，但掌风下压，古浊飘的双掌已硬递了过来。

这夜行人受了内伤，当然不敢硬接这招，而且此刻他喘气的声音更重，气力愈发不支。

但古浊飘得理不让人，嗖，嗖，又是连环两掌拍来，那夜行人闷哼一声，尽着全力，忽然使出一招。

他右臂忽然伸缩一下，并指作剑，带着一丝轻微但却曼妙的波动，嗖然点向古浊飘心下巨阙穴旁的左“幽门穴”。

这一招招式看却平淡无奇，但妙就妙在他那一丝轻微的波动上，生像是认得人家招式中的空隙似的，倏然穿出。

古浊飘低笑一声，脚跟一蹬，倏然后退五步，旁观着的程垓却惊呼道：“终南郁达夫！”

原来这夜行人所使的一招，正是传诵武林，昔年华山一役中，蒙面剑客终南郁达夫仗以重创残金毒掌的“笑指天南”。

八步赶蝉程垓当时虽未见过此招，却听人说过，此刻见了那夜行



人手中虽然无剑，但他以指作剑，使的却是剑法，再看到他身上的全身黑衣，和面上所蒙的黑巾，心中一动之下，不禁惊呼出声来。

那夜行人听到这声惊呼，举止果然更惊慌，身形一动，竟尽着最后的余力扑向围墙，生像是怕别人看到他的真面目似的。

古浊飘嘴角微微冷笑，像是明知他跑不出去似的，是以站在那里动也不动，八步赶蝉却掠前一步，大声叫着：“郁大侠。”

那夜行人头也不回，已自掠到围墙之下，哪知墙外“嗖”“嗖”又掠进三个人来，竟挡在他面前。一个瘦削的汉子朗声道：“郁大侠，我们找得你好苦，郁大侠，你又何必隐掩行藏，难道是不屑与我们为伍吗？”

站在他身侧的一个矮胖之人却哈哈大笑道：“华山会后，郁大侠神龙一现，至今匆匆已十余年，郁大侠还认得我这老头子吗？”

八步赶蝉此刻也掠至他身后，一见那掠进墙来的三人，不禁狂喜，原来是天灵星孙清羽叔侄和龙舌剑林佩奇。

那夜行人前后被夹，而且重伤之下他仍能仗着深湛无比的内功支持到现在，已经是奇迹了，此刻猛一松弛，便再也支持不住，长叹了一口气，颓然倒在地上，晕了过去。

天灵星孙清羽、龙舌剑林佩奇、八步赶蝉程垓大惊之下，都掠了过去。

林佩奇铁臂一伸，将他横抱起来，正自惶然，那古浊飘却已缓缓走了过来，朗声说道：“郁大侠像是受了伤，暂且还是将他送到轩中，先看伤势如何再说。”

天灵星孙清羽赶紧一抱拳，轻笑一声，说道：“小可等深夜又来惊吵公子，心中实是不安得很。”

古浊飘微微笑道：“孙老英雄若如此说，便是见外了。”右手做了个手势：“就请各位跟我来吧！”

方一转身，忽有纷乱的脚步声传来，山石后也现出火光，古浊飘两道剑眉微皱一下，道：“程兄暂引各位前去，小可先过去一下，免得那些无用的家丁惹厌。”说着，便急步走了前去，肩头不动，脚下却如行云流水。

孙清羽哼了一声道：“果然好身手，我老眼还算未花。”灰白长眉一皱，“程老弟，你快引我们到轩中去，郁大侠的伤势，恐怕延误不得呢！”

程垓心中奇怪：“凭终南郁达夫的功夫，还有谁能伤得了他？孙清羽他们又怎会聚在一处？又恰好赶到这里来？”一面转着念头，一面却已沿着小径，将他们引到侧轩中去。

他仍从自己跃出来的窗中掠了进去，点上灯，才开了门让龙舌剑等走了进来，将受伤的终南郁达夫放到他原先睡过的床上。天灵星走到床前，叹了口气，缓缓说道：“直到今天，我老头子猜了十几年的事才能知道谜底。”

说着，他缓缓伸手去揭那在江湖上仅仅神龙一现，却名噪四海的蒙面剑客终南郁达夫面上所蒙着的那一方黑巾。

程垓、林佩奇，甚至孙琪，此刻的心情也是紧张的，眼睛动也不动地注视着那块黑巾，因为只要那黑巾一揭开，十几年来被天下武林

中人大费猜疑的一件秘密的谜底，便要揭穿了——所有的秘密都有揭开的一天，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刷的，黑巾揭下，露出藏在那方黑巾后的脸，天灵星孙清羽和龙舌剑林佩奇不禁惊呼一声，噤，噤，噤，后退了三步，脑中一阵晕眩，几乎像是已站不住脚的样子。

程垓、孙琪闪目望去，却见那张脸瘦削、清秀、白皙，颌下微微留着短须，虽然面色比别人苍白些，却并无异处。

“为什么天灵星、龙舌剑会如此惊异？”他们不禁奇怪。

静默了许久，孙清羽、林佩奇才透出一口气来，几乎不约而同地道：“原来是他！”

“是谁？”程垓紧接着问。

天灵星孙清羽长叹一声，道：“他就是江南潇湘堡的堡主，当代的大剑客，从来未曾涉足江湖的飞英神剑萧旭。”

须知龙舌剑林佩奇手持竹木令远赴江南时，曾在潇湘堡中见过这江湖虽然闻名，却极少有人见到的飞英神剑一面，而天灵星孙清羽多年前也和他有一面之缘，是以他们一见巨创残金毒掌的终南剑客郁达夫，竟是潇湘堡主萧旭，自然是大吃一惊。

程垓、孙琪虽然未曾见过此人之面，但听孙清羽一说，也不由轻呼出声，猛以拳击掌，道：“这就对了。”

轻易不出江湖的飞英神剑为何北来？又为何行踪诡秘？这在程垓心中百思不解的疑团之一，此刻也同时得到了解答，他疑念一解，心中大畅，竟叫了出声。

但别人可不知道他叫的原因，孙清羽不禁问道：“什么对了？”

八步赶蝉程垓这才将金刀无敌黄公绍的死，和自身所遭遇到的事，说了说来。

孙清羽一直凝神倾听着，却问道：“那古公子方才和萧大侠动手时所用的招式，你可曾看清是哪一门派的？”

程垓沉吟了半晌，道：“他第一式用的是‘武当擒拿手’中的‘金丝剪腕’，第二式用的却像是‘昆仑云龙八式’中的一招‘云龙三现’，但方位却又似乎稍有变化。”

须知八步赶蝉久历江湖，武功虽不甚高，但见识极广，是以一眼便能认出古拙飘的招式。

天灵星孙清羽“哦”了一声，长眉微皱，又陷入深思中。

林佩奇却向程垓说出了他的遭遇：原来那天晚上程垓等所居的侧轩屋顶上，发现了夜行人的踪迹，程垓等跟踪追去，龙舌剑却因连日劳顿、奔波，睡得较沉，没有惊觉。直到后来，相府卫士满园搜查时所发出的嘈声、沉重的脚步声，才把他吵醒。

他惊醒之后，知道相府中出了事，起来一看，程垓、黄公绍、孙氏叔侄全已不在，他不禁暗叫：“惭愧。”

须知闯荡江湖之人，睡觉若如此沉法，同屋之人走了都不知道，那的确是值得惭愧的。

他不知道到底生出什么事故，心里着急，但外面搜得火刺刺的，他不能出去，但势又不能不出去。

终于，他悄然推开窗子，听得嘈乱的人声已渐远去，他才一掠出

窗，嗖，嗖，几个起落，极快地离开了相府。

四下一转，寂无人影，这时残金毒掌已追至废宅，而孙氏叔侄惊魂初定，也离开了，是以他找了半天，也未找着。

自然，他非常奇怪他同伴们的去向，正发着愣，突然身后一个奇怪的声音缓缓说道：“林佩奇——”

林佩奇悚然一惊，错步回身，运腰微扭，金光一闪，在这一瞬间，他已将腰边仗以成名的奇门兵刃龙舌剑撤到手里，借着回身之势，“立解残云”，向后挥去。

这种地方，就可看出这龙舌剑之成名确非幸致，就凭他这身手之速，反应之快，就不是普通武林同道能望其项背的。

哪知他这迅如闪电的一招，竟连人家衣袂都没有沾上一点。

他一招落空，知道自己又遇着劲敌，不敢再轻易出招，手腕一抖，龙舌剑呼的反弯了回来，左手疾伸，捏住龙首，这龙舌剑名虽是剑，其实招式却大部和蛟鞭相同。

他闪目而望，只见身前五尺开外，卓然站着一人，黑衣蒙面，带着一种沙哑的奇怪口音，向自己微微发着笑声道：“林老弟当年一别至今十余年，功力精进得很呀！”

林佩奇凜然一惊：“莫非他就是终南郁达夫！”

仔细再打量了几眼，忽然看到这黑衣人肩头所露的剑柄，竟是用白色丝绦系住的，心中闪电般倒退十七年，想到那时在华山绝壁前，那宛如天际神龙倏然而来的蒙面剑客终南郁达夫，正是这种打扮，掌中所使，也是这系着白色丝绦的长剑。

一念至此，他心中再无疑念，脱口道：“郁大侠，你——”

那自称“终南郁达夫”的黑衣人，朗声一笑，接口道：“残金毒掌再现江湖，郁达夫也静极思动，来再会十七年前的故友，方才那残金毒掌现身之际，我隐在屋脊后，因为另有原因，是以未曾现身，但经我十数天的奔走，对那残金毒掌的落脚地，心里已有个谱，等到时机成熟，郁达夫自然要联络各位——”

他微微一顿，又道：“据我所知，四川唐门也有人北来，似乎还另有一人随同而行，却是个武林中的生面孔，年纪虽不大，但一眼望去，却像是内家高手。”

他长叹一声：“自残金毒掌再现江湖后，武林中似乎大半都已静极生动，而且其中还有几个新起高手，真是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林老弟，郁达夫今日所要言明的，就是在时机未熟之前，切切不可轻举妄动，免得白白牺牲一些人的性命。”

这一席话讲得龙舌剑林佩奇心中又惊又喜，却又有些惭愧。

惊奇的是这武林中神秘剑客“终南郁达夫”怎的突然现身京畿，却在人不知鬼不觉之间，已经打探出残金毒掌的端倪。

喜的是，此人一现，再加上闻说已经北来，毒药暗器天下无双的唐门中人，或可将这残金毒掌歼灭。

惭愧的却是人家劝告自己的话，虽然都是金石之言，但因此可见，却显得自己能力太差，纵然拼命，也是白搭。

他心中这几种思潮一齐翻涌，顿时愣了半晌，哪知那终南郁达夫朗声一笑，道：“今日暂且别过，有事当再联络。”身形一动，快如飞

燕地没人黑暗。

龙舌剑林佩奇连忙喊道：“郁大侠暂留一步。”

但人家身形太快，他说出口时，人家已失去踪影，林佩奇微啐了一下，暗忖这蒙面剑客的行踪，的确有如“见首而不见尾”的神龙，对人家的功夫，更是五体投地。

他出了一会儿神，信步在黑暗中的街道上走着，突然想起自己方才忘记问问终南郁大侠有没有看到天灵星等人。

“现在他们都不知去向，我再回到相府，已无意义，但是，我该到哪里去呢？”举目四望，寒冷凛冽中，东方已现曙色。

龙舌剑林佩奇本是江湖间的游侠一流人物，终岁漂泊江湖，四海为家，不知怎的，此刻他却有了无处可去的寂寞感觉。

但转瞬天光大亮，他精神又为之一振，方才在黑暗中所有的那种颓唐、阴郁的感觉，此刻已一扫而空，他本是个没遮挡的血性男儿，心中感怀虽多，但志气却未因此而消磨。

天虽已亮，但在这严寒的清晨，街上仍无人迹，林佩奇踱了几步，看到前面一家小门面里，正热腾腾地冒着气，林佩奇久走江湖，知道这是磨豆腐的磨坊，早上却兼卖着刚出锅的新鲜豆浆和一些烧饼、果子一类的吃食——此处所谓的“果子”，非水果也，而是北方人对“油条”的称谓。

林佩奇觉得身上有些寒意，遂信步走了过去，想喝碗豆浆解解这饥寒之气，哪知刚走到门口却听一人道：“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才是俊杰之士，琪儿，这道理你要记住，否则徒逞一时匹夫之勇，

却丧了性命，却又何苦？”

林佩奇暗忖：“这口音好熟，好像是天灵星。”大步走了上去，一看果然是他。

两人相见之下，各个将自己所遇说了，天灵星听了龙舌剑林佩奇所说的话，脸上喜形于色，以手加额，连声道：“好了，好，‘终南郁达夫’和唐门中人这一来，十七年前华山绝壁的故事不难重现，残金毒掌呀，残金毒掌，看来你又是难逃公道了。”

他哈哈一阵大笑，又对孙琪道：“琪儿，凡人都应顺着天命，恃强胡来，是万万不行的。”

孙琪却垂着头，发着愣。天灵星孙清羽大笑方住，又道：“林老弟，现在北京城里可有热闹好看了，你我当先之务，最好将终南郁达夫找着，告诉我们他发现有关残金毒掌的端倪，我老头子帮他参考些意见，也许能早点得到下落了。”

龙舌剑自然唯唯称是，他们是以也不便再回相府，就寻了个客栈住下，晚上，他们却四处探查着，希冀能发现终南郁达夫的行踪。

天灵星孙清羽老谋深算，他知道自己既然已在残金毒掌手下奇迹般地逃生一次，那么知道即使自己再遇着残金毒掌也无所谓，是以放心大胆地四下搜寻着，并不顾虑。

两三天下来，“终南郁达夫”的影子都没有探出半点，却算北京城里那些黑道下三门的鼠窃倒楣，只要在这几天中出来做案的，大多都被龙舌剑林佩奇抓到，打得个半死。

于是北京城下三门中就开始传说：“六扇门”的“鹰爪孙”，突然



出来几个硬手，这两天要避风声才好。闻言表过不提。

且说那天灵星、龙舌剑等三人，方自有些失望。

哪知在第四天的晚上，他们正在卷帘子胡同一带打转，突然身后起了阴恻恻一阵冷笑，他们大惊转身，哪知就在他们眼角瞬处，一条金色的人影已如惊鸿般掠过他们。

这三人心头不禁一跳，却见那金色人影倏然停了下来，对着黑暗冷冷说道：“不敢见人的鼠辈，你整天跟着我，活得起腻了吗？”

三人望着他的背影，听到他说话时那种冷入骨髓的声音，看到他空空的左臂，心中方自吃惊地暗暗忖道：“残金毒掌！”

哪知黑暗中突然一阵长笑，一个粗哑而奇怪的声音道：“残金毒掌果然了得，一别十七年，耳目还是如此灵敏，故人无恙，真叫我郁达夫高兴得很。”

随着话声，倏然掠出一条人影，黑衫黑巾，正是天灵星遍找不获的“终南郁达夫”。

残金毒掌全身僵立，目光阴森森地望着他，仿佛在忆着十七年前的那一剑之仇。那“终南郁达夫”却又笑道：“想不到，想不到，阁下果然是位不死的神仙，十七年前那一剑——”

话未说完，残金毒掌已冷叱一声，身形一动，已掠“郁达夫”身前，右手一探，轻飘飘一掌击过去，掌势并不急速，掌风也不锐利，就像是行所无事间，随意挥出一样。

但郁达夫却识货得很，知道在这位内家高手手下，越是轻描淡写的招式，其中暗藏的杀手也愈厉害。微啸一声，身形倏然后退五步，

“呛然”一声龙吟，背后长剑已自出匣。

一看到这两人动手，天灵星、龙舌剑眼睛都直了，大气也不敢出，心中却凜然吃惊，但却又舍不得离去。

因为他们都是“练家子”，知道这种十年难得一见的比斗，其精彩简直不能想像。何况这两人都是一别江湖十七年，这十七年里，他们的武功又有什么精进？谁能抢得先机？他们眼睛瞬也不瞬，却见郁达夫长剑挥出，手腕突然一抖，顿时满天剑气森冷，青白的剑色染得夜色一白。

残金毒掌又是一声冷笑，丝毫不见作势纵跃，人已凌空而起，金色的掌影如黄金之雨，转瞬间，已连环拍出三招。

这三招竟是从那满天的剑气中抢攻而进，郁达夫连退几步，手中长剑施展开，刹那间，虽然冷芒电掣，但却只是自保而已，并没有抢得先机。

旁观的三人，都是武林人物，此刻见了，都不禁暗里着急，哪知郁达夫脚下突然连退三步，手中长剑画了个极大的圈子，在自己面前布下一道青白森冷的剑幕。

这一招奇诡怪异，竟是天灵星前所未见，也前所未闻的招式，孙清羽微叹一声，忖道：“这‘终南郁达夫’到底是何来历，实在令人费解。他这一招非但不是终南剑法，也不是中原任何一个剑派的招式，但精妙之处，却远在各门各派的剑术之上。残金毒掌武功虽突出，可是我也不相信他能破去这一招。”

这些念头在他心中原是一闪而过，终南郁达夫这一招使出后，残

金毒掌果然愣了一下，脑中已极快地闪过四字：“凝金固石！”

原来终南郁达夫连连失机，眼看就要不敌，竟使出武林中盛传，但却都没有见过的“四十九手回风舞柳剑”中的绝招来。

残金毒掌突然仰天长啸一声，掌势突然一变，出手比先前更为缓慢，郁达夫却觉得自己使出的剑式，仿佛被一种阴柔但却巨大的力量吸引着了，招式竟施展不开。

他眼光一瞬，忽然遇着残金毒掌的眼睛，不知怎的，那残金毒掌眼中仿佛也有那种阴柔而巨大的吸引之力，终南郁达夫两只炯然有光的眼睛，竟也被他吸引住了。

郁达夫招式一缓，天灵星方自觉得不妙，哪知残金毒掌忽的冷笑一下，右臂本是前劈之势，中途却突然顿住，手掌一翻，“三指”如钩，嗖的，竟抓住郁达夫的长剑。

郁达夫大惊，闷哼一声，右臂真气满布，猛的夺剑。

哪知残金毒掌冷笑声中，手势忽然往前一送，郁达夫本来就是“向后扯”的力量，再被他这种强大的力道一送，顿时立脚不稳，噔，噔，往后退了两步，方自拿桩站稳。

却不知就在他功力尚未凝聚的那一刹那，残金毒掌猛叱一声：“拿来。”

铁腕一抖，郁达夫手中的剑竟被他硬生生夺了过来，而他所使出的这种阴柔而奇异的内力，也未将长剑震断。

郁达夫惊惧之下，身形一转，嗖然，掠起三丈，就往后逃。但就在他身形方自掠起之际，残金毒掌的身躯已凌空而起，左掌探处，却

快如闪电，啪的，击在郁达夫背上。

天灵星等不禁惊唤出声，残金毒掌缓缓回过头来，目光凛然从他们脸上掠过，这三人不禁又生出一阵寒意。

天灵星果然不愧为老江湖，在这种情形下，仍能抱拳强笑道：“孤独大侠——”

哪知人家根本不理他，在发出一声冷入骨髓的冷笑后，掠去无踪。

天灵星突然收敛去面上的笑容，长叹一声，道：“想不到我们唯一希望所寄的人，也伤在这残金毒掌的掌下，唉，放眼江湖，竟像没有一人是这魔头的敌手了。”

他目一瞑，遂又睁开，道：“那终南郁达夫中了他一掌，仍未倒下，不知有否生机，无论如何，我们也得找找他看，若是仍有救，那自是最好，否则，唉，我们也将这位终南剑客的尸身安葬起来，免得他曝尸街上。”

年纪大了的人，对“死”总是最易感触，天灵星又叹了一口气，和龙舌剑等跟踪终南剑客逸去的方向掠去。

三转两转，他们却转到那相府的后院院墙外，此刻恰巧八步赶蝉正在惊呼着：“郁大侠。”

这三字一入耳，孙清羽等立刻掠了进去，刚好挡在终南郁达夫前面——龙舌剑简略地说出这几天来自己的经过，程垓方自唏嘘间，那孙清羽却突然又惊“咦”了一声。程垓回头望去，原来孙清羽已解开那终南郁达夫——飞英神剑萧旭的衣服，查看他的伤势，此刻转过头来，惊异地说道：“这又是奇事，”

他朝飞英神剑裸露的后背一指：“萧大侠明明中了残金毒掌一掌，但后背上却怎的没有金色掌印呢？”

众人随着他手指望去，飞英神剑的后背只有一片淤黑，哪有金色掌印？林佩奇和孙琪却眼见他中了残金毒掌一掌，此刻也都惊唤出声。八步赶蝉心中却一动，暗暗忖道：“怎的他的伤痕竟和金刀无敌的一样？”

遂将金刀无敌在中了残金毒掌一掌后，身上也无金色掌印的事说了出来，又道：“据小弟推测，这北京城里，除了真的残金毒掌外，还另有一人假冒残金毒掌，只是这人武功也极高，行事也极怪——”

林佩奇忍不住接口问道：“只是这人是谁呢？又为着什么原因他要假冒残金毒掌呢？”

众人默然，这问题也是大家心中都在疑惑不解的问题，当然没有一人能够为林佩奇解答。

天灵星沉默了半晌，才缓缓说道：“程老弟说那位古公子的武功像是深不可测，以我所见，方才他在前行时的身法，轻功也委实到了深不可测的境界，若说这北京城里有着一个武功绝高，高得可以假冒残金毒掌的人，那么这位神秘诡异的古公子，实在大有可能。”

众人暗叹一声，不禁都默默颌首，这位天灵星的分析，素来都令他们折服的。

稍微一顿，孙清羽又道：“至于他假冒残金毒掌的原因，往好处去想，那是这位古公子身怀绝艺，不甘永蛰，想和残金毒掌斗一斗，是以穿了这魔头的衣服，学着这魔头的举动，因为假如残金毒掌知道

除了自己外，还有一个冒牌货，他自然会现身一斗——”

林佩奇迫不及待地接口道：“若往坏处想呢？”

天灵星孙清羽长叹一声，道：“若往坏里想，这位古公子可能就是残金毒掌的弟子，假如残金毒掌到别处去了，他可能让他的弟子留在北京城做出一些事来，而收到扰乱天下武林耳目的效果。”

他一捋长须道：“若果然如此，有了一个残金毒掌，已使天下武林不安，现在又多了一个，那真是不堪设想了。”

众人又陷入沉默里，良久——始终未说过话的孙琪却突然说道：“依小侄看，这位古公子当真有些可疑，他受了师父之命，故意取出竹木令，引得潇湘堡中的人来，然后再击伤他，让他的师父没有后顾之忧，那天他突然送来竹木令的时候，我就有些怀疑，他怎肯将这种东西贸然送给陌生人。”

孙清羽目光凝注，孙琪微微顿了顿，又说道：“不过奇怪的是，若说是他是假冒残金毒掌，那么他为什么也是断臂缺指，面孔吓人，和叔叔说的残金毒掌一样呢？”

孙清羽缓缓说道：“这倒可以解释，他可以穿着一件没有左袖的衣服，将左臂藏在里面深陷在身中，这以他的功力，不难办到，然后再戴起一只镂金的手套，让人家根本不知道他有多少手指。”

这叔侄两人的一问一答，使得龙舌剑、八步赶蝉都听得出神，心中忐忑，惊讶之中，又掺合着些钦服。

孙清羽两道长眉一皱，沉声又道：“奇怪的是他这位相国公子，怎会做了残金毒掌的徒弟，学得了这一身武功——”

他突然一顿，像是想起什么，问道：“那玉剑萧凌是在这里养病吗？”

程垓一点头，孙清羽又道：“那我倒要问问她，她怎么会和这位古公子认识的，他们之间是什么交情，依我看，要想知道残金毒掌的下落，只有从这位古公子身上着手，若想知道这古公子的真相，也只有唯一一条路，那就是从玉剑萧凌身上打听一些。”

程垓沉吟了半晌，道：“只是那位萧姑娘病得很重，根本不省人事，终日说着呓语，此时就算去问她，恐怕也不能问出个结果来。”

屋内各人言来语去，都是在讨论着这震慑武林百余年的残金毒掌，和那奇诡神秘，武功绝高的贵公子古浊飘。

只是他们却未想到，究竟他们知道了残金毒掌的下落，和古公子的真相又当如何？难道凭他们的武功，还能将残金毒掌怎样？难道凭他们的身份，还能将这相国公子怎样？天灵星孙清羽虽然智计的确过人，在武林中的声望也极高，可是他武功却仅平平而已，纵然绞尽脑汁，可也挡不住人家的一掌。

就在他们谈话之际，在这侧轩的窗外，卓然立着一人，听着他们的谈话，脸上泛着一种冷削已极的微笑，嘴角挂着讥诮。

等到他们说完了，他才缓缓走进去，却故意放重了脚步。

他，正是奇诡神秘的古浊飘。

这时天已放出暮色，又是一天过去，有谁知道武林中的恩怨情仇，随着这一天的过去，又增加了几许？

## 第七章 真假实难辨

萧凌朦胧中醒来，也不知自己睡了多久，侧目一望窗外，东方才微微显出一点鱼肚白色，映得窗纸也泛起一片鱼青。

四周静得很，她觉得自己出了一身大汗，人仿佛好了许多，就连日前自己眼皮上那种沉重的负担，也像是消失了。

她觉得有些口渴，这时当然不会有人侍候她，她只得试着挣扎，看是否能爬起来，这些天她的这种企图也不知试了多少次了，但总觉得全身一丝气力也没有，总是爬不起来。

哪知她此刻身子像是轻了不少，稍一挣扎，居然爬起来了，她说不出有多么高兴，也顾不得冷，从被中钻了出来，看到床头有件袍子，她就拿来穿了，套上鞋，她竟然走下了床。

借着微光，她看到茶水放在靠门的小几上，于是就扶着墙，慢慢走过去，在万籁无声中，她突然听到有人在说：“……玉剑萧凌……古公子……残金毒掌……”有些话她虽然听不清楚，但这几个名字，却令她入耳惊心。

这几天来无时不在她心中纠结的一个问题，又倏然袭向她的心：“这究竟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到这里来的？难道……难道这地方又和古浊飘有着什么关系吗？”她暗忖着。

于是，那甚至在她晕迷的时候，仍在她芳心中萦绕的古浊飘的影子，那可爱、又可恨，令她沉醉、又令她痛苦的影子，就随着日光投向她心上，也正像日光那样的不可抗拒。

她需要将自己心中纠结的问题打开来，突然间，她像是又增加了



几分力气，走到了门口，悄然推开了门，走了出去。

她的屋子外是间小厅，小厅的那边就是程垓所睡的房子。

萧凌一脚跨进小厅，却恰好有一人从另一扇门中走了进来，她一抬头，晨光虽微熹，但就只一眼，她已认出这人是谁来。

这人就是古浊飘，就是那被她恨过千百次，她爱过千百次的人，即使此处没有一丝光线，她只要看到他一丝影子，就能认出他，即使影子都没有，她也能感觉出他。

刹那间，她心中情潮翻涌，不能自禁，久病小愈的身体，此刻又像是突然虚脱了，再也支持不住，眼前一黑，跌在地上。

古浊飘一跨进小厅，当然也看到萧凌，在这同一刹那里，他心中是不是也在翻涌着和玉剑萧凌共有的同样情感呢？他嘴角的讥诮和面上的冷笑，在见到萧凌后就消失了，变成另一种表情，却是任何人都解释不出的，像是自责，像是怜惜，像是不安，像是无情，却又像是有情，但无论如何，这坚冷如石的古浊飘，总是动了情。

萧凌倒在地上，宽大的袍子散在地上，秀长的头发，半落在她那已被病魔折磨得苍白瘦削的脸上，鞋子也落去一只，露出她那洁白如玉小巧玲珑的脚，使她看起来有种难言的美。

古浊飘迟疑一下，这秀发、这玉面、这小巧玲珑的脚，这宽大袍子里小巧玲珑的胴体，都是他所熟悉的。

他微微叹息了一声，脸上露出的怜悯之色，在此刻里，掩住了他其他的各种情感。

于是他走过去，温柔地为她拂开乱发，温柔地抱起她那娇小的身

躯，缓缓走进房去，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到床上。

他不知道该留在这里，抑或是离去，但他却知道，无论他留在这里抑或是离去，对他都是种痛苦。

他不知自己是否了解自己，但这世界若还有一人了解他，那么这人除了他自己之外，再无别人，因为若有人自己也不能十分清楚了解自己的时候，那么这世人还有谁能了解他呢？对于玉剑萧凌所给他的这份纯真无邪，却深入肺腑的情感，他也不知究竟该怎么好，那么，为什么他自己不能解决自己的事呢？于是不禁自怜地叹息一声。

就在他这声悠长的叹息，消失在清晨冷而潮湿的空气里后，萧凌的眼睛蓦的张了开来，瘦了的她，眼睛更大了。

两人目光相触，古浊飘微笑了一下，俯下身去，轻声问道：“你好些了吗？”

这温柔的问候，像是一柄利剑，直刺入萧凌的心里。她想起在雪地上和古浊飘的初遇，暖室中的浅酌，卧房里的温情，这一连串温馨而美丽的回忆，已牢牢地编织在她的心里。

但她也不能忘记自己被摒于门外时的凄凉、失望、深入骨髓的痛苦，甚至这险些使她形销骨立的病，都不也是为着他吗？于是这一分爱和这一分恨，这两种绝对不同，可却有时又奇妙地发生着关连的情感，便在她心里激烈的争战着，是爱呢？是恨呢？纠缠难解，连她自己也无法分解得开。

她想回过头来不去理他，但古浊飘的眼睛里，却生像是有着一种强大无比的力量，在吸引着她，使她的头再也转不过去。

古浊飘微喟一声，道：“你怎么不理我？”

伸手想去抚摸她的柔发，但却又中途停住，带着几许叹息之意地微笑了一下：“你病好了，我高兴得很。”

这两句话，像一只无形的温情之手，轻轻抚摸着她那已被情感折磨得千疮百孔的心。

嚶哼一声，她终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那一分刻骨铭心的深情，投向古浊飘的怀里，让古浊飘那双手抱着自己，抱着自己整个身躯，也抱着自己整个的心，她已经整个投向他了。

良久，他们沉醉于似水柔情里，浑然忘了世间其他的一切。

带着娇喘，萧凌问道：“那天你为什么不等我，害得我——我知道，你有许许多多事骗我，我本来在那破房子里，怎么会跑到这里来了？”

古浊飘的目光，缓缓从萧凌脸上移开，远远投向墙角，沉声道：“凌妹，我有我的苦衷，终有一天你会谅解我的，现在我向你解释也无用，唉——”

他叹息一声，收回目光，又道：“以前的事，让它过去不好吗？现在我已在你身旁，你也用不着去想以前的事了。”

说着这些话的时候，他脸上有一种焕然的光彩，使得萧凌不可抗拒地接受了他的话。有些人与生俱来就带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使别人不由自主地相信他，古浊飘就属于其中之一。

就在古浊飘和萧凌互相沉醉着，而忘却了外面的人世的时候——门外突然有人轻轻咳嗽一声，虽然只是一声轻轻的咳嗽，却已足够使

他们由沉醉中惊醒，从拥抱中分开。

天灵星大跨步进来，哈哈笑道：“老夫无礼，老夫无礼——”笑声突然一顿道：“但萧大侠的伤势严重得很，老夫对医道却一窍不通，古公子是否先请个大夫来，先看看萧大侠的伤势，迟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古浊飘站了起来，不知道是因为尴尬，还是为了别的原因，脸上又闪过一丝奇异的神色，拂了拂衣服，沉声说道：“我这就去。”转身走了出去。

萧凌听了孙清羽的话，心头猛然一跳，急切地问道：“萧大侠是谁？”

她已隐隐觉察到了有不幸的意味存在。

天灵星却已转过头去，踱到窗前，将窗子支开一线，向外望去，见那古浊飘已沿着侧轩前的小径向内走去。

“你告诉我，萧大侠是谁好吗？”萧凌又焦急地问道。

上半个身子已支出床外，想是因为气力不支，全身微微颤抖着。

天灵星孙清羽嘴角突然泛起一个奇异的微笑，走到床前，道：“萧姑娘，你要知道萧大侠是谁，随老夫去看看就知道了。”

萧凌冰雪聪明，刚发现他笑容的古怪，哪知孙清羽突然右手疾伸，向她头顶之中的“昆仑顶”上之“百会穴”点来。

萧凌久病之下，体弱不支，但她自幼训练而得的武功，却再也不会忘去，一见天灵星手指点来，惊诧之下，喝道：“你这是干什么！”

她本想往后闪避，但却扑的向前倒下。孙清羽手势一转，倏然划

下，在她项上大椎下数的第六骨节内的“灵台穴”轻点了一下，左手托住她的肩头，道：“萧姑娘，莫怪老夫放肆，日后你就会知道老夫的苦心了。”

这“灵台穴”直通心脑，为人身大穴之一，萧凌只觉全身麻痹，脑中也是混沌一片，孙清羽的话她约莫听到，但身子突凌空而起，想是已被这天灵星托了起来，向外走去。

一出门外，孙清羽轻轻咳嗽一声，对面的门中，立刻掠出数人来，除了林佩奇、程垓、孙琪外，竟多了一个“入云神龙”聂方标——原来正在孙清羽等听说萧凌病重，觉得此刻不便去打扰，而再去探看飞英神剑病势的时间，房间的后窗突然有人在外轻轻弹了一下，房中各人都是老江湖，林佩奇翻然一掌，熄灭油灯，嗖的，掠到窗前，向外低喝道：“什么人？”

“是我，聂方标。”

林佩奇松了口气，方支开窗子，窗外已翩然掠进一个人来。孙琪打开火折子，点亮了灯，见到进来的这人，身躯瘦长，却穿着家丁奴才一类的青衣呢帽，但脸上清癯坚毅，目光炯然，却是武林中新进高手“入云神龙”聂方标。

聂方标这一出现，众人才想到在残金毒掌突然出现的那天，这聂方标本是和龙舌剑林佩奇同居于一室之内的，但自那天后，即未再见，大家因为心中忧患重重，也没有想到他。

但此刻各人心中都奇怪：“这聂方标这几日去了何处？为什么作这种打扮？此时此刻，却又怎的突然出现了？”

入云神龙聂方标目光一扫，看到各人脸上的疑色，将手一摆，沉声道：“小侄这两天来颇有所获，此时却不便解释，但是小侄可先简略地告诉各位，那古公子就是残金毒掌的化身，而且方才孙老前辈在房中之言，他已在窗外听得一清二楚——”

他稍一喘气，屋中各人都面色大变，却听聂方标又道：“幸好他此刻被那玉剑萧凌缠住，依小侄之见，此人深藏不露，阴鸷已极，武功却又极高，此刻既然知道了我们已猜出他的底细，可能会对我等不利，我等还是早早离开这是非地，再作打算。”

他一口气说完，目光却一直盯住房门，像是生怕那位“古公子”会突然走进来似的。

孙清羽止住了大家都想问话的企图，瞑目沉思了半晌，突然道：“你们在此稍候，老夫再出去一下，等会儿老夫咳嗽一声，你们就赶紧出来。琪儿抱着萧大侠，其余的人都将兵刃备好，以防生变。”

天灵星以机智名闻江湖，这调度是有用意的，他果然骗走了古浊飘，又将萧凌捧出，几人极快地掠出侧轩，入云神龙却一马当先，轻声道：“各位跟着小侄出去。”

沿着轩后三转两转，竟然走到一个连程垓都不知道的小门，乘着破晓之际，园中无人，走出了相府，四顾一下，连这条小小的弄堂也渺无人踪。

沿着墙角急走，走在最前面的人云神龙回头问道：“孙老前辈的意思，往哪里去最好？”

孙清羽目光一转，见到正路上已有行人，便道：“我们先雇辆车

——”

突然转身向林佩奇问道：“铁指金丸韦守儒的舍处你可知道？”

龙舌剑略一点首，当先带路，出了弄堂向左转去。这时相府后院的那小门中，探出一个头来，眨着两只灵活的大眼睛，正是古浊飘的贴身书僮——棋儿。

铁指金丸韦守儒乃北京城平安镖局的镖主，这平安镖局名声虽无“镇远”响亮，但在河朔道上，也是颇为吃得开的镖局。

但自从残金毒掌重现，镇远镖局封门，铁指金丸便也收了业，但此刻平安镖局的两扇黑漆大门却是开着的，门口也停着两辆马车，原来天灵星孙清羽等已经到了。

安顿下来之后，疑团最重的是韦守儒，这几天来发生的变化，他自然一概不知，尤其令他奇怪的，当然也是这位潇湘堡主怎的会到北京城，又怎的会受了这么重的伤。

别的人的心中也有疑问，就是这入云神龙这几天来的行踪。

于是聂方标便说出一番惊人的话来：“那天晚上我肠胃有了些毛病，上茅房时，耽误了很久，那时回到房中，林大叔竟不在了，我心里奇怪，哪知跑到孙老前辈的房中一看，孙老前辈和程大叔、黄大叔也全不在了。”

“我就知道这一定生出了变故，再听到院子里的声音，越发知道情形不妙，但这个时候外面像是人很多，我又不知道详情，就只有留在房子里先等一下，看看情形再作打算。”

龙舌剑林佩奇暗中点头，忖道：“这聂方标年纪轻轻竟比我还沉

得住气，姑不论他的武功怎样，就凭这分沉稳，已无怪他能成名立万了。”

却听聂方标又道：“但是我一看两间房子都没有人，我怕你们出了事，一想之下，觉得也不能留在这两间房里，因为万一有人来查的时候，又不便，于是我就想从那间侧轩后面绕出去。哪知我刚走到后面，突然听到一声轻微的声响，在这种时候，我可不能不注意，就往旁边一闪，哪知那里也有个门，我心里奇怪，突然从后面的气窗中看到有条金色的人影掠进来。”

他略为喘了口气，又道：“我大惊之下，慌不择路地退到那间房里，看到那间房很小，房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大柜子，我迟疑一下，想先避在这大柜子里，哪知这时候外面又有响动，我来不及再转念头，只能先躲到床底下去，却不知这么一来，反而救了我。我伏在床底下，连大气都不敢出，看到有个人进来，我看不到他的上面，只看见两条穿着金色裤子的腿，我几乎吓得闭过气去，因为那时我已经知道，进来的这人就是残金毒掌。”

他透了口气，听着的人也跟着透了口气，却听他又接着道：“我那时真是紧张到了极点，一方面奇怪这残金毒掌怎会跑到这里来，一方面却在担心，假如这残金毒掌发现我在床下面，那岂不是糟了？是以我越发地不敢喘出气来。

“房子里窸窣响动着，我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事，忽然，这残金毒掌竟把身上穿着的金裤子脱了，露出里面的灰色裤子来，又换了双薄底粉履，这时我真恨不得伸出头去，看看这位武林大魔头残金毒掌



的真面目。”

大家凝神静听着，铁指金丸韦守儒尤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

入云神龙聂方标又道：“哪知这时候外面突然又进得一人来，看他的脚，却是小孩子的样子，我听这小孩说：‘公子，车子都准备好了，就停在外面。’

“那时候我就希望这残金毒掌说话，因为这时候我已经从这小孩子叫的“公子”两字上，猜出这残金毒掌到底是谁来，只是还不能够十分确定罢了。”

铁指金丸实在忍不住道：“是谁？”

聂方标微微一笑，并不回答他的话，兀自说道：“过了一会儿，他果然说话了，他说：‘棋儿，你也跟着我去吧，假如那里还有人，那最好，不然我们就随便去拖个人来。’那小孩却说：‘公子，你何必一定要把大姑娘留在这里呢？’他却叹了口气，再没有说话。

“等一会儿，这两人都走了出去，可是我已经从两句话的口音里，听出这残金毒掌竟然就是那位古公子古浊飘。”

铁指金丸韦守儒惊“呀”了一声方过，又有一声极轻微的“嗯”声，聂方标眼角一动，发现这“嗯”声是从卧着的玉剑萧凌那边发出来的，忙一掠而前。

原来他们是在韦守儒的后房中谈着话，萧旭、萧凌父女就分躺在这间房里的两张床上，此刻聂方标略一检视萧凌，回头道：“孙老前辈，这位萧姑娘的穴道，还没有解开吗？”

天灵星孙清羽微笑一下，道：“我倒忘了。”走过去轻轻两掌解开

了萧凌的穴道，哪知萧凌仍然动也不动，竟又晕过去了。

原来她穴道虽然被点，可是别人说的话，她仍听得见。

她听到聂方标说那残金毒掌竟是古浊飘的化身，脑中轰然一响，便又晕过去了。

入云神龙证实了古浊飘确实就是残金毒掌的化身时，非但事先丝毫不知道真相的韦守儒惊异，别人也是吃惊的。

林佩奇摇了摇头，像是想不通这位古公子为什么要这样诡谲，八步赶蝉程垓却问道：“那么聂老弟之后又怎么办呢？”

聂方标看了躺在床上晕迷着的萧凌一眼，回头道：“我等到他们两人一走，就赶快出来，这时候天色已经亮了，你们还没有回来，我当然不知道你们到哪里去了，再三考虑之下，就从后面越墙而出，但是心里仍放心不下，又怕你们都遭了残金毒掌的毒手，但是我自问也不是那残金毒掌古浊飘的敌手。”他竟将“残金毒掌”这名字，加到古浊飘头上了。

稍微一顿，他又道：“这时候我就想，多联集几个人的力量，来对付这古浊飘，于是我急忙出城，但究竟要找谁，这时我心里并没有谱，除了家师不说，别的人不是武功不够，就是离得太远。我想来想去，只有雾灵山上玄通观的玄通道人，他虽然久已不出江湖，但却是这河朔地面上武功最高的一人，而且家师与他也有渊源，我若去找他，告诉他这些事情，也许他会出手也未可知。”

天灵星孙清羽却“哼”了一声，手捋长须，冷冷说道：“那个牛鼻子的武功也和我老头子差不多，把他找了来，也未必有用。”语调

颇为不悦。

聂方标暗中一笑，知道自己方才那句“河朔地面上武功最高的人”已将这位也在河朔地面上的天灵星惹得不高兴了，暗忖：“这孙老前辈年龄这么大了，好胜之心还如此盛。”

心中虽如此想，口中却赔着笑道：“但那时小侄也没有别的法子，哪知到了雾灵山一看，那位玄通道长却偏偏不在，于是小侄只得又赶回北京城来，冒着奇险，又潜回相府，想搜集一些证据，使得这古浊飘以后无法抵赖。”

“哪知我刚剥了他们一个家丁的衣服穿在身上，沿至侧轩，就看到那古浊飘竟悄悄站在窗口听着你们说话，于是我就绕到后面，一边看他的动静，一边也听听你们在说什么。”

孙清羽哈哈大笑一声，接口道：“我们房子里的这些‘老江湖’，以后可再也别充字号了，有两个人站在外面，我们竟像死人一样！”他又大笑一声：“聂老弟，看来你这‘入云神龙’，倒真的名副其实呢！”

聂方标微笑一下，却不禁露出得意之色，接着往下说道：“后来那古浊飘竟走了进去，我伏在后面向里看，看到他——他跑到萧姑娘的房里去了，我就赶紧去通知你们。”

龙舌剑林佩奇长叹了一声，也暗暗惭愧，自己这“老江湖”竟都比不上一个出道江湖未曾多久的小伙子。

八步赶蝉程垓心中却突然一动，沉吟着向聂方标问道：“聂老弟，闻得江湖传言，你是武当派掌门人黄羽真人的关门弟子，可是确言？”

聂方标点了点头，程垓却又道：“那么你可知道贵派的灵机道长

近年来，可曾收过弟子？”

聂方标微一沉吟，道：“灵机祖师叔，早已封关避世，小侄也只见他老人家数面，还是他老人家特别开恩，他老人家已届百岁高龄，近三十年来，根本未曾下过山，若说近年来收弟子，恐怕不可能吧？”

程垓心中暗骂一声，起先他险些被那棋儿骗了，认为古浊飘真是少林玄空、武当灵机、钟先生、七手神剑这些高人的门徒。哪知聂方标沉思半晌，突然又说道：“不过他老人家近年来却授过一个人几天武功，那是因为——”他话还未说完，程垓心中又是一凛，急切地问道：“那是为什么？他老人家授了什么人的武功？”

聂方标觉得有些奇怪，这八步赶蝉此刻怎的问起这些不相干的事来了？但人家既然已经问出了，自己也不能不说，遂道：“这原因小侄并不清楚，只是听家师说过，少林嵩山的神僧玄空上人发现了一个资质绝佳的人，就到灵机祖师叔他老人家这里来，请他老人家造就这人，说是因为这人不是空门中人，是才送到他老人家这里来，但不知为了什么，他老人家传了这人几天武功之后，又将他送走了。”

程垓又抢着问道：“送至何处？”

入云神龙摇了摇头，道：“这事已经隔了许多年，那位据说是资质绝高的人，我根本没有见过，我也不知道祖师叔他老人家为什么不收留他，也不将他留在武当山。至于后来他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也不知道，但是祖师叔他老人家确实是传过他几天武功的，而且据家师说，这人的资质，确实很高。”

程垓长叹一声，道：“这就对了——”于是他就将那废屋中棋儿

所说的话，说了出来，又道：“如此看来，这古浊飘可能就是聂老弟所说之人，足以——”

聂方标却连连摇头，接口道：“不对，不对，小侄虽未见过那人，却知道那人是个孤儿，甚至连父姓都不知道，怎会是这位相国公子古浊飘呢？”

此言一出，程垓又堕入五里雾中，只觉得这件事就像是在大雾里，刚依稀看了一点影子，但扑上去时，又扑了个空。

大家虽已知道古浊飘确实装过残金毒掌，但他这残金毒掌伤人时，却并没有留下金色掌印，那么真的残金毒掌是否另有其人？而古浊飘为何要装出残金毒掌的样子？他和真的残金毒掌到底有何关系？这些问题仍然令人不解，天灵星孙清羽虽然以“机智”名满江湖，但此刻，也只有皱着两道灰白长眉，说不出话来。

静了半晌，孙清羽长叹一声，道：“这些日子来，有些事令老夫的确是参详不透，而且这残金毒掌，一真一假，真假难辨，以后到底要做出什么事来，我相信芸芸天下，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其中的真相吧？”

萧凌被孙清羽拍开穴道后，晕晕迷迷的，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甚至连自己是不是自己都有些模糊了。

混沌沌沌中，仿佛有一个极小、极淡的影子，向自己冉冉飞来，但那影子瞬即扩大，瞬即清晰，带着一脸似笑非笑的神情，向自己默默注视着，却又是那恨也不是，爱也不是的古浊飘。

“他是会武功的。”她对自己喃喃说着：“原来那雪地上的跌倒是

骗我的，在房中他是故意点中我的穴道来欺负我，唉——我那时为什么不——指点在他的‘锁喉穴’上！”

晶莹的泪珠，悄然滑在她的面颊上，使得她的脸有一丝痒痒的感觉，但是她连伸手去搔一搔的力气都没有了。

突然，她觉得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对自己说着话，于是她努力睁开眼睛来，看到那天灵星孙清羽正对着自己说道：“萧姑娘，现在你该知道老夫的意思了吧？而且，我再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令尊大人此刻就卧在你旁边的床上。”

萧凌的瞳仁突然扩散了，一瞬间，她似乎不能完全体会到这句话的意义。

然后她被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支持着，从床上跳了起来，目光无助地四下转动了一下，身躯向另一张床上扑去。

飞英神剑痛苦地呻吟一下，他被残金毒掌一掌击中后背，幸好他本是前掠之势，是以并未致命，但若不是有他这种数十年性命交修的深湛内功在支撑着，此刻怕不早就不能成了。

孙清羽劝着萧凌，韦守儒拿了些内服的伤药，但这种普通的伤药，怎治得了被内家掌力击伤的伤势？萧凌忍着泪说道：“家父的伤势那么重，需要静养，我……我也不想留在这里了。”

她转向孙清羽道：“你老人家能不能帮我个忙，替我雇辆车？我想，我们今天就回江南，反正，我们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

名重武林的潇湘堡，上下两代竟落到这种田地，令得天下武林闻之，都不禁为之扼腕。

孙清羽长叹一声，道：“姑娘的病势未愈，令尊的伤势更重，还是先在这里将息两日吧。”

“还是回去的好。”萧凌摇着头说，声音虽然微弱，但语气却是坚决的，好像是她在北京多留一刻，便多增一分痛苦。

“我永远不要再见他，若是我有这分能力，我要将他一剑刺死，然后——然后我再陪着一齐死去。”她悲哀地暗忖着，因为她不能忘去他，是恨也好，是爱也好，这爱与恨，都是刻骨铭心的。

突然，一人匆匆自外行来，众人闪目望去，却是韦守儒以前镖局中的镖伙，此时家中的仆人手中拿着一物，向韦守儒道：“门外有个人将这个交给小的，小的问他是哪里来的，他说是古公子派来的，就匆忙地走了。”

孙清羽一皱眉，取过一看，却正是潇湘堡成名武林的兵刃——玉剑，于是他双手捧向萧凌，这老人对萧凌的尊敬，倒不是为着别的，而是对这美貌的少女觉得怜悯而同情。

入云神龙聂方标的目光，一直望着萧凌，此刻突然道：“萧姑娘要回江南，小可愿效犬马之劳，陪萧姑娘和萧大侠回去。”

孙清羽微微点头，道：“这样也好，有了聂老弟的照料，老夫才放心让这一伤一病两个人上路，唉——此后恐怕还有麻烦潇湘堡主的地方，唉——芸芸武林中，怎的就没有一人是那残金毒掌的敌手！”

他一连长叹了两声，心情像是沉重已极，龙舌剑突然接口道：“但愿那位古公子不是和残金毒掌一路，凭他的那身功夫，恐怕还能和残金毒掌一斗。”

聂方标却冷哼了一声，目光瞟向萧凌，冷冷道：“就算他不是那残金毒掌，就算他也不是残金毒掌的弟子，而是为着别的原因伪装残金毒掌的，可是他手段之狠辣，心肠之恶毒，恐怕不在残金毒掌之下呢。”

林佩奇望了他一眼，又复默然。

萧凌此刻仍怔怔地捧着那柄孙清羽递给她的玉剑，心中柔肠百结，对别人讲的话，根本不闻不问。韦守儒却皱着眉道：“那古公子怎么知道你们来到我这里的，他会不会——”

孙清羽微喟一声，接口道：“这位古公子真可称得上是神通广大，老夫一生号称‘天灵星’，但比之他来，仿佛还差着一筹，唉，但愿苍天有眼，不要再为武林造个煞星，他若也像那孤独飘一样——”

说到这里，他语声突然凝结住了，喃喃自语着：“孤独飘，古浊飘。”猛地一拍大腿，忽然又站起来，低头绕了两个圈子，然后突然长叹一声，像是支持不住似的倒在椅子上。

“孤独飘，古浊飘。”林佩奇跟着念道，双眉也皱到一处，道：“难道这古公子真和残金毒掌有着渊源吗？他若是假的残金毒掌，那么真的残金毒掌又在哪里呢？”

下午，入云神龙聂方标兴匆匆地雇了辆车，送着大病方愈和重伤的萧旭父女走了。他似乎对这趟差使极其高兴，因为自从第一眼看到玉剑萧凌的时候，他就对这美丽的少女起了一种难以自制的情感，“一见钟情”往往是最为强烈，也最为不可解释的情感，因为那是真正发自内心，而绝无做作的。



只是，这多情的少年侠士的用情，却迟了一步。

孙清羽眼望着他们的车马消失在北国的沙尘里，这马车外表看上去和任何别的马车都一样，但是车中坐的，却是名满天下的人物——无论是飞英神剑或是终南郁达夫，这两个名字的任何其一，便足以名倾天下。

萧门中人，来了，又走了，这本是他们唯一希望——用以对抗残金毒掌的，然而这希望却破灭得如此突兀、如此狼狈，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事，然而却是千真万确的事。

到目前为止，他们再无一条可行的办法用以对抗残金毒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残金毒掌在哪里，他们完全是处于被动的地位，等待着残金毒掌的再次出现——而且即使他再次出现了，他们也辨不出真伪，只有从另一个被残金毒掌击毙的尸身上有无金色掌印，他们才能推断出一些，然而这岂不是太过悲哀了吗？

×                      ×                      ×

古浊飘静静坐在侧轩中那间房里的床上，床似乎仍有萧凌留下的温馨，他目光投向窗户，窗户是支开着，窗外月色将暝，那种昏暗的黑线，却正和古浊飘的目光混为一色。

他在沉思着，削薄的嘴唇紧闭，于是他脸上便平添了几分冷削之意。然而，他所沉思着的是什么呢？

突然，他站了起来，嘴角泛起笑意，只是这种笑意是落寞的，因

为天下虽大，并没有一个人了解他，然而，他自己能了解自己吗？

他自己，真的就是他自己吗？

## 第八章 寒雪最断肠

雪，又开始下了起来。

迎着扑面而来的西北风，雪花，冰凉地黏在入云神龙聂方标的脸上，他却懒得伸手去拭擦一下，因为他此刻的心胸中，正充满着青春的火热，正需要这种凉凉的寒雪来调剂一下。

笔直伸向前方的道路，本来积雪方溶，此刻又新加上一层刚刚落下的雪，更加泥泞满路，连马蹄踏在地上时发出的声音，都是那么腻嗒嗒的，腻得人们的心上都像是已蒙上一层猪油。

聂方标触着被他身旁的大车所溅起的泥浆，才知道自己的马方才靠大车走得太近了，不禁暗中微笑一下，右手将马缰向左一带，那马便向左侧行开了些，距离大车也远了些。

但是，聂方标的心，却仍然是依附在这辆大车上的，因为，车里坐的是他下山以来，第一个能闯入他心里的少女。

他七岁入山，在武当山里，他消磨了十年岁月，十年来，他不断地刻苦磨炼自己的身心，以期日后能在武林中出人头地。果然甫出江湖，连挫高手，就在武林中闯下了很大的“万儿”，“入云神龙聂方标”这几个字，在江湖中已不再陌生了。

但是，这年轻的江湖高手的心，却始终是冰凉而坚硬的，这想是因着太长日子的寂寞，直到此刻，才有一个少女的情影进入他的心里。她，就是名重武林的萧门传人——玉剑萧凌。

他多么希望她能伸出头来，看自己一眼，只要一眼，便也心甘。

但他却也知道这希望是极为渺茫的，因为无论他如何殷勤，这落寞的少女都没有对他稍加辞色，而他也非常清楚这原因，因为她的一颗少女芳心，已完全交给那神秘的古拙飘了。

“古拙飘——”他怀恨地将这名字低念了一遍，目光四转，却见今天道路上的行人仿佛分外多，而且人人面上都似乎带着一重喜色。

他不禁喟然暗叹，却听赶车的车把式“呼哨”一声，将马鞭抡了起来，“吧”地打在马背上，一面转头笑道：“客官，你老鸿运高照，刚好可以赶到保定去看‘打春’。”

聂方标“哦”了一声，缓缓道：“今天已经是立春了，日子过得倒真快。”

车把式敞声笑了道：“可不是日子过得快，去年小的也是在保定府看的打春，喝，那可真热闹得紧。”他“咕嘟”咽下口吐沫，又笑道：“好教你老知道，小的这辆车赶的路子，正是往保定东门那儿走，现在还没有过戌时，城东琼花观里，可正热闹咧！”

聂方标漫不经意地笑了一下，此刻，他哪里有这分闲情逸致去看“打春”。

这“打春”之典，由来已久，俗称“打春三日，百草发芽。”这“打春”正是和农田有着分不开的关系，是以也就被重视，立春之辰，连天子都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迎春于东郊，故各州各府各县，也都有这“打春之典”。

“春，其位在东，其色为青，五行属木。”所以，在立春这天，郡县各官皆服青色，以鞭打牛，这就是“打春”之意。

车把式想是急着看“打春”，车子越赶越快，坐在车里的萧凌，觉得颠得厉害，叹了口气，将她父亲的被褥垫好，心里却空空洞洞的，不知该想什么，又幽幽地长叹了一声，推开旁边的车窗，探出头去，望着漫天的雪花，喃喃地道：“又下雪啦。”想起自己初至京畿，不正也是下着大雪？于是雪地里那古拙飘似笑非笑的影子，又不可抑止地来到她心里，她心里也又翻涌起紊乱的情潮，甚至连聂方标对她说的话都没有听到。

突然，前面传来一阵杂乱的人声，她不禁将头再伸出去一些，虽然仍没有看到什么，但这种嘈声越来越近，到后来车子竟停下了。

她微蹙黛眉，方想一问究竟，却听聂方标含笑道：“今天刚好赶上打春，前面人拥挤得很，车子看样子是走不通了，姑娘如果觉得好了些的话，何不出来看看，也散散心。”

萧凌回头看了她爹爹一眼，这潇湘堡主此刻像已睡熟，她就推开车门，走了出去，因为她正心乱得很，要找些事来借以忘却此刻正盘占在自己心里那可恨又复可爱的影子。

一出车门，就看见前面满坑满谷都是人头拥挤着，人头上面，竟还有一个比巴斗还大的人头在中间，萧凌不禁吓了一跳，仔细一看，看清了，才知道那不过是个纸扎的芒神。

她不禁暗笑自己，怎的这些天来眼睛都昏花了，却听车把式巴结地笑道：“您站到这车座上面来，才看得清楚。”

萧凌淡淡一笑，便跨上车辕。入云神龙连忙下了马，想伸手去搀她，哪知道萧凌早已跨上去了。

车把式却跑下来，笑道：“你老也上去看看，那纸扎的春牛和芒神可大的咧！站在檐下面穿着吉服的就是保定府的大老爷，现在还唱着戏文哩。”

聂方标看了萧凌一眼，逡巡着也跨了上去，却见萧凌像是并不在意，不禁就和她并肩站在一起，眼角望着她清丽的面容，心里只觉跳动得甚为厉害，忙定了神，也朝人堆里望去。

只见琼花观外坐着十余个穿着青色吉服的官员，前面有三张上面摆满了羹肴酒馔的桌子，筵前用几块木板围了起来，正有一个伶人在这块空地上唱着小曲，只是人声太嘈，他唱的什么，却一句也听不清楚，不觉有些乏味。

再加上此时还飘着雪，他心中一动，想劝萧凌不要冒着风雪站在外面，但眼角瞬处，却见萧凌嘴角似乎泛起了笑容，于是将嘴边的话又忍了回去，何况风吹过时，萧凌身上散发着的处子幽香也随着传来，他实在不忍离开。

片刻，那伶人唱完了，旁边却打起锣鼓来，走上来了一个穿着红缎子裙的女优，和一个脸上抹着白粉的丑角。这两人一扭一扭的，竟做出许多不堪入目的样子来。他又觉不耐，忽然看到那坐在上首戴着花翎的官员将桌子一拍，这时人声竟也静了下来，只见这官员做出大怒的样子骂道：“尔等豎民，不知爱惜春光从事耕种，饱食之余，竟纵情放荡，不独有关风化，直欲荒废田畴，该当何罪！”

萧凌听了，噗哧一声竟然笑出声来，侧顾聂方标笑道：“这人怎么这样糊涂，人家在做戏，又不是真的，他发什么威？”

聂方标久行江湖，却知道这仅是例行公事而已，这位玉剑萧凌想来是从来未出家门，连这种民间的俗事都不知道。

他方自向萧凌解释着，却听那小丑跪在筵前，高声说着：“小民非不知一耕二读，实因老牛懒惰，才会这样的。”

接着就是那官员高声唱打，于是站在两旁的差役就跑了出来，拿下那芒神手里的纸鞭，对那纸扎的春牛重重打了下去，嘴里叫着：“一打风调雨顺，二打国泰民安，三打大老爷高升。”

这时，萧凌也知道这些不过只是一个俗惯的仪式罢了，但这种平日看来极为可晒之事，此刻却最能消愁，不知不觉间，她竟笑了起来。

忽然，那官员竟将面前的桌子都推翻了，杯盘碗箸，全打得粉碎，接着哗然一声，四面的人全都拥了上去，争先恐后地去扯那纸扎的春牛，乱得一塌糊涂，原来故老相传，如能将这春牛扯下一块，带回家去，多年不孕的妇人，也会立刻生子。

萧凌不觉失笑，但人群越来越乱，又觉得身子仍软软的，像是要倒下去的样子，正想下来，目光动处，却看到一样奇事。

原来这奔涌的人潮正向前面涌过去的时候，人潮的中间，却像是有一块礁石中流砥柱似的，人群到了那里便中分为二。

入云神龙想是也发现了，侧顾萧凌一眼，微微笑道：“想不到在这些入里，还有武林高手。”

他到底阅历丰富得多，是以一眼望去，便知道人群中必定有着武林中的高手，奔涌前去的人群一到这几人身侧，便不得不分了开来。

萧凌久病初愈，站得久了，身子便虚得很，微笑了一下，就从另

一面跨下车去，但不知怎的，眼前又一晕，一脚竟踏空了。

她不禁惊呼了一声，满身功夫，竟因这一场大病，病得无影无踪了，此刻身子竟往下面直栽了下去，聂方标转身惊顾，却已来不及了。

哪知萧凌正自心慌的时候，突然觉得腰间一紧，一股巨大的力量突然自下面将自己托了起来，然后，安稳地落到地上。

她更惊了，两脚已着地，赶紧回身去看，却见一个青衣青帽的少年秀士，正笑嘻嘻地望着自己，一面笑向自己说道：“像姑娘这么俏生生的人儿，怎么能到这种地方，等会儿摔坏了身子，多不好。”

萧凌面显微红，见这少年的眉梢眼角，竟有几分和古浊飘相似，却比古浊飘看起来还要娟秀些。

奇怪的是，她竟对这青衣少年几近轻薄的言词，没有丝毫怒意，轻轻说了声“谢”便低着头朝车厢里走。

聂方标见了，心里却不受用得很，一脚也跨下车子，狠狠瞪了这少年一眼，那少年却仍然笑嘻嘻地缓缓说道：“尊驾也要小心些，跌坏了身子可不是玩的。”

入云神龙双眉一竖，目光已满含怒意，厉叱着说道：“朋友，招子放亮些，这里可不是你逞口舌之快的地方。”

入云神龙向以生性之深沉见称，然而不知怎的，此刻却沉不住气了。

那少年哈哈一笑，目光瞬处，脸色却已微变，聂方标方自奇怪，却听得背后已有一个低沉的声音冷冷地说道：“好朋友，这才叫天下无处不逢君，想不到山不转路转，竟又让我们在这里碰上了，真教我



姓展的高兴得很。”

那青衣少年仍然笑嘻嘻的，也不说话。

聂方标却忍不住转身去看，只见一个身材特高的人站在他身后，见他转过身去，森冷的目光竟转向他身上，从头到脚打量了几眼。

聂方标本已满腹怨气，此刻不禁更为不快，暗怒这人的无礼，哪知这人竟跨上一步，伸手朝他胸前便推，一面叱道：“闪开些！”

聂方标双眉顿竖，怒叱道：“你干什么？”脚下微错，右手倏然而出，五指如钩，去扣这人的脉门，左掌极快地画了个半弧，“刷”的击向这人的腋下。

这一招两式，正是武林中的绝技，“武当七十二路小擒拿手”中夹杂着“九宫连环掌”，这种招式在朝夕浸淫于此的武当高手入云神龙的手中运用起来，风声嗖然，快如闪电，更觉不同凡响。

那高身量的汉子果然面色微变，手臂一沉，极快地将右手撤回去，左掌却同一刹那里挥出，口中已自叱道：“好朋友果然有两下子！”

聂方标闷哼一声，双掌伸屈间，猛再击出，手指斜伸，掌心内陷，一望而知，其中含蕴着内家“小天星”的掌力。

两人这一动上手，玉剑萧凌可走不进去，倚在车辕上，眼睁睁地望着聂方标和人家无缘无故地动起手来，自己又和聂方标毫无深交，连出声喝止都不行，不禁暗自埋怨聂方标的莽撞。

她目光瞬处，却见那青衣少年又朝自己微笑一下，朗声说道：“那人本是冲着小可来的，想不到却和尊友动上了手。”

聂方标抢攻数招，却见那人身手远在自己意料之上，此刻听了这

少年的这几句话，不禁也埋怨自己，怎的糊里糊涂就和人家动上了手。以这人的武功看来，必定也是武林高手，奇怪的是面目却生疏得很，年纪竟也很轻，身手却似还在自己之上。

须知入云神龙在江湖上，本有后起一代中最杰出的高手之誉，此刻自然奇怪，又有些惊恐，却又不禁暗怪自己的多事。

瞬息之间，两人已拆了十数招，飘舞着的雪花，被这两人的掌风激荡四下飞了开去。聂方标知道对手必定将自己认做是那少年一路，是以才会出手，但事已至此，自己也已无法解释。

那青衣少年笑嘻嘻在旁边看着，居然是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萧凌见了又好气又好笑。

却见又有几人如飞奔了过来，一面喝道：“展老弟，怎的在这里动起手来！”

话声中人也已掠至，一眼看到聂方标，不禁惊呼了一声，连连挥着手，说道：“展老弟，快些住手，都是自己人。”又道：“保定府尹就在这里，等下惊动了官面上的人，那可就有些麻烦了。”

那身材特高的少年“哼”了一声，却停住了手。聂方标自也远远退开，萧凌闪目望去，只见劝架的人是个矮胖的汉子，年纪虽轻，肚子却已凸出来了，和他同行的还有一男一女，却都是英俊的少年，身手之间，也都显露着身怀上乘的武功。聂方标见了这三人，却微吃一惊，跨前两步，脱口道：“原来是唐大侠。”

那矮胖的汉子哈哈一笑，朗声道：“一别经年，聂兄怎的也到此地来了？”

眼光一扫萧凌：“是否带着宝眷到京城去过年的，那正好和兄弟同路。”

萧凌暗啐一声，却也不便发作，转身走进车厢里。

那矮胖汉子还在后面哈哈大笑着，伸出手掌，朝那身量特高的汉子肩上一拍，笑道：“你们俩怎会动上手的？来来，我给你们两位引见引见，这位就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入云神龙聂少侠，展老弟想必也听过这名头吧！”又向聂方标道：“这位展一帆，展少侠，虽然初出道，却是当今点苍掌门人的高弟。”

他又敞声一笑，道：“你们两位都是名门正派掌门人的高弟，以后可得多亲近亲近。”

聂方标恍然暗忖，难怪人家身手如此，原来竟是点苍高弟，笑着寒暄了几句，但那展一帆铁青着脸，瞬也不瞬地望着聂方标身后，冷然道：“聂大侠为什么不将尊友也替我们引见一下。”他冷哼了一声，又道：“我们路上多承尊友一路照顾，还未曾谢过哩。”

聂方标一怔，但瞬即会过意来，正待开口，那青衣少年却已笑嘻嘻地走了过来，道：“小生一介书生，可高攀不上聂大侠这种朋友。”一面伸手去拂身上沾染着的雪花，又道：“天气这么冷，小生在这里实在呆不住了，如果大侠们没有什么吩咐的话，就此告辞。”

展一帆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像是气得发昏。那矮胖的汉子却哈哈一笑，道：“朋友，真人不露眼，但我姓唐的自问眼睛不瞎，还看得出阁下是高人来，不过在下们与阁下既无新仇，更无宿怨，朋友屡次相戏，却有些说不过去了。”

那少年却仍笑道：“阁下可别弄错了，小可只是一介书生，可不是什么高人。”

展一帆的脸色越发难看，方自怒叱一声，却被那姓唐的胖子阻住了。那青衣少年朝他一笑，又回身朝车厢里望了一眼，竟扬长而去。

萧凌望着他的背影，情潮又紊乱了起来，这少年着实和古浊飘太过相似，那种嘻皮笑脸，懒洋洋的自称着“小可只是一介书生”时的神色，不活脱脱就是古浊飘在京畿地上的影子？但是，她却也非常清楚地知道此人不是古浊飘，因为他不但身材较古浊飘纤细，而且说话的声音也是软软的，竟有几分像是女子，却与古浊飘的英挺朗俊，自是不及。

于是她几乎为着自己心上人的卓尔不群而微笑起来，但是她又怎笑得出来呢？因为还有着另一种情感，正压制着她的微笑，此刻她脑海中翻来覆去，又陷入深远而浓厚的悲哀里。

展一帆紧握着双拳，望着那青衣少年的背影，恨恨地说道：“若不是唐大哥拦住小弟，小弟倒要看看他究竟是什么变的。”

聂方标也暗自奇怪，忖道：“唐老大怎的怕起事来？”转念又忖道：“这唐门中三杰，居然也来到河北，恐怕不出孙清羽所料，也正是为着残金毒掌吧！”

突然，他心中一动，又转起一个念头来。

原来这矮胖的汉子却正是以毒药暗器名震武林的“四川唐门”中的高手之一，笑面追魂唐化龙，此刻闻言笑了一下，道：“展老弟，你又何苦无端生这些闲气？人家也没有怎的，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

况你不是还要赶到京城去斗一斗残金毒掌吗？”

“残金毒掌”四字一入萧凌之耳，她不禁探出头去，想看看是什么人有一斗残金毒掌的雄心。入云神龙聂方标也正望着那点苍初入江湖的剑手，心中也在玩味着一斗残金毒掌这句话的意思，却又不禁为之暗中失笑一下，忖道：“凭阁下的功夫，要斗残金毒掌，还差着一些哩。”口中却道：“展大侠若能为武林除此魔头，实是我等之幸——”

唐化龙却突然打断他的话，问道：“聂兄远来河朔，大概也是为着和兄弟同一原因吧？听说潇湘堡中，此次居然也有人来，终南一剑郁达夫也在河朔一带现过行踪，北京城里，想必是热闹得很了。”

他朗声一笑，回头指了指站在他身后，始终没有作声的少年男女，又道：“舍弟们一听京城中群贤毕集，就等不及似的拉着我出来，刚好展老弟也恰好在舍间，闻言也和兄弟一齐来了。”

摸了摸他那“过人”的肚子：“想不到在这里又遇见聂兄，真是好极了。”

这素有“追魂”之誉的暗器名家一笑又道：“兄弟在家里闷了多年，想不到一出来就遇着如此热闹的场面。”

聂方标望了望那辆大车，却不禁苦笑一下，沉声说道：“小弟此刻却不是上北京城去的，而是刚从北京城里出来。”

他叹息一声，指了指那辆大车，又道：“不瞒唐兄，此刻坐在车子里的，就是潇湘堡主萧大侠和玉剑萧姑娘父女两人。”

此话一出，展一帆和唐氏兄妹不禁都惊讶得轻呼出声来。

唐化龙转身望着那辆大车，只见车窗车门都是紧紧关着的，他心

中一动，急切地说道：“原来萧老前辈也在这里，不知聂兄能否替我们引见一下。”

展一帆也接着道：“小可虽远在滇南，但对潇湘堡主的侠名，早已心仪，想不到今日有幸能在这里遇着他老前辈的侠驾。”

入云神龙却苦笑了一下，沉声叹道：“各位道路之上难道没有听说潇湘堡主已在京畿遭了残金毒掌的毒手了吗？兄弟此次离京南下，为的就是护送萧老前辈回堡疗伤。”

他微顿了一下，接着又喟然叹道：“此事说来话长，各位到了京城，可到铁指金丸韦老前辈处，天灵星孙老前辈和龙舌剑林大侠也全都在那里，各位见着他们，就可以知道此事的详情了，唉——”

他长叹一声，又道：“总之，今日江湖已满伏危机，最可怕的是，那残金毒掌似乎已有了传人，而他的传人竟是当今的相国公子。”

玉剑萧凌此刻蜷伏在车厢的角落里，正是柔肠百结，外面的每一句话，都像利箭般射在她的心上，然而她除了沉默之外，又还能做些什么？数十年来，一直被武林推崇的潇湘堡，在息隐多年之后，甫出江湖，即致如此，此刻这萧门中人的少女心情不问可知，何况除此之外，她还有着自身情感上的困扰哩。

她悲哀地叹息一声，将自己隐藏在车厢角落的阴影里。

而此刻车厢外，却是一连串掺杂着惊讶和感怀的叹息声。

在听了入云神龙的叙述之后，“古拙飘”这三个字，在这几个初来河朔的武林高手心中，也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当然，在听了聂方标的叙述之后，他们对古拙飘的印象必然是极端恶劣的。

入云神龙聂方标阴险地微笑了一下，暗自得意着，已将足够的麻烦加诸于自己的“情敌”身上，然后抱拳一揖，道：“兄弟此刻待命在身，不得不远离京畿，但望各位到了京城后，能有一个对付残金毒掌的有效办法！”

他故意一顿，长叹着道：“尤其是那位古公子，以堂堂相国公子的身份，却做了武林魔头的爪牙，此人若不除去，只怕武林中不知有多少的鲜血要染在他身上了，兄弟此次事情一了，也得立刻赶回京城，但愿兄弟还能赶得上各位除去这武林败类的盛举。”

展一帆睥睨一笑，作态道：“这姓古的在北京城里安稳了几天，不好受的日子也该到了。”

言下自负之意，溢于言表。

蜷伏在车里的萧凌，听了这些话，心里又在想着什么呢？

× × ×

夜已很深。

北京城里的平安镖局，却因为骤然来了四位武林高手而突然热闹起来。

在这深夜里赶到此间来的武林高手，自然就是四川唐门的三个兄妹，和滇边点苍剑派掌门人七手神剑谢白石的高足展一帆了。

这天晚上平安镖局里的大厅上，灯火辉煌，直点了个通宵，在座的都是武林名人，谈论的自然就是有关那牵动整个江湖、百年来不死

的魔头，残金毒掌和那神秘的古浊飘之事了。

残金毒掌行踪莫测，古浊飘虽也行踪诡秘，但却是有着身家的人，这些话谈来谈去，结果是如果想除此为祸百年的魔头，只有从这古浊飘身上着手，而且可以无甚顾忌，因为这古浊飘既是相国公子，他们顾忌的事，显然较自己为多。

第二日清晨，相国府邸的门口，驶来两辆篷车，远远就停下了。

车里走出一个中年以上的魁梧汉子，从他身形脚步，一望而知便是武林健者，他手里捧着大红的拜帖，缓缓走到相府门口，就将手里的拜帖交给门口的家丁，说是要拜见相国公子。

这人正是游侠江湖的武林健者，龙舌剑林佩奇，此刻他神情之间，微露不定，略显得有些焦急地站在石阶上来回地踱着。

他虽然闯荡江湖，干过不知多少出生入死的勾当，见过不知多少鲜血淋漓的场面，然而此刻到了当朝宰相的官邸前，仍不免有些发慌。

从大门里望入，相府庭院深深，他虽也曾进去过，但此刻仍觉得侯门之中的确其深似海，不是自己能够企及的。

过了一会儿，门里却走出一个十余岁的幼童来，见了林佩奇深深一揖，道：“公子现在正在后园，请您从侧门过去。”

这显然有些不大礼貌，但林佩奇却不以为意，因为按人家的身分来说，这并不过分。

此刻他微笑一下，朗声道：“那么便麻烦少管家引路。”

这幼童正是古浊飘的贴身书僮棋儿，两只大眼睛一眨一眨的，上下打量着林佩奇，又笑道：“我家公子说，和您同来的爷台们也请和



您做一处去，公子这两天身子不大舒服，是以没有亲自出来接您，还请您原谅则个。”

车里坐的正是天灵星孙清羽、唐门兄妹、八步赶蝉程垓和那来自点苍的青年剑客展一帆，听了林佩奇的招呼，便都走了下来。

棋儿望着程垓，微笑着打了个招呼，道：“你老也来了。”

程垓勉强也挤出个笑容来，心里却甚不是滋味，他想起日前在荒郊废宅里的事，此刻不觉有些讪讪的，只是别人却都未曾在意。

众人迤逦走进那条侧巷里，大家都行所无事，一副出门拜访朋友的样子，其实心里却都各自有些紧张，尤其是见过古浊飘武功，甚至是和他假冒残金毒掌时动过手的人，更是心头打鼓，生怕一个不好，就动起手来，自己却不是人家的敌手。

原来这些人此来，早就经过周详的参商，准备见了古浊飘后，就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截了当地问他是否和残金毒掌有着关连，甚至把那几件命案也一齐抖露出来，看着这位相国公子如何答复。

这主意当然不会是天灵星出的，因为十七年前，华山一会，残金毒掌绝妙神奇的身手，残狠毒辣的手段，此刻仍使他深深为之惊悸着，而数日之前，他也还领教过人家的身手。

是以此刻他只是远远走在后面，若有人让他不去，他也求之不得。

极力主张如此的，却是甫出江湖的点苍高弟展一帆。

此刻他和唐门中年轻高手唐化羽走在最前面，手掌紧握成拳，藏在袖里，原来他掌心也沁出了冷汗。

他一出江湖，自恃名重江湖的“点苍剑法”，总想以十余年不断

的苦练，在江湖中闯荡出一番事业，为自己挣个“万儿”出来。

何况他认为这古浊飘纵然艺高，但是年纪尚轻，就算他是不世魔头残金毒掌的传人，但凭着自己和江湖中素称难惹的唐门三侠，再加上龙舌剑等武林高手，还怕抵挡不住？但纵然如此，“残金毒掌”这四字，在武林中所造成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力量，却使得这点苍高弟此刻禁不住全身起了一种难言的悚栗，其实他此刻不过只是要去会见一个或许和残金毒掌有着关连的人物——究竟有无关连，还在未可知之数。

一进了小巷子，天气仿佛更阴暗下来，棋儿首先引路，回头笑道：“各位小心些！”他微微一笑：“天气阴湿，路上又滑，别跌倒了。”

惟恐这些武林高手跌倒，这话若是换了别人说出，怕不立刻又是一场争端，但说话的人仅是个稚龄童子，展一帆心里虽多多少少有些不舒服，但却未放在心上。

目光瞬处，前面突然走过一个人来，展一帆虽不认得是古浊飘，但此刻见这人穿着一袭颇为华丽的袍子，面上双眉斜飞入鬓，鼻如悬胆，神采之间，飞扬照人，心中不禁一动：“此人怕就是古浊飘了。”

他心中动念，一步跨了过去，拱手道：“小可冒昧，阁下想必就是古公子了。”

他嘴角牵动了一下，算是微笑，又道：“小可久闻大名，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

古浊飘双目顾盼间，不但将这巷内行来的人全都扫了一眼，也将站在他面前说话的这身材颇长，英气逼人的少年上下打量了一眼。

他对此人能够认出自己，并不感觉惊讶，朗声一笑，也抱拳道：“阁下想必就是展一帆展大侠了。”目光落到唐化羽身上，又笑道：“这位大概就是四川唐门中的侠士，我古浊飘何德何能，竟致劳动各位的大驾，实在惶恐得很。”

唐化羽在这群人中年纪最轻，才不过及冠，此刻面上微露惊异之色，一脚迈上前来，也拱手道：“小可与公子素昧平生，公子怎——”

他话虽未曾说完，但言下之意，显然是，我不认得你，你怎认得我？古浊飘朗声一笑，却并不答理他的话，因为这时众人也都走了上来，天灵星孙清羽远远听到他们的谈话，暗暗忖道：“这古公子确是机智过人，他从我们名帖的具名，和这唐化羽腰间的镖囊上，就猜出了别人的来历，他不但机智，而且还心细得很。”

在这种情况下，跟在棋儿后面走入此巷的人，腰间挂着镖囊的，自然是唐门中人，而腰间无物，背后却斜插着长剑的，自然就是帖上具名的展一帆。

古浊飘目光犀利地在大家面前一扫，然后停留在孙清羽面上。

他眼中那种略为带着些讥讽的冷削之意，使得这老于世故的天灵星也不禁将目光转向他处，不敢和他那种目光相对。

他略为期艾了一下，方想找些话来说，古浊飘却已微笑道：“小可无状，言词草率，再加上各位上次临行之际，小可都没有恭送，心里一直遗憾得很，却想不到各位宽宏大量，此刻又枉驾敝处，小可高兴之余，特此当面谢过，还请恕罪。”

他此话一出，龙舌剑林佩奇和八步赶蝉程垓都不禁为之面赭，人

家都是将自己待以上宾，而自己却不告而去，无论如何，这话都有些说不过去，此刻人家再如此一说，这两人面上都不禁有些挂不住了，不知该说什么才好。

孙清羽却强笑着答道：“小可们江湖草民，打扰公子多次，已是不当，再加上伤病之人，更不敢在相府中打扰，公子明人，想必知道小可们的苦衷。”

古浊飘仰天一笑，目光一转之后，忽然瞪在孙清羽脸上：“那么孙老英雄此次枉驾敝处，却是又有何事见教？”

他笑声一顿，嘴角的冷削之意便很明显地露了出来，目光直勾勾地望着孙清羽，想是要看穿这江湖老手心里所想的事。

天灵星又期艾着，唐化龙本是站在他身侧，此刻走了过来，大笑道：“化龙此次北来，一路上就听说京城中出了位翩翩浊世的佳公子，无论文武两途，都是高人一等，是以化龙入了京城，就不嫌冒昧，借着孙老前辈的引见，来拜会拜会高人。”

古浊飘微笑一下，道：“唐大侠过誉了。”

他目光在这笑面追魂腰边一转，望着那绣得极为精致的镖囊，又微笑道：“唐大侠这镖囊中所存的，想必就是名震天下的唐门绝器了，小可久闻玄妙，却始终无缘见识，等会儿一定要拜见一下。”

唐化龙肥胖的脸上的肥肉，立刻也挤出一个颇为“动人”的笑容来，一手抚着他那“过人”的肚子，一面笑道：“雕虫小技，怎入得了方家法眼！等下公子若有兴趣，小可一定将这些不成材的东西拿出来，让公子一一过目一下。”

这两人虽然面上都带着笑容，但言词间却已满含锋锐。

天灵星孙清羽心中数转，却已在奇怪这古浊飘为什么始终没有将自己这些人请进去，而在这小巷里扯着闲篇。

他心中忽上忽落，惟恐这机智过人的古公子已测知自己的来意，早已埋伏了杀着，就在这无人的巷子里，要自己好看。

但是他久走江湖，号称“天灵星”，是何等狡狴的人物，此刻面上仍然微微含笑，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朗声笑道：“古公子人中龙凤，卓俊超人，我等愚昧，有几件事想请教一下。”

古浊飘又一笑，道：“众位大驾前来，小可本应略尽地上之谊，但不巧得很，家严刚刚差人来着，小可前去有事训示，小可不得不暂且失陪，还请各位恕罪。”

这古浊飘竟下起逐客令来，唐化龙、唐化羽不禁都面色微变，展一帆两道剑眉，此刻一皱，张嘴刚想说话。

哪知古浊飘却又笑道：“各位如果有事见教的话，再过半个对时，小可再来就教，只要告诉小可一个地方，自会前来，也用不着再劳动各位的大驾了。”

他面上仍然泛着笑意，只是在这种笑意后面，却使人感觉到一丝寒意。

天灵星孙清羽干咳一声，心中暗忖：“再过半个对时，就是子时了，这古浊飘约定的时间，竟是夜深之际，又是为的什么呢？”

他心里又起了忐忑，嘴中却笑道：“公子既然有事，小可等自应告退……”

展一帆接着道：“公子既然约定夜间见面，那再好也没有，只是我等初来此地，京城里有什么佳处可供清谈的，也不知道，还是公子说定一个地方好了，子正之际，小可们一定去向公子剪烛长谈一番。”

那棋儿站在旁边，眨动着大眼睛在各人身上望来望去，此刻却突然笑着插口道：“公子，我倒想起一个好地方来了，就是那天您去游春时，遇见程大侠的那地方，又清静，又没人，这会小的先差人去打扫一下，摆上一桌酒，在那里无论谈什么，不是都方便得很吗？”

古浊飘双眉微皱，低叱道：“棋儿，你不要多口。”

展一帆却哈哈笑道：“这位小管家年纪轻轻，就如此能干，好极了，好极了，这地方再好没有了。”

他转向程垓，又道：“等会就有劳程老前辈引路了。”

古浊飘仍然是那样微笑着，道：“既然展大侠意下如此，就这样决定好了，此刻小可先行告退，失礼之处，恕罪恕罪。”说着，竟长揖转身走了。

天灵星孙清羽花白的双眉紧皱到一处，望着古浊飘的背影，心里思潮紊乱，他知道这相国公子，别的不选，偏偏选中这种僻静之地作为谈话之处，必定有着深意。

“难道他也因知道我们看出他的破绽，而他真的是那残金毒掌的门人，是以将我们引到那种地方，正好一网打尽？”

他心头一凛，又忖道：“只是那真的残金毒掌此刻又在哪里呢？他最后一次出现，是在那位两河名捕金眼雕身死的时候——当然，这因为在金眼雕的尸身上有着金色掌印——此刻几次残金毒掌的现身，

怕就是这古浊飘伪装的了，只是今夜，他会不会也前来呢？”

他心里极快地转着念头，再抬眼望去，古浊飘和棋儿已走回门里了。

一进了那后园旁的侧门，棋儿就回身将门关上，加快脚步，走到古浊飘身侧，竟像个大人似的长叹了一声，说道：“公子，我知道您的心情一定苦闷得很，但是再这样下去，您怎么办呢？我——”

这精灵的童子此刻眼眶竟红了起来，接着道：“我身受您的救命之恩，这些年来，一直跟着您，您不但待我好，什么事也没将我当外人看，我年纪虽然小，还不懂得事，但天天看着公子这么苦恼，心里也难受得很。”

古浊飘也长叹一声，低头黯然半晌，突然抬起头来，道：“你到卷帘子胡同去通知你爷爷一声，叫他吃过晚饭后，到我这里来一趟。”

他不禁又长叹一声，想到卷帘子胡同那栋房，就不禁想起萧凌，想起自己嘴唇接触到她的时候，和那一分带着颤抖的娇羞，想起坐在炉火边，那种温馥的情意。

“此情可待成追忆——”他朗声曼吟着，带着一缕刻骨铭心的相思，和一声无比惆怅的叹息，他走了过去，但是他已习惯了那种将往事都埋藏起来的痛苦——此刻在他英俊又冷削的面孔上，却像是没有什么激动。

于是他所有的往事，都在他这冷若坚冰似的面孔后面，凝结成一小块像钻石般的东西，隐藏在他脑海深处，除了他自己之外，谁也无法探测出这份宝藏，而对萧凌的怀念，却只不过仅是他脑海中这块钻

石上新近才添上去的一块冰角罢了。

棋儿暗暗叹息着，像想说什么话，却又止住了，等到古浊飘英挺潇洒的背影被那玲珑剔透的假山完全掩住，他又从侧门里走了出去。

他没有坐车，也没有骑马，走得却极快，他那样机警俏皮、天真活泼的面孔上，此刻却像是蒙上了一层深思之色，也不知在想着什么。

走了半晌，到了一个气派甚大的宅子门口，这正是玉剑萧凌在此宿过一晚的地方，像以前一样，这房子此刻仍然重门深锁，门前竟蒙上了灰，像是很久以来，这房子都没有人进出过。

棋儿用力拍着门环。

又等了一会儿，那两扇厚重的大门才呀的一声开了一线，开门的还是那曾为玉剑萧凌开过两次门的老头子，低沉地问道：“谁呀？来干什么——”

但等到他那生满白发的头，从那两扇沉重的木板门里伸出半个，看清了叫门的人是谁的时候，他那干枯的脸上，才出现笑容，道：“原来是你，快进来，外面冷得很。”右手毫不费事地就拉开了那扇沉重的门。

但他为什么用一只手来开门呢？原来他左肩以下，就只剩下一只空荡荡的袖子，左臂竟齐肩断去了，他慈祥而亲切地抚着棋儿的头，道：“你怎么好久没有来看你爷爷了，这儿天气冷，你可要小心呀！别受了凉，唉——”

这独臂的老人长叹了一声，道：“你要知道，我们夏家就只靠你传宗接代了——”他又长叹着，拍着棋儿的头道：“公子呢？这些日



子来可好？”

棋儿眼眶红红的，随着这老人走到屋子里，屋子里生着大火炉，暖和得很，然而棋儿却更难受了，因为他爷爷从来冬天不烧火炉的，此刻烧起火炉来，显然不就是他老人家的身体更坏了些？

他依偎在这老人身侧，半晌，才说道：“爷爷，公子叫我来告诉你老人家一声，说是今天晚上请您老人家到他那里去一趟。”

老人“哦”了一声，低头沉思了一会儿，眼中突然露出光彩，像是自语般说道：“好了，好了，我老头子总算有了替公子效力的机会，那么，纵然我死了也可以瞑目了。”

他目光慈爱地落到他的爱孙身上，缓缓道：“孩子，你可不要忘记，我们两人这条命，都是公子救回来的，若没有公子，不但我们这一老一少早就骨头都凉透了，你爹爹、你妈妈的大仇，又叫谁替我们报去？唉，爷爷现在想起来，那一天的事还好像就在眼前。”

他感慨地一顿，又抚着棋儿的头，说道：“孩子，你真要好好地用功，公子那一身功夫你只要学上一成，就可终生受用不尽了，我们的仇人虽已被公子杀了，仇也替我们报了，但爷爷总想你将来能强爷胜祖，在武林中替姓夏的露露脸。”

棋儿靠在他爷爷的怀里，两年多以前那一段血淋淋的往事，也在他小小的脑海里，留下一个极其深刻而鲜明的印象。

他眼泪流了下来，因为就在那天，他们本来安适、温暖的家，被拆散了，他的爹爹和妈妈都丧命在仇人的手里。

那天晚上，天上有许多星星，天气又热，他们全家都坐在院子里，

爷爷指着天上的星星，告诉棋儿，哪里是南箕，哪里是北斗，走江湖的人，一定要认识这些星星，因为靠着这些，夜晚才能辨得出方向，棋儿记住了，爷爷笑了。

然而爷爷的笑声还没有完，墙上、屋顶上，突然出现了十几条黑影，爹爹、妈妈和爷爷全都跳了起来，厉声叱问着。

原来这些黑影都是大强盗，因爷爷、爹爹以前保镖的时候，得罪了他们，他们就趁爷爷和爹爹退隐的时候，来报仇了。

这些黑影手里都拿着兵刃跳了下来，就和爷爷、爹爹动上了手，他们虽然也被爷爷、爹爹、妈妈杀了三四个，但是他们人那么多，爷爷、爹爹他们手里又都没有拿着兵刃。

棋儿站在屋檐下面，希望爷爷能把他们打跑，但是一会儿不到，爹爹和妈妈竟同时被强盗杀了，爷爷的左臂也被强盗砍断，但仍然强自支持着和他们动着手。

棋儿急得快发昏了，大叫着跑了出去，却被一个强盗回身一脚，将棋儿踢了个滚，一直快滚到墙边上。

那强盗提着刀，又赶了上来，一脸的狞笑，棋儿知道这是强盗斩草除根要杀自己，只得闭上眼睛，心想：“我死了能上天去找爹爹、妈妈去，你要是死了，一定被打下十八层地狱。”

哪知却听得惨叫一声，棋儿没死，要杀棋儿的人却突然死了。棋儿睁开眼睛来，四下一看，才知道院子里突然多了一个人。

这个人穿着长袍，袍子飘飘的，棋儿眼睛只花了几花，那些大强盗们竟全都被这穿着长袍的人用重手法劈死了——棋儿想到这里，眼

睛已完全湿了，大而晶莹的泪珠，沿着他那小而可爱的面颊流了下来，他感激地轻轻叫了声：“公子”。

因为他那救命的恩人，就是古浊飘。古浊飘不但救了他、救了他爷爷，还替他们报了仇，这已是够使他感激终生了。

那独臂老人也沉思着，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忽然他站了起来，缓缓走到另一间房子里去，回头道：“孩子，你也跟着来吧。”

棋儿立刻跟着走了进去，那老人家走到他自己所住的那间屋子里，又低下头，站在床旁边思忖了半晌，然后说道：“孩子，你把墙上挂着的那把刀拿下来。”

棋儿目光四转，墙角上果然挂着一把黄皮刀鞘，紫铜吞口的朴刀。

虽然他在惊异着爷爷的用意，但他仍然轻灵地一纵身，掠到那边，将高高挂在墙上的刀拿了下来。

老人严峻的脸上，此刻为了他爱孙的轻功而微笑了一下，等到那孩子拿着刀走到他面前，他才缓缓伸出右掌，坚定地说：“快把爷爷的大拇指和中指削下来。”

棋儿面色骤变，吃惊后退了一步，老人却又厉声喝叱道：“你听到没有，爷爷的话你敢不听吗？”

然而他看到那孩子面上的表情，又不禁长叹一声，放缓了声调，缓缓地说道：“孩子，我问你，这些日子来，你一直跟着公子，他可好吗？”

棋儿面颊上的泪珠，本未干透，此刻重又湿润了。

他垂下了头，可怜而委屈地说：“公子这些日子来，总是成天叹着气，脾气也更坏了，一会儿发脾气，一会儿又微笑着，抬头望着天，想着心事。”

他抬起头，望着他爷爷，又道：“公子的心里烦，棋儿也知道，可是爷爷……爷爷你……”

他抽泣着，竟说不下去了，老人两道几乎已全白的眉毛，此时已皱到一处，叹着气道：“我们一家身受公子的大恩，怎么报得清！”他眼中突然又现出夺人的神采，“大丈夫立身于世，讲究的是恩怨分明，有仇不报，固然不好，但身受人家的大恩而不报，也就是个小人了，孩子，你愿不愿意你爷爷做个小人呢？”

棋儿摇了摇头，老人重新伸出右掌，坚定而沉重地说：“那么，孩子，听爷爷的话。”

棋儿再抬起头，望着他爷爷那已干枯得不成人形的脸，但这一瞬间，他却觉得他爷爷的脸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因为这正是男子汉大丈夫的脸，这张脸并没有因为苍老、干枯而衰退，反却更值得受人崇敬了。

于是他缓缓地，颤抖着，抽出了那柄刀，刀光一闪，使得这祖孙两人蒙上了一层无比神圣的光荣。

为着别人的事而残伤自己的肢体，纵然是报恩，这种人也值得受人崇敬的。

## 第九章 荒郊惊巨变

孙清羽、唐氏兄妹、展一帆等人目送古浊飘的背影消失，各个心里不禁都起了一阵心事，默默地转身走出巷去。

展一帆不自觉地将身后的长剑摸了一下，目光瞬处却见自己乘来的那两辆马车前面，倚着车厢竟站着一人，眼睛也正望着这边，似乎他站在那里，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这人影一入展一帆的眼帘，他面容不禁骤然而变，一个箭步，窜上前去，朝那人厉声道：“好朋友，又来了。”

他冷然一笑：“朋友如果有事想指教我姓展的，不妨光明正大地吆喝出来，何必这样藏身露尾，见不得人似的，朋友又不是见不得天光的鼠辈。”

展一帆身形一动，众人的目光不禁都跟着他落到倚在车前的那人身上，也都不禁惊唤了一声，像是也出乎意料之外的样子。

倚在车前那人，原来竟是那行踪诡异，让人摸不清来路的青衫少年文士，此刻他懒洋洋地站正了身子，仍是笑嘻嘻地道：“奇了，奇了，难道阁下能来的地方，小生就来不得吗？真凶，真凶，小生虽然不敢当‘鼠辈’二字，阁下却有些像多管闲事的野狗哩。”

此人在骂人时，竟也是嘻皮笑脸的，不动怒色。

展一帆脸上的颜色，却是难看已极。一出四川，他就遇着这人，那时他正坐在酒楼里，酒后大概很说了几句狂话。

自此之后，展一帆一路上暗中吃了这人不少苦头，若不是老于城府的唐化龙拦着，展一帆恨不得将这厮戳个透明窟窿才对心思。

他盛怒之下，连连道：“好，好，我是野狗，我是野狗，今天我这只野狗，却要领教阁下的高招，我倒要看看阁下究竟是什么变的。”

他大怒之中，一连两句“我是野狗”，那少年噗哧一声，掩口笑了起来，道：“原来阁下是条野狗，那么请恕敝人失陪了，小生虽然不才，却还没有荒唐到和狗对吠的程度，告辞了，告辞了。”说完，转身就要走。

展一帆不擅于言词，此刻被这少年骂得狗血淋头，见他要走，如何放得过？左腿一迈，向前又跨了一大步，厉叱道：“好朋友要逃，可没这么容易，不露上两招绝艺出来，叫我姓展的口服心服，朋友今天就不要打算走回去了。”

那少年果然止了步，回过身来，仍然嘻皮笑脸的，摇头说道：“想不到，想不到，阁下竟是位骚人，要和在下聊聊‘绝句’，只是不知道阁下是喜欢‘五言绝句’呢？还是‘七言绝句’？依小生的意思嘛，还是律诗远较绝句严谨得多，才显得出功力来。”

他摇头晃脑地说了这一大套，旁观的人险些为之笑出声来。此刻孙清羽眉头微皱，原来他也和唐化龙一样，看出这个佯狂的青衫少年，必定大有来头，甚至还是难得的內家高手。

展一帆没等他说完，却已气得面皮发紫，厉喝道：“好小人，你还骂我是‘骚人’，我看你才‘骚不唧唧’的，像个骚婆子。”

他盛怒之下，连“土白”都说了出来，然而这青衫少年却更笑得前仰后合，连孙清羽等都宛然失笑。

原来他自幼刻苦练武，读书不甚多，竟将“骚人墨客”的“骚人”，

认做是和“骚婆子”同样意思的两个字了。

大家这一笑，展一帆脸上更是挂不住了，再而本有积怨，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他大喝一声，身形一动，嗖的一拳，朝那少年打去。

他“文才”虽不高，武功却真正不弱，这一动手，出拳如风，虽在恼怒之下，却仍然劲力内蕴，其中还另藏煞手。

那少年惊呼一声，像是已被吓得立足不稳，歪歪斜斜地向后面倒去，然却巧妙地躲开此招，让展一帆的下一招都无从施起。

天灵星孙清羽和笑面追魂几乎是同时抢上前来，大声劝道：“展老弟，今晚还有大事，现在何必生这闲气，快些住手。”

但展一帆此时却已气红了眼，这句话再也听不入耳，一面喝道：“两位莫管小可的事，今天就是搬出天王老子来，我也要 and 这个见不得人的鼠辈斗上一斗。”

说着，他抢步又要打上去，那青衣少年作出惊吓的样子，叫着说：“不得了，不得了，要打死人啦。”脚下东倒西歪，那展一帆快如飘风的两拳，却又被他这种东倒西歪的步法巧妙地闪了开去。

孙清羽、唐化龙空白焦急，却也拿这点苍派的高弟无可如何，他们此时当然更看出这佯狂的青衣少年必定身怀绝技。

正自不可开交间，突然远远奔过两个人来，大声喝道：“是什么人敢在相府前面喧哗生事！敢情是身子发痒，想好好地挨上一顿板子吗？”

孙清羽回眼去望，见这两人穿着织锦的武士衣，知道是相门家丁来了。

此时正值太平盛世，这般武林豪士暗中虽不把官府看在眼里，但明处却也不敢得罪官面上的人，更何况来自相府。

他连忙大声去喝止展一帆，一面赶上去和那两个相府家丁说着赔礼的话，连连赔着不是。

展一帆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悻悻地住了手，但两只眼睛仍然瞪在那青衫少年的身上，像是生怕他会乘机溜走似的。

哪知人家却仍笑嘻嘻地站着不动，那两个相府卫士虽然满口官话，两眼翻天，可也全是眼睛里不揉一粒沙子的光棍，见了这批人物的形状打扮，心里还不全都有了数，知道全不是好惹的人物。

须知不是老官面，怎做得了相府的家丁，这两人心下一琢磨，全有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打算，何况生事的两人，此刻又全都住了手，于是也见机收篷，打着官话说道：“朋友们也都是老江湖了，北京城那么大，哪里不好解决，为什么偏偏要在这相府门前动手呢？万一惊动了相爷，有谁担当得起？兄弟们的饭碗，不也要因为朋友打破了吗？”

天灵星孙清羽眼珠一转，赔笑道：“两位大爷多包涵包涵，小的们也不是故意在这里生事，而是刚刚访过古公子之后，才和这位朋友发生了点小误会。”

这两个公差一听“古公子”，收篷自然收得更快，忙道：“既然如此，各位就请快些回去，免得我们干差事的人为难。”

孙清羽连声笑道：“没事，没事，您放心。”一面叫各人赶快上车，一面又朝那青衫少年暗中一揖，轻声道：“先请朋友大驾到车上去，



一些小事，容易解释，到了别的地方再说吧。”又道：“老夫可绝没有恶意，朋友请放心。”

那青衫少年微微一笑，走上了车，却见展一帆铁青着脸，也跟了进来，一上车就对着车厢前面的小窗户大声地对车把式说道：“你把车子赶到城外面，乘便找着地方停下，只要没有人就行了。”

车把式吆喝一声，马鞭一扬，车子就走动了。孙清羽坐在车子里，望着展一帆的面色，知道他已动了真怒，自己在武林中的辈分虽比他长一辈，但人家是七手神剑的大徒弟，将来极可能就是点苍派下一代的掌门人，自己也没有法子拦住他。

那青衫少年却像仍然无动于衷，脸上仍然笑嘻嘻的。孙清羽朝这人上上下下打量了几眼，见这人两眼神光满足，面目娟秀，笑起来齿白如玉，一双手更是十指纤纤，春葱也似的。

再看到他脖子，衣领很高，将脖子掩住，像是生怕人家看他颈子上有没有喉结似的，于是孙清羽不禁暗中一笑，虽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这老江湖已看出这人必定是个女子来。

可是他也不说破，只是在心中自管思忖着，这人年纪轻轻，又是个女子，但就冲方才人家露的那一手看来，武功竟自高绝。

但这人又是谁呢？武林之中，怎的突然出了如此许多年轻的高手。

车子赶得本来就不慢，加上展一帆的连连催促，就越发快了。

这辆车子上，一共坐着四人，除了孙清羽、展一帆和那青衫少年之外，还有一人自然就是对此事也极为关心的唐化龙了。

他此刻心里也在思索着有关这青衫少年的疑问，又暗忖着：“此

人身手不弱，若让他今后也加入我们，倒是一个极好的帮手，我想他听了‘残金毒掌’的名字以后，必定也会起同仇敌忾之心的。”

百十年来，残金毒掌倒果真是武林中群相攻之的人物。

哪知他正自思忖间，车子稍颠，却已停了下来。

展一帆立刻推开车门，嗖的，起身下去，四顾一望，只见这里果然甚是僻静，地上的雪，都积得老厚，像是许久没有人过来了。

他满意地微微一笑，但笑容立又敛去，朝着车内厉喝道：“好朋友，你的地头到了，快些夹着尾巴走下来吧！”

孙清羽和唐化龙对望一眼，走下车去，心里各自都在盘算着等一下如何解开此围，当然也要顾及展一帆的面子。

最后，那青衫少年才慢慢地走下车来，四顾一下，只见满地白雪，皑然一片，连柏树枝头都像是堆着一堆雪花。

最妙的是，不远竟有几株野生老梅，虬枝如铁，在这冰天雪地里散发着幽香，像是一群白发老翁旁边的几个红妆美女。

那青衣少年似乎被这种胜境所醉，啧啧连声，称赞着：“暗香频送，雪色胜银，想不到连阁下的车夫也是雅人，寻得这等幽雅所在，不禁使小生俗虑顿消，神骨皆清。”

一面却又摇头晃脑地，口中喃喃作吟着，俨然一派踏雪寻梅的风雅之态。

展一帆却看得几乎气炸了肺，连声冷笑着，厉叱道：“这里天气冷。雪又多，谁的尸首要是倒在这里，保险烂不掉，我姓展的为你找着这种好地方，你也算走了运了。”

那青衣少年突的仰天一阵长笑，笑声清越而高亢，将树枝上的积雪都震得片片飞落了下来。孙清羽、唐化龙不禁又对望了一眼。

展一帆不是蠢人，岂有看不出这少年身悬绝技来，只是他连番受辱，实在羞愤，更加以自恃剑法和有着两个帮手在旁边。

是以他听了这少年的笑声后，面色微变之下，反手一抽，“呛啷”一声，将身后的长剑撤了下来，微一挥动，像似是一片秋水经天而下，果然不但剑上造诣不凡，剑也是口好剑。

他一剑在手，神色之间突然镇静下来，他十数年苦练，这种内家剑手应有的条件，虽在盛怒之下，仍未忘记。

那青衫少年笑声顿住，目光傲然一扫，随即又笑嘻嘻地道：“看样子阁下真想让小生吃上一剑，唉，也罢，也罢，小生看样子真要埋骨此间，死在这么锋利的剑下，倒也痛快。”

展一帆一言不发，目光凝注剑尖，突然目光一动，盯在这青衫少年的身上，微叱一声，脚步一错，剑光便经天而至。

天灵星孙清羽和笑面追魂可都是识货的人，展一帆这一伸手，神定气足，一丝不苟，意在剑先，果然是正宗内家剑法。

两人正自暗赞间，展一帆身随剑走，剑随身游，身形如风中轻柳，轻灵曼妙，剑光如漫天柳絮，点点如雪，恍眼之间，便已抢攻数剑，这种内家剑法一施展开，便如长江之水，滔滔而来，让对手连一丝间隙，一丝空隙都找不到。

但那青衫少年却笑容未改，长衫飘飘，脚步有些凌乱，乍眼一望，真的像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样子。

然而展一帆的满天剑光，却半点也碰不到人家的身上。

孙清羽和唐化龙不禁变了脸色，这少年的身法，竟是自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功力之高，竟然不可思议。

展一帆面色变得极其凝重，剑招之转化间，却又像是缓慢了不少，只是在这柄精钢剑上，竟像依附着千钧之物似的。

孙清羽和唐化龙都知道，这点苍剑客此时正尽了最大的努力，正是以极为精厉的内家剑术来和这少年周旋着。

他两人不禁也开始紧张起来，眼睛瞬也不瞬地望着这两少年。

那青衫少年突然朗声一笑，道：“少爷玩够了。”

笑声中，两只宽大的衣袖突然一卷，朝展一帆掌中剑兜了上去。

展一帆猛哼一声，硬生生将剑式由“羿射九日”变为“海潮青光”，腕肘之间，猛地顿挫一下，剑光如灵龙般转了回去。

哪知那青衫少年又朗笑一声，两只宽大的衣袖，突然射出一条白影，原来是他的一只纤纤玉手，就在展一帆硬生生将发出来的剑招收回去的时候。

他右手疾伸，玉指轻轻向外一弹。

只听得“呛啷”一声龙吟，展一帆掌中那柄百炼精钢锻成的利器，竟在这少年的一只纤纤玉手轻弹之下，中折为二。

这一来，不但展一帆面容剧变，孙清羽和唐化龙不禁也被这种神乎其技的武功惊得愣住了，站在那里，半晌说不出话来。

那青衫少年轻笑一下之后，突然一拂袖袍，冷然说道：“像你这种无知的蠢汉狂徒，本该重重教训你一下，但看我一个朋友的面上，

暂且饶过你这一次，还不快滚！”

展一帆系出名门，初出江湖，便受此重辱，望着手中的断剑，他颓然长叹一声，顿觉万念俱灰，望了这青衫少年一眼，却将那柄断剑珍重地插回身后，一言不发，转首而去。

唐化龙连忙赶上去，喊道：“展老弟慢走！”

哪知展一帆头也不回，一顿足，身形掠起，一纵便出两丈多远，接近三两个起落，他那颀长的身形，便消失在满地雪光里。

唐化龙颓然长叹一声，转回身来，他知道这展一帆必定对自己的袖手旁观甚为不满，抬眼望处，孙清羽已走向那少年，当头一揖。

那青衫少年面上又恢复了那种略带嘲弄的笑容，望着孙清羽。

孙清羽一揖过后，恭声道：“阁下武功，超凡入圣，却令在下开了眼界。”

他又深深一揖，道：“小可孙清羽，为天下武林，请求阁下仗义援手，为天下武林同道伸张正义，主持公道。”说罢，他竟又一揖。

那青衫少年连连摆着手，道：“老英雄不要这么客气，小生虽然才薄力弱，但如真是有关天下武林的事，小生无论如何也得稍尽绵薄的。”

须知他仅是不满展一帆的狂傲，是才稍微惩戒了他一下，对孙清羽等，却无恶意，是以此刻言语之间，倒也和缓得很。

孙清羽忙又恭声道：“阁下可知道，为害武林百年的魔头残金毒掌又重现江湖，这厮武功，已入化境，而且还收了个大有青出于蓝的弟子——”

说到这里，那青衫少年“哦”了一声，现出颇有兴趣的样子。

这时候车声辘辘，又有一辆车赶了过来，想必是林佩奇、程垓等人所乘的那部车子，从后面赶了过来，但孙清羽头也不回。

因为这老江湖此刻已看出，这位武功深不可测的人，已对此事发生了兴趣，便绝口不问人家的来历，更不说破他已看出此人是个易钗为弁的少女，只是随着此人的一声“哦”，接下去道：“不但如此，这个魔头所收的弟子，竟是位当朝一品的公子，此人姓古，外貌看去，温文尔雅，其实手段之毒，却并不在其师之下，这么一来，那残金毒掌岂非更是如虎添翼了？”

听到这里，这青衫少年神色之间，仿佛起了一阵极大的激动，只是他此刻已将这分激动深深地埋隐了起来。

是以天灵星孙清羽又稍微停顿一下之后，便又立刻接着说道：“这残金毒掌虽然纵横武林百年，但小可老眼虽昏花，却仍看得出阁下身怀武功，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恐怕普天之下，也只有阁下能和那残金毒掌一较身手了。”

这青衫少年又微笑一下，只是他的微笑，却是为了掩饰心里的不安而已。

此刻龙舌剑客林佩奇以及八步赶蝉程垓等人都已赶到，听了唐化龙简单的叙述，望着雪地上仍留着的半截断剑，这些武林豪士全都愣住了，呆呆地望着这近乎不可思议的少年高人。

孙清羽接着说道：“如果阁下仗义援手，不但我孙清羽感激终年，天下武林同道闻之，想必也会对阁下的高义感佩不尽的。”

他说着说着，竟像是要声泪齐下，恨不得马上跪在这少年面前才对心思。

那少年却不置可否地“哦”了一声，深深地陷于沉思里。

孙清羽却因他并没有拒绝的表示，喜形于色地接着说道：“今夜子正，那姓古的已约定和小可们在郊外一座荒宅里见面，那残金毒掌到时候也可能现身，但愿阁下能为着——”

那青衫少年却突然抬起头来，打断了孙清羽的话，问道：“荒宅？在哪里？是什么荒宅？”

八步赶蝉程垓赶忙接口道：“那荒宅在西郊之外，往西山去的那条路边上，因为那里只有这么一栋大房子，到了那里就可以看到了。”

那青衫少年又垂下头去，像是从孙清羽的话中，他已发现一件足够使他激动，也足够使他去深深思索的事。

而群豪也不禁陷入沉默里，只是直勾勾地望着这行踪诡异、武功却又深不可测的陌生少年，希望由他口中能说出令自己满意的答复。

风声穿过积雪的树林，带着一阵猛烈却不刺耳的呼啸声过去了。这是静默的片刻。

然而，那似乎隐藏着一件绝大秘密的少年，缓缓抬起头，两只明亮的眼睛在这些武林豪士面上一扫，说道：“今夜子正，西郊荒宅，好！好！小生到时自会去的。”

宽大的文士衣衫的宽大袍袖轻拂处，他的身形像是突然蹶空而起，倒纵出去有三丈开外，然后在空中曼妙地一转，双臂张处，身形又横掠丈余，脚步在积雪的林木上一点。

于是这青衫少年便消失在灰黯的苍穹下。

那枯树上的积雪，并没有因他的脚尖一点而有一片雪花被震落下来，只是站在雪地上的一些人们，却全然为之大震了。

这种轻功，若非眼见，谁也不会相信，更不会相信那是发生在一个年纪很轻的少年——甚至是“少女”身上。

于是一连串相同的疑问，立刻涌现于每个人的心里，此人是谁？为何而来？他那一身惊人的武功，又是从何而来？当然，这些问题又像是一些问题一样，他们此刻还得不到答案。

只是他们此刻心里却都是很满意的，因为这个奇人已答允了他们的要求，答应今天晚上子正之际，也到那荒郊废宅里去。

孙清羽喜悦地感叹了一声，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想不到此人年纪轻轻，武功已然如此——”

他望了那雪地上仍然闪烁着的半截断剑一眼，又道：“就算那展一帆，无怪他狂妄，身手也委实不弱，只可惜他受挫之下，竟然走了，唉！年纪轻的人，真是沉不住气。”

他嘴里说着可惜，心里却半点也没有可惜的意思，因为这展一帆虽走了，却换来一个武功更强胜十倍的高手。

于是，这老江湖面上感叹着，心里却微笑着，走上了马车。

他们眼前，似乎已经浮现着一幅极其美妙的图画，那就是残金毒掌的尸身正无助地躺在他们脚下。

而那个奇异的青衫少年，正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得意地微笑着。

不错，这图画是美丽的，只是好像太过美丽了一些，美丽得连他



们自己也有些不大相信了。

冬天的晚上，通常是来得很快的，然而在等待之中的人，却觉得今天的夜晚，却像是比往常慢了一些，但是，它终于还是来了。

像前一天，再前一天，甚至和大多数严寒的冬夜一样——今天晚上，也是无星，无月。寒意使得人们尽量地将脖子缩在衣领里，此时此地，围着红泥的小火炉，饮着澄绿的新热酒，该是多么安适的事，但古浊飘此刻却没有这份心情。

房子里的灯光很亮，然而他的脸色却是阴暗的，这和明亮的灯光正好成了一个强烈的对照，他，正陷入于沉思里。

坐在他对面的，是一个断臂的老人，脸色也是阴暗的，加上他面容本来的苍老、枯瘦，这种阴暗之色就更加显明。

在他们脚下的小凳上，坐着一个已染上成人忧郁的童子。

他们都没有说话，不知是因为话已说完了，抑或是根本没有话说。他们甚至连那在他们面前的炉火已经熄了都不知道。

这因为他们都在沉思。

沉思使得他们没有说话，没有注意炉间的炉火，也没有发觉此时窗外正漫无声息地悄然站着一个夜行人的人影。

这夜行人此刻也坠入沉思里，忽然一转身，想去敲窗子，但就在他手指将要触到窗框的那一刹那，却又硬生生地顿住了。

这人像是有着什么魔法似的，将这活生生的人突然变成一具没有生命的泥塑人像。

古浊飘没有发现，那断臂老人没有发现，那孩子也没有发现。

这世上几乎没有一个人知道今夜在古公子的窗外，正站着一个曾经窃听过他们的话的人影，当然更不会知道这人是谁了。

良久，古浊飘长叹一声，站了起来，转身走到里间去，又过了一会儿，他手里拿着一套金色的衣衫走了出来，交给那断臂的老人。

那老人阴暗的脸上，泛起一丝笑容，但在接触到那样子的目光后，他这丝笑容里的笑意，已远不如悲哀来得多了。

他只剩下三个手指的右手，朝那孩子指了一指，缓缓道：“这孩子——唉！”

他没有说完，就以一声长叹结束了自己的话，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话纵然不说出来，人家也会知道。

古浊飘的眼光，悲哀地在这老人和孩子身上停留了一下，然后他又转过身去，背负着手，一言不发地走到另一间房里去。

风声，似乎越来越大了，吹得窗纸都猎猎地发出一阵阵响声。

夜，越来越浓，蓦地——在相府的后园里，掠出一条金色的人影，刷的，飞身上墙，四下辨别了一下方向，纵身下了墙，几个起落，消失在黑夜里。

棋儿悲哀地站在窗口，望着这条金色人影的消失，然后擦着面颊上的眼泪，悲哀地又坐到火炉旁边，拨弄着炉中早已熄灭的炉火。

这一瞬间，这髻龄童子仿佛已长大了许多，叹息的声音，也更像大人了。

后园像死一样的静寂，蓦地——又掠起一条金色的人影，像是一只燕子似的，在空中一拧身，便已掠出了后园的围墙，再一长身，也

消失在黑暗里。

于是这黝黑的后园又沉静了下来，初春的寒风，像是刀一样地刮在窗子上，这窗纸若不是双层的，中间还夹有编成花纹的细线，此刻怕不早已被这如刀般的寒风吹袭得片片零落了。

但，蓦地——又是一条金色的人影在这相府的后园里掠起，转折之间，也掠了出去，在墙外踌躇了一下，便也以极快的速度飞掠了去。

于是，一切又归于死寂，大地也没有因着这三个金色人影的出现而有丝毫变动，苍穹，像泼了墨似的，是一种微现光泽的黑色。

嗯，黑色，黑色后面不总是隐藏着许多秘密？

—— 古龙《残金缺玉》全书完，香江七贤生复校 ——